

正氣歌本事

趙漁伯著
譚鶴題



趙循伯著

正氣歌本事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發行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初版

正氣歌本事（全一冊）

元

伯

限公司代表

森

四六九號
寧印刷廠

三四三〇（滬印）

華書局

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雖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
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余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捲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闌鬼火，春院闕天黑。
牛驥同一皐，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賦。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以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自序

梓行厓山恨樂劇時，曾採納各方意見，將劇中原有關於文天祥事蹟，一律刪去。敝帚自珍，未忍棄置。因又採正氣歌中史蹟及文天祥殉國的光榮故事，仍用樂劇體裁，彙爲一編，依時代之先後，分爲：

董狐筆

太史簡

張良椎

蘇武節

將軍頭

遼東帽

出師表

侍中血

渡江楫

常山舌

睢陽齒

擊賊笏

柴市淚

等十三齣。總之曰正氣歌本事。以柴市淚篇幅最長，共分三本。每本均可單獨作整本戲演出。故以爲本書之殿。與平劇之有「壓軸戲」相似。其他十二齣，蘇武節稍長，亦可作整本戲演。此外視劇情之繁簡：將軍頭遼東帽侍中血常山舌等，可作爲「中軸戲」。其餘各齣可作爲「大軸戲」。自然這種分類法，也不過僅憑個人的主觀而已。

以上各齣在舊劇中，據所知者，僅有平劇之崔子弑君蘇武牧羊六出祁山失街亭取四郡戰北原五丈原。川劇之過巴州三盡忠柴市節等。而崔子弑君蘇武牧羊二劇，則筆者亦僅聞其名，迄未見過。此種歷史劇，各地方劇中容或不僅上舉數種；當係筆者聞見有限。故此次取材完全根據正史，「時」，「地」，「人」三者，力求不背史實。除第三本文天祥中，第七場留夢炎說降一段，曾稍採用柴市節之一小段唱詞爲藍本外；對於已有各舊劇，絲毫未敢苟同。

各劇寫法，首列「本事」。次註明「音調」，「時間」，「地點」，「人物」，俾扮演者與觀眾對劇情有近一步之了解。每間一場用佈景；其不需用景各場，則註明「幕外」二字。此種揚子爲承上啓下之「過場」性質。庶一方面不致停頓；一方面後臺可利用此時佈置次場之景。更謀於可能範圍中予舊劇以相當的矯正。略有以下三點建議：

(一) 舊劇中之龍套等多以最劣之演員充任，使劇情減色不少。本書各齣對於不重要之人物，已力求簡潔或減少上場之機會。但爲劇情所限，仍不能完全避免。希望劇團排演時，能注意此點，或將此等角色，加意訓練。

(二) 舊劇於上演時，常有「檢場人」往來其間，亦可破壞劇情之統一性。故改用佈景，冀免此弊。

(三) 職業劇團所用之幕布，多綴有廣告，至不美觀。希望能改用深色淡色二種幕布，以助簡潔。

此外尚有應聲明者四點：

(一) 太史簡中崔杼之夫人棄妾，以姓氏言，應為齊侯之同宗(如文姜之例)。故標作駕莊公之宗妹。

(二) 舊劇中對於諸葛亮之裝束，不論何時均為羽扇綸巾八卦衣，亦不合情理。故改為燕居時如此裝束。朝堂之上仍用丞相冠服。

(三) 舊劇中人物上場，多自道名姓，本書各齣對於此點已一律改革。

各劇之音調，較短者皆全齣獨用二簧或西皮。惟亦有數齣，皮黃兩用。柴市裸聞有數場，視劇情之需要，雜用「吹腔」，「南梆子」，「京音大鼓調」等；亦藉以暗示「變格」，尚望方家有以教正。

年來國內話劇已突飛猛進。惟值抗戰期中，受人力物力之限制，一劇演出，動耗鉅金。樂劇中以平劇較為普遍，劇團排演亦較輕而易舉；故特採用樂劇之形式，述往古之忠烈。當此勝利在望，民族復興之際，庶更可鑒古惕今，激揚人心，同赴國難。使全面勝利，提早完成，是則私心之所頌禱爾。

本齣承金兆祥先生於劇名及分場多有指教，謹此誌謝。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趙循伯序於陪都南郊。

正氣歌本事目錄

文天祥：正氣歌

自序

董狐筆（共九場）	一
太史簡（共七場）	一七
張良椎（共五場）	三四
蘇武節（共二十一場）	四五
將軍頭（共九場）	七三
遼東帽（共五場）	八三
出師表（共九場）	九〇
侍中血（共三場）	一〇一

渡江楫（共九場）	一一〇
常山舌（共七場）	一一一
睢陽齒（共十三場）	一三〇
擊賊笏（共六場）	一四五
柴市淚（共三本）	一五六
第一本 指南錄（共十八場）	一五六
第二本 指南後錄（共十七場）	一八一
第三本 正氣歌（共十五場）	一〇二
附：參考材料	一一六

正氣歌本事

董狐筆

本事

春秋時，晉靈公寵下大夫屠岸賈，厚斂於民，多爲不義。晉春日宴於桃園，觀陌上仕女出遊，從臺上彈之，觀其辟丸，以爲笑樂。宰夫臘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相國趙盾諫諫，公患之，使鉏麑刺焉。鉏麑往寢門而死矣，見盾盛服待朝，尚早，坐而假寐。廳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觸槐而死。

公又飲盾酒。伏甲將攻。衛士提彌明知之，扶盾下朝。公又嗾獒噛盾，彌明搏殺獒。靈輶爲公介，倒戟禦公徒。盾免於難。遂出奔。

盾宗人趙穿攻公於桃園，弑之。盾未及出境而復。太史董狐書曰：「甲寅六年秋九月趙盾弑其君夷皋」，以示於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

晉調

西皮•

董 狐 筆

時間

周國王甲寅六年春三月至秋九月。（晉靈公十四年）

地點

晉國都城絳。

人物

晉靈公（丑）姬姓，名夷皋。晉侯。

屠岸賈（淨，水粉面，黑滿鬚）晉下大夫。

二內侍（班底）晉宮的內侍。

遊人（班底）男女遊人若干。

趙盾（老生，白滿鬚）晉正卿。

董狐（老生，黑三鬚）晉太史。

二宮女（班底）晉宮的侍女。

鉏麑（武生）屠岸賈的食客。

提彌明（武生）趙盾的衛士。

靈轍（武生）晉靈公的衛士。

趙穿（武淨，黑白三塊瓦臉，黑滿鬚）晉下大夫，趙盾的宗人。

甲士（班底）四人。趙穿的部下。

朝臣（班底）四人。晉國文武官吏。

第一場

靈公十四年暮春三月。

晉宮新築的桃園內桃花盛開，一片紅霞。園內平臺上，後左兩方均臨宮外大道，嬉春的仕女絡繹不絕。臺右通宮外，左通園內。幕啓，晉靈公與屠岸賈便服——錦衣玉帶在臺上飲酒。二內侍捧雕弓銀彈旁侍。

靈公 大夫，桃園落成，恰逢桃花齊放。這紅霞一片，香風十里，真是可愛。
岸賈 對花酌酒，主公，人生難得及時行樂。

靈公 說得對！（舉杯同飲，飲畢外望）宮外紅男綠女，熙熙攘攘，他們也在贊揚桃園的景緻。（內侍斟酒）

岸賈 主公是有道明君，與民同樂。

靈公 這都是大夫的功勞。（舉杯）請啊！

岸賈 請啊！主公。（同飲，內侍斟酒）

靈公 （同立）大夫，百姓們三三兩兩攜手踏青；你我君臣何不將銀彈射了出去。他們拾着，定然以爲天賜財寶。
岸賈 爲臣奉陪。

君臣二人從內侍手中接過弓彈。

靈公 （唱搖板）桃花如錦豔陽辰，陌上遊人去踏青。手挽雕弓新月影，

與岸賈開弓向園外射去。遊人爭拾銀彈，狀頗忻慰。

岸賈 （停弓）主公，有趣！有趣！

靈公 哈，哈。（接唱）興民同賞桃園春。（白）你看百姓們爭先恐後，拾取銀彈，數孤好笑！

岸賈 爲臣有一拙見，還要有趣。

靈公 有何妙計？

岸賈 銀彈不要邊空放射，朝着遊人多處射去，彈中眼珠的，便敬酒三杯。主公，你道如何？
靈公 好主意！如此，大夫請。

岸賈主公請。

靈公（唱搖板）彈丸脫手似流星，（彈射）

岸賈（唱）遊人多處射一巡。（彈射）

靈公（唱）霎時四野哭聲震，

君臣繼續彈射，遊人四處奔逃。呼痛聲，哭聲震耳。

岸賈（唱）誰教你貪財不顧生！

靈公（釋弓大笑）果然彈丸到處，百姓奔逃，可惜未曾彈中眼珠，未免美中不足。（坐）你我君臣，再來暢飲幾杯。

岸賈（坐）

幕內趙相國到。

岸賈相國來了，爲臣在此不便。

靈公就在園內暫避一時。（岸賈下）

趙盾紫衣冠帶上。

趙盾（詩）三世相君王，名傳十二邦。（禮）臣趙盾見駕，吾主千歲！

靈公相父平身，賜坐。

謝坐。（坐）老臣勸農歸來，在宮門之外，看見許多百姓斷手折足，哭哭啼啼，說是主公無故用彈射殺他們，不知是真是假？

靈公想是孤彈射飛鳥，誤傷人民，也是有的。來日撫卹他們就是了。趙盾有道明君。（見銀彈）主公，這是何物？

靈公銀彈。

趙盾用來作甚？

靈公
彈射鳥獸。

趙盾

主公。豈不聞昔日紂王作象箸，箕子嘆曰：「王爲象箸，必不盛以瓦器，將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菲飲食，惡衣服，居於茅茨土階。勢將錦衣九重，高臺廣廈。」其後紂王果然造鹿臺，寵妲己，窮奢極欲，國家滅亡。主公如今以銀爲彈，射殺遊人；老臣以紂王之故事爲懼耳！」

靈公

孤已經後悔了。

趙盾

人孰無過。主公勇於改悔，此乃晉國之福。（見杯箸）但不知誰陪主公飲酒？

靈公

下大夫屠岸賈。

趙盾

屠岸賈乃是奸佞小人，主公不可親近。

靈公

相父說得有理，孤以後疏遠於他。（同立）相父出園去罷，孤要回宮了。

趙盾

拜送主公。（幕下）

第二場

（幕外）九月某晨。晉宮內的甬道。趙盾董狐冠服左右分上。

趙盾

（唱散板）晉侯無道朝綱亂，銀彈傷人作笑玩。

董狐

相國請了。

趙盾

太史請了。晉侯就進宮去了麼？

董狐

尚在偏殿飲酒。

趙盾

嗟！晉侯殘忍無道，寵幸小人，太史何以教我？

董狐

周室東遷，王綱失墜，亂臣賊子，史不絕書。遠如宋人弑君；近則苗僕弑父。相國三朝元老，務望正言諭諫，

好。

趙盾 謹受教。

二宮女抬大畚箕出，微露人手一變。見趙盾等躊躇不敢進。

董狐 （訝然）相國，你看那是什麼？

趙盾 拾過來！

是。（進前。盾等啓視，赫然支解的人屍。）

趙盾 他是何人？因何如此慘死？

女甲 奴婢不敢明言。

董狐 但說無妨，自有相國作主。

趙盾 快說！

女乙 此人是宮中宰夫，主公催着要吃熊掌，沒有燒熟，因此被殺。

趙盾 好昏君吓！（唱搖板）昏君暴虐世罕見，

董狐 （唱）支解宰夫太兇殘。

趙盾 （唱）辭別太史進宮院。（下）

董狐 （唱）全仗忠耿化愚頑。（白）你們好生抬去葬埋了罷。

宮女 是。（同下）

第三場

晉宮偏殿。暮啓時，晉靈公與屠岸賈盛服對飲。二內侍執壺後立。趙盾上。

趙盾 （唱快板）平王東遷綱常亂，君不正來臣不賢。擦袍忙上銀安殿。（禮，夾白）主公呀！（轉搖板）宰夫何故要黃泉？

靈公

趙盾

靈公

(與屠岸賈同立) 相父息怒，孤知過了。

主公。往日桃園之事，還可推託射鳥，誤傷人民；今日無故支解宰夫，是何道理？

趙盾

主公呀！(唱原板) 勸主公不必言巧辯。老臣奏本聽根源：三皇五帝皆恭儉，仁民愛物社稷綿。夏桀王暴虐(轉

流水板) 不聽龍逢諫。糟踐十里牛飲有三千。鳴條一戰國運斷，南巢三載囚死在亭山。商紂王殘民厚賦斂，鹿臺
嵯峨高及天。男女裸逐長夜宴，更迭炮烙立威嚴。箕子狂，梅伯醢，微子逃亡，剖心殺比干。牧野誓師諸侯叛，
黃鉞斬首太白懸。殷鑒如今尚不遠，我主因何寵佞讒。那桃園也是民脂民膏建，中彈的百姓捨地又呼天。獻掌
未熟宰夫斬，還將他碎屍萬段，招搖市朝婦人肩。傳笑列國禍猶淺，民怨沸騰可燎原。老臣冒死直言諫，(轉搖
板) 但願我主希聖賢。

靈公

(唱搖板) 相父忠言來諍諫，孤家緊記在心間。(白) 相父金石之言，孤當牢牢緊記。

趙盾

老臣味死上奏，但望主公勿學桀紂之君，晉國幸甚！(指屠岸賈) 屠大夫是你陪主公飲酒？

岸賈

正是下官。

趙盾

呔！屠岸賈，你在主公左右，不思忠言諍諫；只知道言不及義，逢君之惡。日前彈傷遊人，也是你的愆願。像你
這種奸佞小人，有朝犯在我手，定斬不饑！

下官不敢。

岸賈

(禮) 叩謝相國。

靈公

大夫還不叩謝相父。

趙盾

哼！(向靈公禮) 老臣告退。

國公

相父請便。

岸賈

拜送相國。

趙盾 你要小心了！（下）

靈公 嘘！

趙質 爲臣也要告退。

大夫去不得，你要陪孤飲酒。

恐怕相國知道，又有麻煩。

唉！想那趙盾仗恃他是先君頤命大臣，每每倚老賣老，教訓於孤，實是容他不過。他將主公比作桀紂，太無人臣之理！

大夫有何妙計，可除老賊？

老賊府中能人甚多，萬一行刺不成，如何是好？

爲臣還有一計：主公有一靈獒惡犬，咬人必死。明日趙盾如尚在人間，朝散之後，主公留他飲酒。兩廊埋伏甲士。酒過三爵，主公擲杯爲號，爲臣放出靈獒，兩廊武士一齊動手，老賊不被惡犬撲殺，也要死在亂刀之下。此計甚好，大夫照計而行。正是：安排打虎牢籠套，岸賣準備金鉤釣海鷺。（幕下）

第四場

（幕外）次日黎明，趙盾相府門前。（可用淡色腰幕障着）裏面燈燭輝煌，照見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鉏麑短靠執刀上。

鉏麑（唱搖板）昨日大夫對我言，趙盾欺君理不端！來在門外周目看，（夾白）呀！（唱）堂上坐定一員官。（白）昨日屠大夫下朝回府，對我言道：「趙盾欺君罔法，行爲不義。晉侯命我候他五鼓入朝，一刀殺死，與國除害。」

不料來得太早，天色未明，那大堂之上端坐一位官長，銀髯方面，玉帶紫袍，想必就是趙盾。（注視）哎呀，且住。想趙相國鷄鳴待漏，不忘恭敬，乃是人民的好長官。常言道得好：「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我如今既不願枉殺忠良，又不能回報晉侯。鉏麑呀鉏麑，你枉爲豪傑之士！也罷，府門前有槐樹一株，不免觸槐自盡便了！（唱搖板）相國忠良世少見，朝服待漏五更寒。（作觸槐勢）觀定槐根將血灑。

彌明 觸槐而死。提彌明介胄執戟上。

彌明 （接唱）又見刺客死門前！（向內白）拜請相國。

幕內燈燭齊滅。趙盾上。

趙盾 何事？

彌明 有一刺客觸死古槐根上。

趙盾 咐咐下面將他屍首厚葬。

彌明 （向內）相國有命厚葬刺客。

幕內 嘘。

趙盾 打道上朝。

彌明 晉侯命人行刺，今日上朝，恐有不測，相國不去也罷！

趙盾 生死有命，晉侯其如余何！

彌明 相國執意要去，彌明願侍左右。

趙盾 好！吩咐開道。

彌明 喚鑼開道。（幕內道鑼聲。同下。）

第五場

正氣歌本事

一〇

晉宮偏殿。（同第三場）幕啓，二內侍在陳列菓肴。晉靈公趙盾上。

靈公（唱原板）嘆先君霸諸侯武功彪炳，解宋圍伐曹衛大敗蠻荆。

趙盾（唱）我襄公繼霸業墨經自奮，戰殲山獲三帥威震西秦。

靈公（唱）有孤家承先緒國安民順，

趙盾（唱）願主公遠佞人重振霸盟。

內侍（禮）主公，酒筵已齊。

靈公 咋晚思相父之言，句句藥石。孤已傳旨將屠岸賈永不敍用。今日罷朝甚早，有心請相父小飲幾杯，也好再聆諭論。

趙盾 昔者儀狄造酒，大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願我主效法大禹，痛絕酒

漿。

靈公 酒以成禮，相父不必拘泥；孤多加節制就是了。

趙盾 如此，老臣奉陪。

靈公 請坐。（坐）

趙盾 謝主公。（坐）

內侍斟酒。提彌明執戟暗上，潛立殿角。

靈公（唱搖板）君臣們在朝堂開懷暢飲，（夾白）相父請！

趙盾 主公請！（唱）願我主舉大禹酒不沾唇！（內侍斟酒）

靈公（唱）無非是酬功勳再聆謙論，（夾白）相父請！

趙盾 主公請！（唱）君待臣如手足臣如腹心！（內侍斟酒）

靈公 久不與相父飲酒，今日要盡興一醉。

趙盾 老臣不勝酒力了！

彌明 （突至殿前）相國，人臣侍君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盡興，必有失儀之患。相國你要三思而行！

趙盾 （頓悟）老臣告退！（彌明急扶趙盾下）

靈公 （立，擲杯於地）靈獒何在？休要放走老賊！

（幕急下。殿內刀戟聲，犬吠並作，移時始止。）

第六場

（幕外）晉宮之外，趙盾冠袍均失。甲士靈輶扶上。

趙盾 （唱倒板）恨昏君作事太不仁！（上場唱原板）兩廊下伏甲士暗害大臣。提彌期鬪惡犬一同廢命，倉卒裏蒙壯士

搭救殘生。你和我萍水交未識名姓，請壯士細說那倒戈之情。（白）趙盾與壯士萍水相逢，若非倒戈相救，性命難保！

靈輶 相國忘記翳桑的餓人靈輶不成？

趙盾 怎麼？你是靈輶？

正是小人。

靈輶 趙盾 爛轍，你如何能到晉侯宮中，救我性命？

靈輶 小人三年前困餓翳桑，奄奄待斃。多蒙相國厚賜酒食金帛，小人拿回家去，奉養老母。年前高堂病故，因此投效

晉侯，作了一名衛士。不想今日救了相國，略報深恩。

這就難得了。

相國如今意欲何往？

晉侯猜忌大臣，朝中回去不得；只好到首陽山中暫避。

靈輶 小人情願同行保護。

趙盾 如此，帶路前往。

靈輶 是。（同下）

第七場

數日後，桃園（同第一場）樹葉漸落。幕啓，一內侍安置酒肴，晉靈公上。另一內侍隨入。

靈公 （唱搖板）鉏麑無能枉送命，靈獒不敵提彌明。將身且把桃園進，（坐）閑閑懶懶飲一巡。（飲，內侍斟酒。白）

孤費盡心機，要殺趙盾，反被老賊逃脫。這幾天倒落得耳邊清靜。屠大夫尋訪美女，尙未回宮。內侍，侍候了。內侍，是。

趙穿盔鎧提劍隨四甲士上。

趙穿 （唱搖板）昏君作事太無情，不該謀害顧命臣。怒氣不息園門進，（夾白）好昏君哪！

靈公 （立，大驚，接唱）大夫發怒爲何因？（白）趙大夫手提寶劍，怒氣不息，爲着誰來？

趙穿 就爲你來！

靈公 爲孤何事？

趙穿 想當年襄公駕崩，朝中大臣以昏君年幼，主張往秦國迎立公子雍爲君。穆肅夫人每天抱着你道昏君，不論上朝下

朝，向我宗人趙盾相國，哭哭啼啼。相國萬般無奈，背信秦國，立你爲君。不想昏君年長以後，暴虐不義。相國念先君創業艱難，苦口諍諫。昏君不納忠言，倒也罷了。怎麼兩次三番，謀害大臣。逼了相國亡命深山，是何理也？

靈公 大夫息怒，孤即刻傳旨，迎接相父回朝如何！

趙穿 太遲了！（唱搖板）昏君不必假惺惺，

靈公 （唱）晉國江山願平分！

趙穿

（唱）三尺青鋒寒光凜（夾白）看劍！（劈死靈公）哈，哈。（唱）我看你還害人不害人！

內侍

（跪）大夫饒命！

趙穿

爾等不必驚慌。打掃宮殿，等候相國回朝，另立新君。

內侍

是。（立）

趙穿

衆將官，到首陽山迎接相國去者！

衆人

噓！（幕下）

第九場

（幕外）絳城外，屠岸賈持鞭上。

岸賈

方纔聽城裏百姓言道：「趙穿弑了主公」，必然容我不得。不如暫避一時，俟新君即位，再作道理。趙盾呀趙盾，

此仇不報，誓不爲人也！（唱播板）趙屠二家結仇恨，此仇不報誓不爲人！（下）

第九場

數日後。晉宮內朝房，設桌椅及漆筆竹簡等，爲大臣議事之所。幕啓，董狐抱用草索貫着的竹簡上。

董狐

（幕內）走哇！（上場唱散板）周平王遷洛邑朝綱不振。臣弑君子弑父禍變相尋；我國中有亂臣不能匡正，寓褒貶全憑着口伐筆征。（白）趙穿桃園弑君，相國回朝數日，毫無問罪之意。今日召集文武議立新君。我不免當着衆人在晉國史乘之上，大書「趙盾弑君」，明正其罪！好，我就是這個主意！我就是這個主意吓！（坐）待我蘸飽漆筆，書寫上去便了。（展開竹簡，唱原板）尊王室攘夷狄人稱桓文，用詐術託仁義五霸代興；因此上巧佞臣口實徵引，欺君上罔國法不顧人倫。展開了晉乘編漆筆蘸定。（書寫，轉播板）上寫着「秋九月趙盾弑君！」（

擲筆長嘆，白）相國呀相國，此乃君臣大義，你休怪我董狐直筆了！

四朝臣冠帶上。

臣甲

（唱搖板）相國昨日來邀請，

臣乙

（唱）朝房共議立新君。

臣丙

（唱）太史手中執晉乘，

臣丁

（離座唱）列公恕我未相迎。（白）列公大人請了！

董狐

（離座唱）列公恕我未相迎。（白）列公大人請了！

衆人

（唱）請了！太史手執晉國史乘，有何用意？

董狐

（唱）正要請列公大人觀看。（展竹簡）

衆人

（唱）理當拜讀。（同念）「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喔呀！太史，你寫差了。

董狐

（唱）列公大人呀！（唱二六板）列公大人休作驚，董狐言來聽分明：想當初趙夙曾仕晉，裂土封茅在耿城。成子趙衰佐晉文，列國從亡十九春。恭儉仁恕無過惱，民愛多日藹然溫，趙盾相國秉忠正，夏日可畏勢絕倫。避難出亡未

越境，宗人趙穿弑了君。縱然是晉侯無道終天命；縱然是相國不知情；常言道：「家奴犯法家主問」，相國堂堂晉上卿。微言大義不容隱，（次白）列公吓！（轉搖板）莫怪我躁心之論罪他人！

臣甲

（唱搖板）聽罷言來如夢醒，

臣乙

（唱）相國難免「弑君」名！

臣丙

（唱）趙盾趙穿躋玉上。

趙盾

（唱）邁步且把朝房進，

趙穿（唱）列公沉吟爲何情？

衆人（禮）相國上朝來了。

趙盾（禮）上朝來了。太史手中何物？

董狐晉國史乘。

趙盾晉侯桃園之事，不知太史如何措辭？

董狐相國請看。

趙盾（接竹簡）正要拜讀。（念）「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趙穿唔——

趙盾太史，史乘上面莫非有了筆誤麼？

董狐並無筆誤。

趙盾想晉侯駕崩，趙盾在首陽山未曾還朝，焉得有弑君之舉，

董狐相國堂堂晉國上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相國而誰！

趙盾呀！（唱慢板）賢太史用正言將我點醒，似春雷驚覺了夢中之人。只說是首陽山暫避凶眚，誰知道小趙穿桃園弑君。爲大臣雖亡命未能越境，回朝來又不能大義滅親。我只好貽伊戚自把罪認，千載下憑公論自在人心！

（唱搖板）趙穿說話太胡混，不念同宗正典刑。（白）往下站！

趙穿是。

趙盾聞太史之言，茅塞頓開，趙盾知罪了！

董狐相國忠心正直，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不過留此一線正義，儆戒後世亂臣賊子耳。

趙盾太史慮得有理。

衆人 晉國無主，不知何人適當？

趙盾 先君襄公之弟公子黑臀，出仕成周，論次當立，不知列公大人意下如何？

衆人 但憑相國主張。

趙盾 趙穿聽令。（趙穿拱立）命你率領本部人馬，前往洛邑迎接新君，將功折罪。

趙穿 遵命。（下）

衆人 相國，屠岸賈未除，恐有後患。

趙盾 越過列公，聖人「不爲已甚。」太史知道又要責備趙盾了。

董狐 不敢！不敢！

趙盾 越過趙盾，晉侯無道喪桃園，

衆人 謀害大臣理不端。

董狐 權將史筆藏褒貶，

趙盾 嘘！「趙盾弑君」千古傳！

衆聲 請。（幕下）

太史簡

本事

春秋時，齊莊公淫於上大夫崔杼之妻棠姜。——初，齊棠公死，崔杼往弔，見其妻棠姜美而娶之。至是，莊公又通焉。——並以杼冠賜人。杼遂與寺人賈舉弑公於其室。

晏嬰聞君死，立於崔氏門外。從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而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

門啓而入，枕公屍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弑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太史書曰：「崔子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父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

聞既書矣，乃還。

音韻

第一場　至第六場，二簧。第七場，西皮。

時間

周靈王癸丑二十四年夏五月。（齊莊公六年）

地點

齊國都城臨淄。

人物

四武士（班底）齊莊公的衛士

齊莊公

(丑，黑短鬚) 姜姓，名光。齊侯。

賈舉

(老生，黑滿鬚) 莊公的侍衛，也是崔杼的黨人。

晏嬰

(老生，黑三鬚) 字平仲。齊下大夫。

崔杼

(淨，水粉面，漆白滿鬚) 齊上大夫。

棠姜

(花衫) 崔杼之妻。

女侍

(班底) 棠姜的侍女。

侍從

(班底) 晏嬰的從人。

四龍套

(班底) 崔杼的衛士。

太史孟

(老生，白三鬚)

南史氏

(老生，白滿鬚)

太史仲

(老生，漆白滿鬚)

太史叔

(老生，黑三鬚)

太史季

(小生)

齊史官

(註) 如重要演員不敷分配，飾晏嬰之演員亦可兼飾太史仲。

第一場

莊公六年五月之晨，齊宮大殿，畫棟雕梁，堂皇富麗。幕啓時，齊莊公王服佩劍坐殿上。賈舉蓋禮佩劍侍立。四武士後侍。

莊公 賈舉，孤好幾天不見棠姜夫人，心裏掛念得很！

賈舉 主公既然中意，何不宜她進宮？

莊公 嘘！她是堂堂相國的夫人，宣召進宮，列國知道，成何體統！

賈舉 主公時常駕臨相府，難道說就不怕列國恥笑。

莊公

外人只道君臣相得，有何可笑。而且——

賈舉

而且，崔杼相國他毫不在乎！

莊公

哈，哈。相國太豁達大度了。

賈舉

實在說，相國也落得做順水人情。棠姜夫人就是從前的棠公夫人。排起輩分來，說不定還是主公的姪姊妹。

莊公

孤家好恨！

賈舉

恨同宗的關係嗎？

莊公

不是。恨的相國捷足先登，比孤快了一步。

賈舉

如此說來，主公你們真是「難君難臣」了！

莊公

提到棠姜夫人，孤恨不得立刻同她會面。賈舉，吩咐準備車輦，孤要到相府飲酒。

賈舉

是。（向內）主公有旨，攏駕出宮。

晏嬰

（幕內）且慢！晏嬰有本啓奏。

賈舉

晏大夫有本要奏。

莊公

討厭！火速宣他上殿，讓他早奏早完。

賈舉

（向內）晏大夫上殿。

晏嬰 藍袍冠帶上。

晏嬰

（詩）胸藏千古事，心敵萬夫雄。（禮）臣晏嬰見駕，吾主千歲！

莊公

平身。

晏嬰

謝主公。

莊公 大夫有何本章？速速奏來。

晏嬰 臣聞我主擺駕出宮，想又是到相府飲宴。

莊公 這個——

賈舉 晏大夫可算「未卜先知」了！

主公吓！（唱正板）昔日裏西海有白龍，騰雲致雨在長空。白龍偶然遊與動，變作了白魚淺水中。龜黿蟬蟹相嘲
鬭，不分高下與尊崇。漁翁香餌來捉弄，可憐白龍一命終！人君好比蛟龍種，蛟龍失水一般同。

莊公 （唱搖板）大夫不必來諫諷，君臣魚水理相同。（白）大夫不必扭憂，孤有虎賁軍勇士保護，何懼之有！
晏嬰 主公不聽臣言，如果有「白龍魚服」之禍，悔之晚矣！

莊公 你太囉唆了，下殿去罷！

賈舉 大夫，你知趣一點罷。不要「白龍白魚」，白費口舌。萬一主公降罪，我瞧，八成你還要白晝見鬼。

晏嬰 嚟！（唱搖板）官卑職小言無用，忠言只當耳邊風。（下）

賈舉 晏大夫下殿去了。

莊公 倒被他耽誤不少時候。賈舉，你也不必同行保護，晚上到相府迎接孤家回宮就是了。

賈舉 主公有棠姜夫人陪伴，還要爲臣保護則甚。

莊公 哈，哈，哈。傳旨擺駕。

賈舉 摆駕出宮。（幕下）

第一場

（幕外）齊宮內甬道，崔杼躋玉與賈舉大廳左右分上。
賈舉 （禮）拜見相國。

崔杼 龍了！賈舉，你不在昏君左右，這般打扮，意欲何往？

賈舉 特來稟報相國一件機密大事。

崔杼 聽你的口氣，莫非昏君又到相府去了？

賈舉 相國，你也是未卜先知！

崔杼 此話怎講？

賈舉 主公傳旨擺駕之時，晏大夫上殿奏本，也是一猜就着。

崔杼 可惱呀！可惱！

賈舉 （故意）相國何故着惱？

崔杼 昏君無道，君戲臣妻。你教老夫焉得不惱。

賈舉 （率性激他一激）主公不怕姊妹私通，相國何必介意。而且，主公還常常佩服相國的氣量，說是「宰相肚內好撐

船」！

崔杼 氣死老夫也！

賈舉 相國若是氣死了，豈不是遂了主公和榮姜夫人的心願。

崔杼 老夫久欲行刺昏君，怎奈護衛森嚴，未得其便。賈舉，你有何良策？可雪老夫心頭之恨。

賈舉 相國，你此話當真。

崔杼 當真！

賈舉 果然？

崔杼 果然！

賈舉 既然如此，眼前就有一個好機會。

崔杼 賈舉，但不知機會在那裏？

賈舉

適纔晏大夫奏本：說道「蛟龍失水，不如魚蝦」。相國回得府去，將虎賁軍用酒灌醉，刺殺昏君，有何難哉！

崔杼

好呀！（唱搖板）好一個小賈舉胸有才幹，灌醉了虎賁軍調虎離山。

賈舉

（唱）他好比風流鬼死而無怨，

崔杼

（唱）殺昏君與淫婦方遂心間。（同下）

第三場

是日黃昏，崔杼相府客廳，紅燭高燒，陳列華麗。桌上雜置齊莊公崔杼賈舉等的冠帶寶劍等，屏風上掛着他們的冠袍。暮昏時，齊莊公便服據席而坐。女侍斟酒。

莊公

（唱四平調）絕代風流是輕狂，人生行樂趁韶光。有花不採空惆悵，有酒不飲枉斷腸；只要名花好酒美妓娘，那怕旁人說短長。說短又道長！（向侍女，白）棠姜夫人那裏去了？

女侍

後面更衣去了。

莊公

快快請了出來。

女侍

（向內）有請夫人。

棠姜

（幕內）來也。（着極鮮豔的便裝上場，接唱）有棠姜更衣出蘭房，卸卻了環佩試新粧。頭上挽了盤龍樣，耳上戴了明月璫，在身上薰了夜含香。淡掃了蛾眉侍君王。侍奉我君王。（白）主公候久了。（坐）臣妾敬你一杯。

（斟酒，女侍暗下）

莊公

多謝了！（飲畢，接唱）果然是月下嫦娥世無雙，濃粧淡抹總相當。（白）夫人你換了便裝，越發出落得天仙化人一樣。

棠姜

臣妾蒲柳之姿，主公涼大誇獎了。

莊公

孤後宮枉有粉黛三千，不及夫人分毫。

棠姜 我卻不信。

莊公 夫人不信，幾時進宮一看，便知分曉。

棠姜 妻乃相國夫人，出入宮禁，不怕旁人恥笑。

莊公 孤千乘之君，往來相府，外面就不說短道長。

棠姜 這就是你們男人的便宜地方。

莊公 依孤看來，你我二人之事，相國未必不知。

棠姜 焉有不知之理！

莊公 他倒大方得很！

棠姜 這也是你們有權有勢的好處。

莊公 如此說來，他有些勢利？

棠姜 勢利不勢利，他卻會忍氣。

莊公 如此說來，他有些胆小？

棠姜 胆小不胆小，一激就分曉。

莊公 我就激他一激。

棠姜 你聽，他們已經來了。（斟酒）主公，請酒罷。

莊公 着吓，我們還是飲酒罷。（對飲）

崔杼賈舉便服上。

崔杼 （唱四平調）撤下天羅和地網，

賈舉 （唱）常言道：「暗箭最難防」。

崔杼 主公，你的雅興不淺。

莊公 你們也來了，請坐。

崔杼 賈舉 謝坐。（坐）

莊公

孤如今反客爲主了。（接唱）暫醉佳人錦瑟旁，你看孤秉燭照紅粧。（執案上宮燈照視棠姜）哈，哈，哈。

棠姜

（唱）月不常圓花無百日芳，怕的是好景不久長。

崔杼

夫人說那裏話來。又道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你們以爲何如？

莊公

昔者陳國有難，陳公子完奔我齊國，先君桓公賜酒，君臣暢飲，不覺天色將晚。桓公曰：「以火繼之。」公子完

莊公

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以爲知禮。主公今日流連忘返，外人知道，要說臣的不是了。

賈舉

莊公 相國，你我君臣，通家至好。「卜晝卜夜」，又待何妨！

棠姜

若論親戚，主公說不定還是相國的——

莊公

（笑）大舅子！

棠姜

（唱）既然是兄妹更無妨。

莊公

如此說來，夫人，你就是孤家的妹子。

棠姜

主公就是臣妾的兄長。

莊公

相國，我要叫你「妹丈」了。

崔杼

主公，我斗胆叫你「內兄」了。

崔杼

親戚裏面可惜够不上我的份兒。

賈舉 這卻不敢高攀。

莊公 哈，哈，哈。賈舉，你就作算妹子的「乾兄弟」罷。（指案上崔杼的冠）那是什麼？

崔杼 那是臣的官冕。

莊公 拿來。

崔杼 邊命。（獻冠）

莊公 賈舉，賜了你罷！相國有了新頭銜，不用它了！

賈舉 謝主公。（戴上冠，向崔杼作鬼臉）

崔杼 主公，你有醉意了。就在爲臣家中安歇了罷！

莊公 使得的麼？

崔杼 既然認了親戚，使得的。

莊公 （同立）如此，夫人，後面去者！（醉態，步履蹣跚，棠姜扶之。）

棠姜 邊命。

莊公 （唱搖板）相國可算滄海量，

崔杼 （唱）區區小事有何妨。

棠姜 （唱）不癡聾不能作公相。（向崔杼作眉眼，羞之）

莊公 （唱）孤家願老溫柔鄉。（白）哈，哈，哈。（同棠姜下。）

賈舉 （取下冠來）這是相國的頭銜，末將担当不起，當面奉還。

崔杼 （怒擲於案）昏君欺我太甚！

賈舉 外面虎賁軍均已灌醉，相國意下如何？

崔杼 先到後面，將昏君淫婦一刀兩斷。然後傳令衆將，將虎賁軍斬盡殺絕。

賈舉

得令！（抽出自己的劍，又將莊公的劍，獻與崔杼）相國，事不宜遲，就此前往。

崔杼

賈舉，隨我來！（幕下）

第四場

（幕外）是晚。崔杼相府大門外，下場門的一邊，遠遠地露出相府大門，雙扉緊閉。侍從提燈導晏嬰上。

晏嬰
（幕內）走哇！（上場唱搖板）君與臣相戲謔不分高下，龍爲魚虎變鼠一點不差。千乘君爲婦人性命作妾。（夾白）吓！（唱）相府內因何故肅靜無聲。（白）主公相府飲宴，深夜不歸，聞得逃回衛士言及，已被崔杼謀害。怎麼，相府之外，冷冷清清，緊閉雙扉，卻是爲何？

侍從
晏嬰
（唱）泰山重鴻毛輕生死評價，大丈夫貴兼濟死爲國家。

侍從
晏嬰
（唱）父母邦桑梓地江山如畫，無罪戾何必逃海角天涯。

侍從
晏嬰
（唱）大夫旣不殉難，又不逃走；相府雙扉緊閉，又進去不得，不如回家去罷！

侍從
晏嬰
你在怎講？

侍從
晏嬰
回家去罷！

侍從
晏嬰
唉！（唱）家與國同一理此言不假，吾君死國不造何處爲家？

侍從
晏嬰
大夫你不死不走，又不回去，是何用意？

（唱）這理由很淺明何須驚詫，臣哭君子哭父不犯王法。常言道國君死社稷爲大，我何須殉愚忠遠走天涯。叫侍

從放大胆休驚休怕，今夜晚不見君誓不還家！

幕內鑿聲三響，雙扉呀然而開。

侍從 大夫，相府開門了。

晏嬰 （唱）是龍潭和虎穴我不懼怕，進府去哭齊侯羞愧於他。（同下）

第五場

相府客廳。（與第三場同）幕啓時，（須將前場門景迅速移去或利用幕幔遮着）案上陳齊莊公屍，用袍遮覆，微露首部。晏嬰御冠加水髮上。

晏嬰 （唱快板）相府刀鎗排左右，殺氣騰騰鬼神愁！大着胆兒往上走。（白）呀！（轉搖板）上面屍首是齊侯。（撲跪，膝行至前，白）主公，你不聽臣言，果有一「白龍魚服」之禍。可憐你一代國君，落得如此下場，教爲臣好不傷感也！（屈一足跪屍前，唱反二簧）嘆先君太公望佐周伐紂，尊賢德尚武略開國營丘。十一世傳僖公國豐民阜，齊桓公匡天下糾合諸侯。樹內寵用羣姦肅牆禍構，霸業衰國家亂篡弑相仇。我主公求勇士護衛左右，不思量匹夫輩有勇無謀。狎臣僚喜女色俾夜作晝，學懿公奪臣妻前車是由。好淫亂算齊邦箕裘世守，前裏轡後我主鼎足爲儕。問君侯虎賁軍何不搭救？一代君如犬豕喪命戈矛，臣慟哭非爲的爵祿優厚，世衰徵微傷禍亂大義不修。哭君侯不由臣淚如雨驟，淚如雨驟！（頓足，哭頭）君侯吓！

崔杼賈翠提劍暗上。

崔杼 （露劍）唔！

晏嬰 （唱搖板）猛抬頭又只見君父深讎！

崔杼 主公已死不能復生，大夫不用痛哭了罷。

晏嬰 （唱搖板）悲切切向主公三次稽首，（三次跪拜後立）一腔血無處洒忿恨不休！我不理弑君賊揚長而走。看把你

晏平仲或斬或囚。（下）

崔杼嚇，嚇！這小子好大的氣！

賈舉相國何不將他殺死，以絕後患？

崔杼賈舉此人民望所歸，留他安定人心，也是好的。

崔杼賈舉昏君死後，不知何人殿上爲君？

崔杼賈舉昏君之弟杵臼，尚在國內。老夫有心命你前往迎接，立爲新君。你可願去？

崔杼賈舉末將願去不辭。

崔杼賈舉聽令，（賈舉拱立）帶領本部人馬，迎接公子杵臼入朝，不得違誤！

崔杼賈舉得令！（幕下）

第六場

（幕外）次日。齊宮內甬道。太史孟冠服抱章索編貫的竹簡上。
史孟（唱）相國作了弑君人！（白）前面走的可是大太史？

南史氏冠服抱竹簡上。

南史史孟（唱）相國作了弑君人！（白）前商走的可是大太史？
（走回）我道是誰，原來是足下，你作什麼來了？

南史史孟我爲崔杼弑君之事而來，足下你呢？

史孟我也正爲此事。足下乃告老的太史，無庸越俎代庖了。

南史小弟恐兄等不知，故爾前來。足下既然當仁不讓，我只好回去了。

史孟此乃弟等分內之事，足下請回。

同聲 話。(分下)

第七場

齊宮朝堂，設桌椅數具及漆筆竹簡等物。幕啓，四龍金執戟導崔杼躋玉佩劍上。

崔杼
(唱) 倒板，本場爲西皮) 昔君作事太短見。(上場唱流水板) 君戲臣妻禮不端。昨夜相府排酒宴，昏君中了巧機
關。滿朝文武盡是癡愚漢，裝聾賣啞不敢多言。晏平仲，真大膽，藐視老夫爲那般。本當將他來問斬，怕的是激
變了民心起禍端，怒沖沖上了銀安殿。(坐，轉搖板) 那旁來了太史官。

史孟上。

史孟
(詩) 君憂臣辱，君辱臣死。秉筆直書，有死而已！(禮。白) 相國請了。

崔杼
請了。太史上朝爲了何事？

史孟
齊侯駕崩，下官職務所關，要將本朝史冊，宣告朝堂。

崔杼
史冊之上，但不知太史如何記載？

史孟
相國請聽，(念)「癸丑二十有四年夏五月齊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
(遞與史孟) 快快免我「弑君」名！(坐)
(唱) 血案如山鐵鑄定，改動一字萬不能！

史孟
(唱) 老狗難道不顧命？

史孟

崔杼
(唱) 縱死九泉也甘心！

史孟
(唱) 左右與我上了綑。(白) 推出斬首！(二龍套進前綑綁)

史孟
(唱) 哈，哈，哈！(唱) 視死如歸不偷生！(二龍套押下)

崔杼 （唱）怒氣不息朝堂等。

幕內起鼓。二龍套上，舉戟復命。太史仲太史叔冠服抱竹簡上。

史仲

（唱）又來齊國秉筆臣。

史叔

（唱）兄終弟及是本分，

史仲

（唱）問一言來答一聲。

史仲

請了！

崔杼

兩位太史到來，莫非又是爲了齊侯駕崩？

史仲

正爲此事！

崔杼

二位呀！（唱原板）賢昆仲作事不思忖，老夫言來聽分明：齊侯相府（轉流水板）把酒飲，酒後暴病命歸陰。勸

史仲

太史休聽旁人論，毀謗大臣罪不輕！

史仲

（接唱）君臣禮義爲根本，人臣侍宴酒不過三巡。相國堂堂齊正卿，長夜宴飲爲何情？

崔杼

（接唱）我也會當筵來諫諍，忠言逆耳不肯聽。

史叔

（接唱）既然是主公得暴病，就該要召集文武衆公卿。黑夜之間誰肯信，相國有口你也辯不清。

崔杼

（接唱）辯得清來辯不清，老夫作事自担承。齊國中訪一訪來問一問，誰人不知我是大忠臣。

史仲

（接唱）是忠臣就該把罪認，不管你弑君不弑君。

崔杼

（接唱）分明是酒後得暴病，無辜之罪不公平。

史叔

（接唱）相國不必巧辯論，還有逃回的虎賁軍。

崔杼

（接唱）虎賁軍作亂犯號令，老夫執法正典刑。因此心中來懷恨，叛賊之言你們也信爲真。

史仲

（接唱）爲什麼棠姜夫人也喪命？

崔杼 這個——

史叔 (接唱) 難道說也是酒後暴病命歸陰！

崔杼 哽！(立，唱搖板) 一句話問得我無話應，(轉快板) 倒教老夫難爲人。再回頭來把話論，能識時務爲豪英。二太史若還不猛省，休怪老夫太無情！(露劍睥睨)

史仲 哈，哈，哈。(唱搖板) 爲太史秉筆直書是本分，是刀山和鼎鑊任殺任烹。崔杼 (唱) 你兄長不見幾已送了性命，勸太史還須要三思而行。

史仲 (唱) 我兄長殉職守大義凜凜，

史叔 (唱) 千載美名存雖死猶生。

崔杼 (唱) 是螳螂知道愛惜性命，念你們是書歎子不加罪刑。

史仲 呹！(唱) 我本是奇男子生死不問，

史叔 (唱) 食爵祿愛性命不算忠臣，

崔杼 (唱) 問你們史冊上肯不肯改訂？

史仲 史叔 (展竹簡同唱) 「夏五月齊崔杼相府弑君」。

崔杼 好匹夫呀！(唱) 好言相勸不肯聽，不由老夫怒氣生。人來與我上了綑，(二龍套進前綑綁) 推出朝堂間斬刑。

史仲 (坐)

史叔 (唱) 常言道：「身後是非有公論」。

史叔 (唱) 我看你總難殺盡天下人！(二龍套押下)

幕內起鼓，二龍套上舉戟復命。太史季冠服抱竹簡上。

史季 (幕內) 走哇！(上場唱原板) 臨大節不可奪見危授命，我朝中又出了弑君亂臣。守典墳修齊史世世掌定，兄弟

們紹箕裘同胞四人。國家事裏與貶直言無隱，那怕你具鼎鑊刀斧加刑。邁大步！朝堂昂然站穩，批龍鱗搏虎鬚我敢坦承。（白）請了！請了！

崔杼 請了！太史上朝，想必又爲齊侯之事？

史季 然也。

崔杼 齊侯乃是酒後暴卒，太史不要以耳代目纔好！

史季 下官已秉筆直書了！

崔杼 看得的麼？

史季 相國請看。（龍套接過）

崔杼（念）「癸丑二十四年夏五月齊崔杼……」唉！怎麼又是「崔杼弑君」？

史季 不是相國還有他人不成！

崔杼 可曾看見你的三位兄長？

史季 哎！（唱搖板）他三人齊斧鉞以身相殉，爲正義不屈服死也光榮！

崔杼 齊侯明明是酒後暴卒，焉能怪我！

史季 哎！（唱）人不知己莫爲反躬自省，一隻手遮不盡天下衆人！

崔杼 我看你年紀青青，難道不惜性命？

史季 嘿！（唱）海可枯石可爛主持公論，弑君罪不分明誓不獨生！

崔杼 史冊之上免了老夫罪名，自有太史的好處！

史季 呀！（立，唱流水板）他弟兄心如鐵石勁，主持正義不願偷生。我若是上前把罪認，惟恐後世落下了罵名。我若

崔杼 是不把罪來認，他們兄弟四人，一個一個兄終弟及令人欽。忠臣烈士不惜性命，老天反有害賢名。罷，罷，罷，

暫且忍下了心頭忿。再與太史把話云。（禮，白）太史昆玉四人，心如鐵石，真算得「難兄難弟」。可歎哪可歎！（遞還竹簡）弑君之事，老夫再不多言了！

史季 昔者，晉靈公被趙穿弑於桃園，太史董狐責備相國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大書「趙盾弑君」，榜示朝堂。那趙盾毫不強辯，低頭認過。君子稱董狐爲良史，稱趙盾爲賢大夫。我等今日不過效法古人主持正義耳！

崔杼 太史昆玉，賢過董狐。崔杼何德何能，敢比趙盾。慚愧了！（唱搖板）辭別太史下殿庭。（四龍套隨下）

南史氏抱竹簡上。

南史 （唱）朝房又來老史臣。

史季 獄君之事，崔杼已經伏罪了。老前輩來此則甚？

南史 聞得賢昆玉三人朝堂殉難，恐怕史官盡死，後世傳聞失真，故爾趕了前來。

史季 如今正義昭雪，我們回去了罷。

南史 請。

史季 （揮淚）兄長吓！（幕下）

張良椎

本事

張良之先人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求客刺秦皇，爲韓報仇。
良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秦始皇帝甲申三十年，東遊至陽武之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擊之，誤中副車。始皇驚，
令大索天下，十日不得。

音調

西皮。

時間

秦始皇帝甲申三十年夏（韓亡後之十三年）。

地點

第一場第二場：韓國故都新鄭。

第三場：東海濱之某縣。

第四場第五場：陽武之博浪沙。

人物

二僕從（班底，老少各一人）張良的僕從。

張良（小生，或由老生扮演亦可，但無鬚。）字子房。已亡之韓國貴族公子。
四賓客（班底）張良的賓客。

滄海君 （淨，黑白三塊瓦臉，滲白滿鬚。）東海任俠之士。

力士 （淨，紅白三塊瓦臉，虬髯。）滄海君的賓客。

蒼頭 （班底）滄海君的僕從。

二遊人 （班底）陽武的人民。

差役 （班底）秦始皇帝的扈從。

八龍套

四武將 （班底）秦始皇帝的扈從。

二車夫

第一場

韓亡後十三年之夏。張良家之正廳。中設香案，供「韓國歷代侯王之位」。案中置鐵鼎，爐烟裊然。幕啓時，僕從

二人往來陳列鼎簋果饌，畢。向內躬身。

僕從 有請大公子。

張良 繪素衣冠佩劍上。

張良 （詩）五世相韓有令名，國亡家破尚偷生。腰懸三尺龍泉劍，欲刺秦皇恨未能，（白）何事？

僕從 香案齊備，等候大公子祭獻。

張良 焚香捧爵侍候。

僕從 是。（一人於鼎內焚香。一人用盤捧酒三爵。）

張良 （進前奠酒畢）列代侯王，想我韓國自從武子韓萬化晉，封於韓原。獻子韓厥，位爲卿相。康子韓虎與趙魏二家，翦滅知伯。景侯三分晉地，建我韓國。昭侯相申不害以修政教，藏敝袴以俟功臣，國富兵強。宣惠稱王，合

從伐秦。不料襄王以後，數被秦兵。桓惠王北面秦廷，尙不免禍。可憐我主韓王安稱藩九年，落得身虜國滅，夷爲郡縣。亡國以來，如今一十三載。臣張良不肖，不能報君父之仇，雪滅亡之恥，真乃愧對列祖列宗也。（唱散板）家國深仇如山海，孤臣孽子暗悲哀。撩袍躬身三跪拜。（三次跪拜）恕我張良太無才！（白）賓客可曾到齊？

僕從均在客廳。

張良有請。

僕從（向內）有請衆位先生。

四賓客上。

四客大公子請了！

張良衆位先生請了。

客甲大公子祭奠韓國歷代侯王。

客乙必有所謂。

客丙某等不敏，願聞其詳。

客丁

張良列位先生呀！（唱二六板）列位先生休詫怪，張良言來聽開懷。我先祖開地公相韓有三代，先父平良公兩朝元老位三台。五世相韓國恩深似海，國仇未報有餘哀。忍辱偷生十三載，報國有志愧無才。我今日一來是將先王來祭拜。二來是請託衆位妙計安排。

四客（唱搖板）大公子此言太見外，「請託」二字於禮不該！

張良此乃大事，理當請託。（向僕從）我命你們將家產變換金帛，可曾辦妥？
僕從辦妥多時。

張良 捧了上來。

僕從 邀命。（捧金帛至側）

張良 （向衆客）張良有心爲韓國先君報仇，特將家產變賣，共約千金。請衆位先生收下，替我張良聘請勇士，刺殺秦

皇。張良這裏拜託了。（一躬到地。）

四客 （禮）大公子之命敢不遵從。但是，金帛厚禮，萬不敢當！

張良 常言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望衆位先生不要推辭。

四客 我等只好愧領了。（接收金帛）告辭。（下）

張良 拜送衆位先生。（向僕從）你們看守門戶，我也要出外尋訪勇士去了。

僕從 二公子身染重病，無人作主，如何是好！

張良 爲報祖國仇恨，我顧不得他了。你們好生侍奉就是。（唱搖板）國家亡尙偷生一十三載，君父仇每日裏常掛胸

懷，散千金募勇士一擊爲快，家爲輕國爲重於我何哉！（下）

大公子出門訪求勇士，你我二人小心看守。（幕下）

第二場

（幕外）數日後，新鄭郊野。賓客甲（四賓客之一）上。

老僕 客甲 日前張子房公子破家散財，聘募勇士，欲報國仇。聞聽人言，東海滄海君門下，豪傑甚多。待我告訴於他便了。欲下。老僕（僕從之一）自下場門上。

老僕 （幕內）走哇！（上場）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落。非怪老奴無故道這兩句言語。大公子出門未久，不想二公子病體沉重。昨晚三更時分，身故在床。家中無主，只得出外尋覓大公子回去主持安葬。天哪，你教我那裏去尋，那裏去找呵！

客甲（走回）管家，二公子身故了麼？

老僕去世了！先生可會看見大公子？

客甲未曾看見。（幕內咳嗽聲）那旁來的好像是他，你我在此等候片刻。

張良上。

張良（唱散板）新鄭城郊俱訪盡，並無出類拔萃人。抬頭又向先生問。（夾白）先生。（唱）有無消息慰孤臣？（白）先生尋訪勇士，有無消息？

客甲聞得東海有一滄海君，門下豪傑不少，特來奉告。不過，適纔聽管家談及：二公子昨晚病故，想一刻不能遠行了？

張良怎麼！二弟死了？

老僕昨晚去世了！

張良（唱搖板）聽說二弟喪了命，英才夭壽太不平。揮淚頓足無限恨，（哭頭）二弟吓！（夾白）唉！（唱）國仇爲

重家爲輕！（白）快快回去從豐安葬，我要到東海去了。

老僕大公子將二公子安葬以後，再去也還不遲！

張良我等不及了！（唱搖板）遍尋豪傑無蹤影，今日纔知滄海君。辭別先生上征程，（夾白）請了。（唱）天涯海角訪能人。（下）

客甲管家不必就憂，安葬二公子之事，我去幫助於你就是了。

老僕多謝先生。

客甲（唱）公子報仇心耿耿，

（唱）爲國忘家是奇人！（同下）

第三場

一月後。東海之濱某縣。俠士滄海君的客廳。壁懸寶劍大鐵椎等。幕啓，滄海君與力士着武士裝加披大氅搖扇上。

滄海

(唱搖板) 賦秦無道移周鼎，

力士

(唱) 屢滅六國虐人民。(同坐)

蒼頭上。

蒼頭

張良求見。

力士

張良是誰？

滄海

張良字子房，乃韓國貴公子。先人五世相轉。遠來東海，必有所爲。快快有請。

蒼頭

(向內) 有請。(暗下)

張良

行裝大氅佩劍上。

張良

(詩) 不辭跋涉苦，爲報祖國仇。(白) 一位先生請了。(禮) 但不知那位是滄海君？

滄海

(與力士立，還禮) 鄙人便是。公子請坐。

張良

多謝先生。(同坐)

滄海

公子不遠千里而來，枉顧蓬廬，不知爲了何事？

張良

(言難盡，唱原板) 恨賦秦恃強肆鯨吞。遷九鼎滅六國慘殺黎民。我祖先五世(轉快板) 換相印。國仇未報耿

在心。十三載，空遺憾，破產毀家訪蒙英。聞得東海多賢俊，拔刀相助望先生。

滄海

(唱搖板) 聽罷言來心中敬。

力士

(唱) 願助公子把功成！(白) 公子毀家報仇，忠肝義胆，令人可敬。小可不才，願助一臂之力。

滄海

賢弟願去，大事必成。

張良 此位壯士是誰？

滄海 我輩海濱野人，久忘姓氏。此乃我的好友，力舉千鈞，勇敵萬人。公子但稱他為「東海力士」可也。

張良 失敬了！

力士 豈敢！但不知此仇如何報法？

張良 壯士吓！（唱流水板）六國黔首均臣順，贏秦聲威莫與京。兼併天下卅六郡，收銷兵器鑄金人。不能鬥力求智勝，願學攝政與荆卿。

滄海 昏君信方士之言，東海有王者之氣。最近已經動身東巡。公子有賢弟相助，在那中途路上，待機行刺，何愁大事

不成。

力士 此計甚好。事不宜遲，我等就此前往。（取下壁間鐵椎）

張良 （與滄海君立）告辭了！（唱搖板）多蒙先生薦賢俊。

力士 （唱）敵愾同仇不敢後人。

張良 （唱）拜辭了先生出府庭！（同夾白）請了！（同力士下）

滄海 （唱）但願此去馬到功成。（幕下）

第四場

（幕外）十餘日後。陽武郊外。二遊人上。

人甲 皇帝東巡郡縣，今天要過陽武了。

人乙 可不是，又該老百姓倒霉！

人甲 俗話說：「皇帝過路，連地皮也要矮去三尺！」焉有不倒霉之理。

張良佩劍，力士袖椎，同加大聲牽馬暗上竊聽。

人乙 嘘！皇帝真不是好東西！老兄，你不瞧熟鬧去？

人甲 瞻瞻也好。我們奈他不何，瞪他兩眼，也是好的！

力士 （突然分執二人）拿住了！拿住了！

二人 我們身犯何罪？

力士 你們毀謗皇帝，照國家的律令，不滅三族，也該腰斬！

二人 （大懼，欲跪）軍爺饒命！

力士 （釋手，掀髯大笑。）哈，哈，哈！

張良 我等乃是行路之人，兩位先生不必害怕。

力士 滴纏魯莽，萬望海涵！

二人 驚了我們一頭冷汗。

張良 聞得皇帝東巡，有意觀光，不知何時可到陽武？

人甲 大約午牌時分，可以到達。二位要瞧熱鬧，正好同行。

同聲 請。（二遊人先下）

力士 公子，昏君今日經過陽武，此乃天賜奇緣。待我趕上前去，刺殺於他。

張良 壯士不得魯莽。陽武之南有一博浪沙，甚是險要。你我趕到那裏，見機行事如何？

力士 遵命。

張良 壯士，時刻尚早，你我並轡徐行便了。（唱原板）恨亂秦滅六國殘民以逞。

力士 （接唱）他不該窮奢慾暴斂橫徵。

張良 （接唱）修馳道築長城天下交困。

力士 （接唱）無非是逞淫虐苛政擾民。

張良
力士
(接唱) 嘆張良爲報仇心血用罄。

張良
(接唱) 散家財交豪傑四海聞名。

張良
(接唱) 蒙壯士披刀助感激不盡。

力士
(接唱) 爲的是殺獨夫解救蒼生。

張良
(接唱) 但願得將贏政擊爲齏粉。

力士
(接唱) 些小事勸公子請放宽心。

張良
(轉搖板) 催坐馬博浪沙前去藏隱。

力士
(舞鎗，與張良同作身段，接唱) 管教那秦始皇無處逃生。(同下)

第五場

陽武縣南之博浪沙。舞臺後部古樹森森。樹後微露驛道。幕啓時。秦皇御駕將過。路上圓然無人。少時。差役敲小鑼上。

差役
(敲小鑼) 皇帝御駕經過。閒雜人等一律不許在驛道附近逗留。違者拿獲嚴辦。(敲小鑼下)

遊人甲乙
真倒霉！冠履也失去了。

人甲
好利害的皇帝，百姓們連看也不許看。

人乙
如此說，皇帝真不是好東西了。

人甲
老兄，這算什麼！要不是腿快，捉到陽武縣去，還要治罪呢！

人乙
如此說，皇帝真不是好東西了。

人甲
少費話！(作手式) 腰袋要緊，回家去罷！

人乙
請。(同下)

張良力士（卸大鎗）搖鞭上。

張良（唱倒板）離東海披星戴月行。（上場唱原板）一心心只想刺暴君。勒住了絲韁觀動靜。博浪沙地險（轉流水板）景蕭森。此番奮椎擊萬乘，孤注一擲鬼神驚。但願能雪家國恨，功成身隱慰蒼生！

力士（唱流水板）公子但把心放定，區區之事我承。專諸刺僚將身殉。要離慶忌命同傾，荆軻白虹貫日影，手提七

首西入秦。壯士搏擊如鷹隼，管教昏君喪殘生！

張良（接唱）怕的是爲山虧九仞，畫虎不成類荆卿。

力士（接唱）說什麼畫虎遺笑柄，小可言來聽分明：大丈夫靜如處女動兔迅，臨事而懼好謀成。那怕他護衛森嚴密
層層排槍刃，鐵椎一擊化灰塵！

張良（唱搖板）聽罷言來心中敬，壯士可算智勇雙全人！

遠處有道鑼聲。

力士（唱）耳邊又聽車駕近，

張良（唱）潛身樹影看分明。（白）壯士，前面黃塵滾滾，想是昏君來了。

力士（唱）公子不必下馬，待小可狙擊之後，一同逃走。

張良（唱）避命！

道鑼聲。八龍套，四武將，二車夫推車，在樹後徐徐經過。

力士（唱）公子，那黃羅車轎，必是昏君御駕，待我前去。

張良（唱）小心了！

力士（唱搖板）策馬揮椎如雷震。（馳出林外，突聞幕後車轎擊碎聲。力士復急行入場。）

幕內（唱）捉刺客！捉刺客！

張良（唱）壯士吓！（唱）車中爲何無一人！

力士 此番狙擊，不料誤中副車。追兵甚急，公子火急逃走了罷！

張良 邀命！

力士 （唱搖板）一番心血成畫餅，狙擊不中遠飛騰。（白）慚愧！慚愧！（下）

張良 噠！（唱流水板）一見壯士逃性命，張良低頭自沉吟。祇說是狙擊昏君除暴政，一報國仇二慰衆蒼生。誰知道誤把副車認，未傷秦政半毫分。這也是昏君的好教訓，不怕他嚴刑峻法，焚書坑儒，收銷兵器鑄金人。博浪沙，椎聲震，我張良聊爲天下樹義聲。使他們知道還有不願作奴隸的人！罷，罷，罷，暫且忍下了我的心頭恨！（轉搖板）一息尚存不偷生！（白）走！（幕下）

蘇武節

本事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右將軍蘇建之子也。漢武帝時官中郎將。帝崇尚武功，數遣將北伐，匈奴遠徙。單于且鞮侯初立，畏漢，歸漢使來獻。帝嘉之。於天漢元年以武爲正使，張勝常惠副之。持節送匈奴使歸國。單于見武儀表過人，欲降之，謀於丁零王衛律，使說武降北。

衛律者，其父爲長水夷人，生律於漢。與武帝所幸李夫人之弟協律都尉李延年善。因延年之薦，使於匈奴。後李夫人寵衰，帝誅延年。律懼禍及，遂降北不返。亦有意勸武歸降，以分其罪。會長水夷酋虞常感漢威德，欲舉兵縛單于及律，歸化漢朝。至是，虞常黨中有一人夜亡出首。單于生得虞常，使律治其事。衛律誣蘇武與虞常同謀，召武受辭。欲乘機威脅武等歸降。武引佩刀自刎。律驚，自起抱持，半日乃甦。

匈奴欲降武，使衛律誘以富貴，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言，後雖欲見我，豈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見汝爲？」匈奴知不可屈，幽武於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嘯雪吞旃，數日不死。匈奴驚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拜騎都尉。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陵自請願獨當一隊，帝壯而許之。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遇單于，殺數千人。匈奴大驚欲引去。陵軍候管敢亡降虜，言陵無後援，射死且盡。單于遂遮道急攻陵。陵居山谷中，虜在山上，四面矢石如雨。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單于妻以女。邊塞以聞。帝誅陵母及其妻子。陵怨漢，遂無南歸意。

蘇武旣徙北海上，掘野鼠草實食之。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脫。單于使李陵至海上說武曰：「子卿老母終

堂，生妻去帷。人生如朝露耳，何自苦如此！」武不答。陵固請。武曰：「如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武旋娶胡婦，生一子。

漢昭帝始元六年，壹衍鞮單于立，國內乖離。衛律謀與漢和親。漢使求武等。律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於是李陵置酒相賀，武亦與胡婦訣別。均泣下數行。官屬從武還者九人。武留匈奴凡十九年，丁年奉使，皓首而歸。武與胡婦所生子安國，於漢宣帝時，贖還漢朝，爲武後。

晉詞

除第十七場爲二簧外，其餘各場均爲西皮。

時間

第一場至第十場：漢孝武皇帝天漢元年，辛巳之冬。

第十場至第十六場：次年壬午之秋。

第十七場：漢孝昭皇帝始元二年丙申之春。（距第一場十五年）

第十八場至第二十一場：始元六年庚子之秋。（距第一場十九年）

地點

第一場及第十一場：漢都長安。

第二場至第十場，又第十八場至第二十場：漢北匈奴之王庭。

第十二場至第十六場：塞外凌稽山。

第十七場及第二十一場：北海之濱。

人物

四內侍（班底）漢武帝的內侍。

漢武帝
(老生，漆白滿鬚)劉姓，名徹。漢帝。

張勝
(淨，黑白三塊瓦臉，黑滿鬚)

漢中郎將。出使匈奴的副使。

常惠
(老生，黑三鬚。第十八場易漆白滿鬚)

漢中郎將。出使匈奴的正使。

蘇武

(老生，黑三鬚，第十七場易白滿鬚)字子卿。漢中郎將。出使匈奴的正使。
(班底)虞常的衛士。

四從人
(淨，碎臉，赤鬚)長水夷酋，且鞮侯的大臣。

虞常
(淨，水粉面，黑滿鬚。第十九場易漆白滿鬚)降番之漢臣。丁零王。且鞮侯的大臣。

八番兵
(班底)

且鞮侯
(淨，碎臉，虬髯)匈奴大單于。

李陵
(武生，第十七場加黑三鬚)字少卿。漢騎都尉。後降匈奴，招駙馬。

韓延年
(武生)李陵的先鋒。

管敢
(丑)李陵的軍侯。

四漢兵
(班底)

四番將
(班底，描碎臉)

番使

漢使
(班底，初爲黑三鬚。第十九場易漆白滿鬚)

胡女
(青衣)匈奴族之牧羊女，後爲蘇武之妻。

壹衍鞮
(淨，虬髯)繼且鞮侯即位之匈奴大單于。

(註)此劇蘇武之戲頗重。如今有演員，可由一人分演。前部由「出使匈奴」至「噬雪吞旃」。後部由「北海牧羝」至「餞別歸漢」。

第十一場至十五場李陵降番事，亦可作爲武生之正工戲，單獨演出。

第一場

天漢元年初冬，長安漢宮之大殿。廊簷深邃，氣象雄偉。幕啓，四內侍導漢武帝皇冠袞服上。

武帝（引）將勇兵豪。伸天討，四夷來朝。（坐詩）大略雄才繼孝文，表彰儒術重六經。九夷百蠻皆臣順，海宴河清

躋太平。（白）匈奴來朝，不知何事？侍候了。

張勝常惠冠服捧表上。

張勝（詩）匈奴尊王化，

常惠（詩）立君告上邦。

同聲（禮）爲臣見駕。陛下萬歲！

武帝平身！

同聲謝陛下！

武帝卿等上朝有何本章？

張勝匈奴立且鞮侯爲單于，遣使前來上表。（內侍接表）

常惠歷年以來，我朝使臣流落北番不少，此次新單于即位，派人送還漢使。現有表章，奏聞陛下。（內侍接表）

武帝（觀表）匈奴下國能識大體，可喜可嘉。朕欲報聘，不知誰人可作正使？

張勝右將軍蘇建之子中郎將蘇武，胆識過人，堪膺此任。

武帝張卿傳旨，宣蘇武上殿。

張勝陛下有旨，蘇武上殿。

蘇武冠帶上。

蘇武
（幕內）遼旨。（上場，時）平生萬里志，白練繫降王。（白）蘇武見駕，陛下萬歲一

武帝
平身。

蘇武
謝陛下。

武帝
匈奴新立單于，送還漢使，恭順可嘉！朕封卿爲正使，報聘匈奴；並將留漢番人送還北庭；表示天朝的寬厚。

蘇武
謝陛下。

武帝
張常二卿。（張勝常惠拱立）朕封卿二人爲副使，隨同蘇武，報聘北番。

張勝
臣遼旨。

常惠
臣遼旨。

武帝
內侍，取節侍候。

是。
（捧節侍立）

武帝
（唱散板，以下均西皮）我朝富強威名遠，大張撻伐震百蠻。（離座取節）賜卿節旄增榮顯，懷柔遠人莫要等閒。

蘇武
（唱）陛下恩威能懷遠，

張勝
（唱）匈奴不敢犯邊關。

常惠
（唱）拜辭陛下下金殿。（同蘇武張勝行禮）

蘇武
（唱）手持漢節聘北番。（同張勝常惠下）

武帝
（唱）內侍擺駕回宮院，四夷來朝國泰民安。（幕下）

第二場

（幕外）月餘後，漠北匈奴王庭之外，虞常胡服上。

虞常（唱搖板）天朝上國威德廣，一心歸順漢君王，將身且坐牛皮帳。（坐）

四從人上。

四人（合唱）見了酋長說端詳。

虞常 你們回來了，單于那裏有何消息？速報我知。

從甲 漢朝有使臣到來，大單于同衛律正要接見他們。

虞常（立）且住！天朝使臣到來，正是我們歸順天朝的好機會。今夜三更時分，我有心點動人馬，活捉單于衛律，投降天使。你等意下如何？

四人 邊命。（同下）

第三場

匈奴王庭。舞臺三面皆牛皮帳幕。地上鋪氈，中設矮桌凳等，上蒙獸皮。幕啓，衛律胡人冠帶上。

衛律（詩）職居蠻夷長，人重漢官儀！（白）單于接見漢使，帳前侍候。（下）

四番兵導且鞮侯胡服佩刀上。

單于（唱搖板）長弓勁弩軍容壯，萬里沙漠塞北王。將身且坐寶帳上。（坐）

衛律上。

衛律（禮，唱）參見我主壽無疆。

單于 平身。

衛律 謝單于。

單于 漢朝使臣現在何處？

衛律 均在帳外，無命不敢擅入。

單于 快快有請。
衛律 (向內) 有請。

蘇武持節，張勝常惠捧詔同上。

蘇武 (唱流水板) 塞外草衰風浩莽，平沙萬頃落日黃。天如穹廬人幕帳，風吹草低見牛羊。語殊音別俗異樣，飢食鹽肉渴酥漿。也是朝廷聲教廣，乘輜絕域化殊方。緩步持節進了帳。(轉搖板) 恕有王命在身旁。(與張勝常惠同行禮，白) 蘖子恕我等有王命在身，未能全禮。

單于 豈敢！天使遠來辛若，寶帳賜坐。

蘇武 (與張勝常惠) 謝單于。(同坐)

單于 漢朝天子可好？

蘇武 我主御駕甚安，單于可好？

單于 孤託福平安。天使奉命北來，有何宣諭？

蘇武 武等此來：一則慶賀單于接位；一則送還留漢番人，永敦和好。

張勝 (我主有詔書在此，單于請看。(衛律接過))

常惠 (合唱) 恪守藩服敬上邦。(同下)

單于 天使風塵勞頓，請在後帳休歇。待孤明日打點進貢禮物，送你們回朝。

蘇武 多謝單于。(唱搖板) 蘖子畏威知禮讓。(下)

張勝 (合唱) 恪守藩服敬上邦。(同上)

常惠 (唱) 一見天使後帳往。天朝人物果不尋常！(白) 天朝人物，名不虛傳，可羨呀，可羨！

衛律 大王連聲稱讚，莫非有了愛才之意？

單于 那蘇武儀表非凡，你教孤家如何不喜！如何不愛！

衛律 大王敬愛蘇武，何不將他留在沙漠！

單于 想他乃是大國使臣，恐怕不肯歸降！

衛律 臣有一計，可降蘇武。

單于 丁零王有何妙計，快快請來！

衛律 大王將蘇武等軟禁沙漠，厚加優待，不放他們回國，使漢朝君臣，自相猜忌。何愁他人不降！

單于 此計甚好，你我君臣照計而行！

第四場

(幕外)是夜，匈奴王庭之外。從人甲上。(虞常四從人之二)

從甲 適纔處常言道：今夜要起兵活捉單于，歸降漢朝。此事萬一不成，必遭殺身之禍。不免出首密告，好圖重賞。遠遠望見，丁零王來也。

四番兵佩刀提燈導衛律上。

衛律 (唱快板)適纔大王對我講，蘇武人才世無雙。定下了妙計歸幕帳。

從甲 (唱)見了大王說端詳。(禮，白)參見丁零王。

衛律 昏夜之間，見我何事？

從甲 虞常作亂，特來出首。

衛律 有這等事！衆將官，捉拿虞常去者！(四兵下)且住，我不免奏明大王，就說是虞常勾結漢使作亂，蘇武懲罪，必

然歸降。正是：明鏑容易躲，暗箭最難防！（下）
幕內鼓聲。少時，四番兵露刃縛虞常上。

虞常 嘘！（同下）

第五場

次日，在另一款待天使的幕帳裏，後面設一短榻。桌凳上亦蒙以獸皮。幕啓時，蘇武常惠對坐。

蘇武 常將軍，單于說今天打點貢物，送我們回朝，怎麼這般時候，尙無動靜？

常惠 匈奴多詐，大人未可深信。

蘇武 單于畏我朝威德，諒無他意。（四顧）張將軍到那裏去了？

常惠 從早出帳，未見回來，不知何往。

張勝匆匆上。

張勝 （唱快板）衛律作事令人恨，暗箭傷人爲何情。急急忙忙把帳進。（轉搖板）再與大人說分明。（白）哎呀！大人，大事不好了！

蘇武 何事驚惶？

張勝 昨夜長水夷酋虞常要刺殺單于衛律，歸順我朝。不想走漏消息，被衛律擒着，送了性命！可恨衛律奸賊參奏一本，說是虞常勾結漢使，將大人攀連在內！

蘇武 好奸賊呀！（唱搖板）罵一聲小衛律天良喪盡，平白地使巧詐誣攀使臣。回頭來與將軍再把話論，大丈夫甯玉碎不可辱身！

張勝 （唱搖板）大人但把心放定，縱死不作降將軍。

蘇武 **(唱)**耳邊又聽角聲震，想必是衛律到來臨。

幕內角聲。四番兵露刃導衛律佩刀上。

衛律 **(唱)**奇謀妙計安排定，要說蘇武降北庭。**(白)**蘇大人請了！

蘇武 **(立)**衛大人請了！

衛律 蘇大人，想你乃上國使臣，與逆賊虞常同謀，刺殺大王，是何道理？

蘇武 衛律，我爲天朝使臣，今日既然中了你的圈套，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急抽靴中短刀自刎，血跡殷然，搖搖欲倒。)**

衛律 **(急奪去短刀，雙手抱持蘇武，扶臥榻上。唱搖板)**好一個烈性蘇子卿，拔刀自刎不顧身。人來與我看押定·去向單于奏分明。**(幕下)**

第六場

(幕外)單于帳幕之外。衛律上。

衛律 **(詩)**忙將漢使事，報與單于知。**(跪白)**啓奏單于，虞常謀反之事，臣已責問漢使。蘇武十分忠烈，拔刀自刎。被爲臣所救，尙未絕命，請單于定奪。

幕內 蘇武忠烈可敬！候他刀傷痊愈，派你再往勸他投降。副使張勝常惠等，可在王庭附近，分別看押。不得違誤。得令！**(立)**單于有令，將漢朝使臣分別看押。**(下)**

衛律 鼓聲，四番兵露刃押張勝常惠左右分上，繞場分下。

第七場

十餘日後，同第五場景。幕啓，蘇武刀傷已愈，持節上。

蘇武 **(唱搖板)**自殺不成遺笑柄，有何面目見漢君。**(坐)**

二番兵佩刀導衛律上。

衛律

(唱)寶帳領了單于命，勸說漢使降北庭。(坐白)好幾日不見子卿，刀傷想已痊愈了？蘇武

蘇武

你們勾結反逆，這算是從輕發落。

衛律

下官引罪自刎，何以又要阻攔？

蘇武

子卿是不知而問，或是明知故問？

蘇武

自然是不知纔問。

衛律

對你實說了罷！我國單于愛慕子卿忠烈，特命我來勸解。倘若投降，不失富貴！

蘇武

你要勸我投降？

衛律

投降我國，不失王侯之位。

蘇武

(立)好奸賊呀！(唱流水板)狗奸賊說的話令人痛恨，怒惱了蘇子卿悲忿填膺。你祖先長水夷昔年歸順，你也會仕漢朝享受皇恩。李延年他不該將你薦引，奉君命宣威德出使北庭。只說是知虜情勸導歸正；誰知道賊纔是狼子野心！賊不該覬覦事仇把父認；賊不該爲虎作倀，賣主去求榮；賊只道我會同流將污井；怎知我奇男子甯死不偷生！我今日雖然被軟禁，咬牙切齒罵賊有舌根。把奸賊只罵得羞愧難忍。(轉搖板)落一個盡節死萬古留名。

衛律

(立，接唱)好言相勸不肯聽，再想求我萬不能！

蘇武

(唱快板)似這樣忘恩義有如梟獍，似這樣拋祖國病狂傷心。向蠻夷作降虜不知羞憤，你本是奴下奴也敢見人！衛律

大膽！(唱搖板)聞言令人切齒恨！(夾白)綁了！(二番兵進前縛蘇武。唱)奏明了單于再加刑。(幕下)

第八場

(幕外)三日後。王庭附近的雪窖外面，二番兵上。

二兵 (分念) 奉了單于命，雪窖去埋人。

兵甲 單于命咱們到雪窖去瞧蘇武死了沒有。夥計，你怎麼就咒起他來了？

兵乙 想那蘇武囚在雪窖裏面，三天三夜，又冷又餓，八成已經死硬了。

兵甲 也是蘇武自個不好，他罵了咱們丁零王。單于一發怒，就下令扔下雪窖去受罪。

兵乙 我倒佩服他是一條硬漢！任你威脅利誘，一個勁不投降。不像咱們的(低聲)丁零王——

兵甲 夠計，你想死！

我不說了。咱們趕快到雪窖去罷！(同下)

第九場

雪窖，深入地底，四圍均雪塊砌成。舞臺之後部有小窗，有小門，由外面進來，須下石級數步。幕啓，在雪光反映中，蘇武跌坐地上。卸冠，加水髮，手扶漢節，着便裝，外加老羊皮大氅。

蘇武 衛律設下圈套，誣害於我，日前那賊前來責問，我引刀自刎，被他抱住，半日方甦。刀傷痊愈，衛律又來勸我投降。被我大罵一頓。那賊惱羞成怒，將我幽囚雪窖之中，三日以來，不給飲食，教我生死兩難。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唱慢板)蘇子卿困雪窖自思自嘆：思家鄉想身世愁鎖眉尖。只說是聘北番揚威懷遠，小衛律忘恩義藉故刁頑。他勸我降匈奴高官顯宦，怎知我秉人節鐵石同堅。用正言罵奸賊(扶杖起立，轉六板)羞愧回轉。激怒了狗奸賊酷刑無邊。土牢中三日裏水漿絕斷，抬頭望但見得雪窖冰天。聽胡笳吟遠近悲風悽慘，穹廬外旌旗颺牧馬聲喧。念此生已不能生還大漢，曠世才未施展遺恨綿綿。(窗外大雪片片隨風飄入)一霎時大雪飛驚七片片，澈骨寒饑火燒喉燥唇乾。沒奈何捧雪花和旃吞嚥。(坐捧地上積雪和旃裹毛吞食，轉搖板)壯一壯浩然氣毅魄忠肝。耿耿心皆晶瑩無瑕無疵，堅如冰潔如雪慷慨加餐。(繼續吞嚥)

二番兵啓雪窖門上。

兵甲

(唱) 搖板 開了雪窖用目看，

兵乙

(唱) 三日不死是神仙。(同跪)

二兵

蘇大人凍餓三日不死，真神人也。

蘇武

(立，扶起二兵，唱) 休道我是天神威靈應顯，全憑着浩然氣不餓不寒。

兵甲

夥計，什麼是「浩然氣」，可以不餓不寒？

兵乙

咱們向蘇大人請教罷。

蘇武

(唱) 叫小番休囉唣快把爺斬，(白) 你們休要囉唣，趕快殺了我罷。

二兵

小人不敢！

蘇武

(唱) 蘇子卿全節義萬古名傳。

二兵

蘇大人息怒，咱們哥兒倆回報單于去了。(同唱) 辭別了蘇大人抽身回轉，(同下)

蘇武

哈，哈。(唱) 世間上除了死更有何難！(幕下)

第十場

(幕外) 匈奴帳外，且慢候單于，衛律上。

單于

(唱) 搖板 小番探看未回轉，(坐)

衛律

(唱) 料他已死雪窖間。

二番兵上。

二兵

叩見單于。

單于

罷了，蘇武生死如何？

兵甲

蘇大人三日不飲不食，反而精神百倍。

單于 蘇武三日不死，真神人也。丁零王，蘇武不肯歸降，有何妙計？

衛律

臣有一計，我主傳令將蘇武送到北海牧放羝羊，等到羝羊有乳，然後放他歸漢。

單于

此計甚妙！小番，將蘇武押送北海去者！（同衛律下）

二兵

得令！正是（分念）羝羊若有乳，男子也生兒。（同下）

第十一場

次年初秋。同第一場景。四內侍導漢武帝上。

武帝

（唱原板）憶當年掃北番衛青去病，奪得了胭脂山永靖烟塵。且鞮侯不該把使臣拘禁，選勇將張捷伐冉賦北征。

（坐白）惱恨且鞮侯單于無道，拘禁我朝使臣蘇武。如今秋高馬肥，正好用兵，內侍，傳朕旨意，派貳師將軍海西

侯李廣利爲帥，騎都尉李陵爲前部先鋒，率領十萬雄兵，掃滅匈奴。

內侍

遵旨。（向內）萬歲詔下：派貳師將軍海西侯李廣利爲帥，騎都尉李陵爲前部先鋒，率領十萬雄兵，掃滅匈奴。

李陵

（幕內）且慢！李陵有本啓奏。

內侍

李陵有本。

武帝

宣他上殿。

內侍

（向內）萬歲有旨，李陵上殿。

李陵

（幕內）遵旨。（上殿唱快板）幼嫋韜略承祖訓，射石沒羽氣縱橫。偏師可禦降王類，焉能低首聽他人！（白）臣李陵

見駕，陛下萬歲。

武帝

平身。

李陵

謝陛下！

武帝 朕傳旨北征，將軍何故諫阻？

李陵 臣祖李廣韜略蓋世，勇冠三軍。臣李陵不才，幼承祖訓；奉詔屯邊以來，麾下士卒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力能扼虎，射必命中，願得獨當方面，自領一隊，北擊匈奴。

武帝 匈奴强大，將軍不可輕敵。

李陵 臣不要他部人馬，只須麾下步卒五千，以少擊衆。萬一不勝，甘受軍法。

武帝 好！李陵聽旨。（李陵拱立）帶領步卒五千，北出居延，大戰匈奴。（內侍授李陵詔書）

李陵 領旨。（背身唱流水板）在金殿領了北征命，兵出居延戰番人。我先祖李廣曾守右北平，威震匈奴人稱「飛將軍」。數奇未得封侯印，絕域自刎恨終生。俺李陵自幼習戰陣，胸藏韜略百萬兵，貳師將軍本貴幸，大宛懷俸把功成。願將步卒一隊領，恥與貴臣作先行。此一番偏師（轉快板）出邊郡，誓掃匈奴不顧身。隻手要將名王刃，燕然山上把功銘。（回身，禮）拜辭了陛下下龍庭。（轉搖板）但願得此一去掃靖胡塵。（下）

（唱搖板）一見將軍下龍庭，不由孤家喜在心。龍書案上傳詔令，再與李陵派援軍。貳師兵出酒泉郡，公孫敖河西再出兵。（取詔書，內侍接過）傳罷了御詔回宮禁，（立）專等塞外報捷音！（幕下）

第十二場

（幕外）約一月後，塞外凌稽山漢軍營幕。韓延年管敢盜鑑左右雙起霸上。

二將 （幕內）唯一（上場起霸後分念）龍城飛將今猶在，胡馬不敢度陰山。（同白）主帥升帳，兩廂侍候。

四漢兵導李陵盜鑑鱗鱗玉佩劍上，二將見禮訖。

李陵 （坐詩）苜蓿秋高馬正肥，將軍百戰老戎衣。腰間三尺龍泉劍，不斬單于誓不歸。（白）適纔探馬報道：且鞮侯親自領兵前來。管將軍糧草可齊？

管敢 尚未催齊。

李陵 嘴！（管敢低首拱立）敵軍在前，糧草未齊，怎好出兵！姑念用人之際，饒你一死。來呀！將管敢叉出帳去，重責

五十一

管敢 嘴！（二兵進前押下）

李陵 衆將官，隨本帥迎敵者！

衆人 嘴！（同下）

第十三場

凌稽山山谷間之平地，亂草如林，遠山崢嶸。幕啓，八番兵，四番將導且鞮侯單于。四漢兵導韓延年李陵。各戎裝持兵器左右分上。

單于 來者可是李將軍？

李陵 旣知本帥大名，何不下馬受降！

單于 李將軍，想你先祖李廣，一世豪傑，尙且不得封侯。漢朝薄待功臣，令人可嘆！將軍投降我國，不失王侯之位。
李陵 一派胡言。殺！

單于 殺！

番漢兵互相對敵。韓延年追且鞮侯單于下。

李陵 衆將官，追！（幕下）

第十四場

（幕外）數日後，匈奴帳幕外，管敢持鞭上。

管敢 憤恨李陵責我五十軍棍。如今孤軍無援，糧軍將盡。我不免投降匈奴，借兵報仇便了。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下）

第十五場

山谷間。三面峭壁危崖。暮啓，鼓角聲，二漢兵導李陵韓延年御臺加水髮持鎗上。

李陵

(唱)搖板出天漢入強胡疲兵再戰，

延年

(唱)萬里糧徒步師與敵週旋。

李陵

(唱)頭一陣且鞮侯敗北逃散，

延年

(唱)易漢幟斬梟帥威震陰山。

李陵

(唱)管敢賊降匈奴知我破綻，

延年

(唱)半死生無糧草矢盡絕援。

李陵

(唱)耳邊廂又聽得人馬吶喊，

延年

(唱)驅孤軍戰虎狼誓不生還。

鼓角聲，八番兵，四番將上。二漢兵李陵韓延年迎戰敗下。番兵將追下。少時，韓延年額上中箭，血流被面復上。

延年

匈奴團團圍困，身負重傷，不能再戰，不如自盡了能，(唱搖板)死沙場是善終含着笑臉。(提鎗自刺，僵臥。)

鼓角聲，李陵上。

李陵

(唱)韓將軍報國死喪我臂肩。

幕內

李陵快快投降！

李陵

(唱)又無兵又無將何堪再戰，倒不如捨性命同死九泉。(欲提鎗自刺，四番將急上奪李陵鎗，擒之。)

單于

(唱)走上前爲將軍親解鎖鍊，勝與敗尋常事莫放心間。(白)將軍孤軍抗戰，矢盡援絕，此乃漢朝不仁，非戰之罪

也！

李陵

呀！（背身唱二六板）好一個質單于將我婉勸，李少卿低下頭心裏盤旋。在金殿領聖旨自誇勇健，到如今何面目歸見龍顏。好男兒萬里侯揚威定遠，功未成志未遂死如雲烟。留下了七尺軀暫埋壯念，且學那南山豹隱遯深潛。有一朝遇良緣蛟騰虎變，揚名聲綱父母又有何難。轉身來對單于以禮相見，（禮，轉播板）敗兵將不言勇自覺羞慚。（白）李陵敗兵之將，多蒙單于不殺，慚愧！慚愧！

單于

將軍不必介意！衆將官，將韓將軍屍首，好生掩埋。回營擺酒，與將軍壓驚。（幕下）

第十六場

（幕外）兩月後，凌稽山戰場，四漢兵導漢使，四番兵導番使各持鞭上。

漢使

請了！

番使

兩個月前此地還是戰場，如今又化干戈爲玉帛了！

番使

可不是！忙來忙去，還是我們當使臣的辛苦。貴國最近有什麼新聞沒有？

漢使

騎都尉李陵降了貴國，皇上震怒，將他八十歲的老母，和滿門老少，都問了斬罪。

番使

貴國的刑罰好利害！李陵將軍歸降之後，單于愛他驍勇，最近也在我国招了駒馬。

漢使

貴使不下馬暢飲幾杯麼？

番使

不打擾貴使了，趨路要緊。

同聲

請。正是：（分念）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分下）

第十七場

距第一場十五年之後。北海上，亂石嵯峨，黃沙枯草，雖屆春天，尙無綠意。舞臺後部，水天一色，景色寂寥。幕

啓時，後面臺角有羝羊數頭嚼草。臺中有大石如圓盤狀，旁有三四大石塊，可坐。蘇武鬚髮皓白，章韞既衰，笠帽革靴，扶節旄盡脫之漢節上。

蘇武

(唱反二簧)此場全爲二簧奉君詔送降番報聘修好，辱君命無面目歸還漢朝。拔刀刎未能死幽囚雪寒，渴飲雪饑吞旃柏節松操。十五載牧羝羊黃沙白草，去故國日以遠萬里之遙。最可嘆受爵祿君恩未報，望長安見紅日山水迢迢。向西南撩袍跪深深拜倒。(跪拜)念爲臣未盡忠陛下恕饒！(哭頭)臣的主吓！

(立，接唱)高堂母雪盈頭淚眼昏眊，倚門間盼兒歸聞話征輶，爲國家盡了忠未能盡孝，蓼莪詩空懷念母氏劬勞。望白雲憶慈闈二次拜倒。(跪拜)怎知我困北番受盡煎熬。(哭頭)兒的老娘吓！

(立，接唱)憶嬌妻芙蓉面紅顏姣好，深閨裏不知愁自道自遙。陌頭上楊柳色年年綠了，金龜增覓封侯不見回朝。辜負了結髮情頓足哀悼，(頓足掉淚)可憐你守空閨珠淚雙拋！(哭頭)我的妻吓！

(接唱)憶賓朋遊俠客五陵年少，重然諾輕死生同敝緼袍。聘詞賦翰墨緣金門特詔，誇遇合事明主授藻揮毫。再不能析疑難從容論道；再不能騎瘦馬射虎荒郊；可嘆我竄蠻荒草木同槁！可嘆我未施展武略文韜！十五載好光陰彈指過了！彈指過了！(頓足，哭頭)老天爺吓！(轉搖板)可憐我鬢毛衰白髮蕭蕭！觀羝羊在海濱嚼食枯草，蘇子卿不忘漢操持節旄！(白)匈奴命我北海牧羊，胡地玄冰，草枯水冷，饔飧不繼。近數年來，多虧海上有一牧羊女郎，時時周濟，如今雖屆春天，尚賴隆冬天氣，草木均未發芽，不免去到海灘，掘取草實野鼠，以備不時之需便了。(行至舞臺後部，作掘取狀。)

胡女牽小白羊一頭，提柳條筐上。

胡女

(唱正板)天蒼蒼野茫茫沙漠嚙噉，匈奴女能騎射不讓兒曹。每日裏嬉原野天真歡笑，不工愁不善病樂天逍遙。蘇先生居北海氣節浩浩，仗漢節牧羝羊正義獨標。(轉快三眼)他本是奇男子文學年少，十五載在沙漠白了鬢毛。我美他漢官儀人才一表；我美他忠烈性硬漢一條；蠻夷女也知道正直爲寶，爲忠臣供奔走不敢辭勞。我本是鐵中錚庸中佼佼，敬生憐，憐生愛，愛富情苗。是名花種沙中無根必槁，花有意，水無情，顧影寂寥。蘇先生他怎知余

懷渺渺，是鳳凰他怎與鶴鷺相交。走上前餽竈餽聊供一笑。（夾白）先生。（轉搖板）來遲了蒙久待望求恕饒。（白）先生不必勞苦，我這裏給你送食物來了。

蘇武 屢次打擾姑娘，不安得很！

胡女 先生不要客氣，我不過略盡地主之誼而已。（置籃地上，繫小羊於亂石廝）

蘇武 多謝了！（唱搖板）多蒙你餽竈餐愧無答報，

胡女 （屈一足取籃中食物，唱）無非是盡東道尊敬英豪。

幕內有鸞鈴聲，胡女起立傾聽。

蘇武 （唱）耳聽得鸞鈴聲何人來到？

二番兵肩食物，李陵胡服佩劍插鞭上。

李陵 （唱）十五載北海上來會故交。（見蘇武下馬，白）子卿別來無恙？

蘇武 （趨握李陵手）少卿，怎麼你也來了？

李陵 小弟也來了。子卿，多年不見，你的鬚眉皆白了！

蘇武 懿兄老了一少卿，你也鬚髮蒼然了！

李陵 紗此。

蘇武 一樣。

同聲 （苦笑）哈，哈，哈。

蘇武 少卿遠來探望，不勝感激！

李陵 契闊多年，不過略盡朋友之心。小番，擺開酒宴。

二兵 嘘！（就地佈酒肴）

蘇武 費事了！

李陵（指胡女）此位何人？

蘇武此乃海上牧羊女郎，歷年以來，愚兄蒙她照應不少。（向胡女）姑娘，這是我的朋友李陵將軍，上前見過。

胡女

（禮）李將軍。

李陵

（禮）失敬了！（二番兵佈置畢）請坐。

蘇武

遵命。（同坐，一番兵拾馬鞭暗下）

同聲

（舉杯）請。

蘇武

少卿何故流落北番，請對愚兄一敍。

李陵

一言難盡！（唱三眼快板）大漢二年奉御詔，恥與貳師作幕僚。偏師獨出居延道，單于臨陣敗北逃。賊臣管敢作嚮

導，匈奴十萬馬蹄驕。矢盡糧絕兵微少，無可奈何降北朝。只說屈身圖後報，朝廷不諒半分毫。滿門老小抄斬了，可憐我的白髮老年高。因此上北國入贊了，甘死蠻夷老蓬蒿。子卿不必將陵笑，陵雖孤恩，漢也負英豪。（唱搖板）聽弟言令我心悲悼，英雄失路景況蕭條。（白）少卿流落不偶，愚兄惋惜不及，焉敢嘲笑。但不知十五年來，朝中情形，怎樣樣了？

李陵

孝武皇帝已經晏駕，弗陵太子即位，如今是始元二年丙申了。

蘇武

（立，向南遙拜）陛下升遐，未能稽顙北闕，怨爲臣不忠之罪了！（回身）舍下情形，少卿知道否？

李陵

數年前聞得漢使談及：子卿的太夫人已經去世；嫂夫人青年難守，聞已改嫁他人了！

蘇武

哦！（唱搖板）聽說是老母亡故了，側身南望淚嘵啕。（揮淚頓足）嘵門戶飄零霜前草，（哭頭）兒的老娘呀！（夾白）

少卿呀！（唱）同是那海內孤臣一身遙。（胡女扶蘇武坐。）

李陵

子卿不必悲淚。北海人烟稀少，十五年來，如何度日？

蘇武

無非是含辛茹苦，勉強支持。有時糧食缺乏，掘取野鼠草實，苟延殘喘。近數年來，還多虧了這位姑娘照應。

李陵

子卿，人生如朝露耳，何自苦如是！依小弟愚見，既然不能南歸，不如投降匈奴，以終餘年。

蘇武愚兄身在蠻中，心存漢闕。出使之時，孝武皇帝親賜漢節，十五年來臥起操持，節旄盡脫。今見此節，如對漢君。（舉節浩嘆）漢節呀漢節！蘇武耿耿此心，惟有你知道罷了！

李陵

子卿奇才大節，多年留北不歸，朝廷毫不過問；如此刻薄寡恩，足下爲何自苦？

蘇武

少卿，人各有志，不能相強！足下必欲我降，蘇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以明素志。

李陵

子卿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唱搖板）似這等全大節日月輝耀。

蘇武

休怪我太固執立異名高。

胡女

（舉杯，唱）勸先生解愁懷，儘量醉飽。

李陵

（立，背身，唱）觀此女情性好琴瑟必調。（獨白）子卿獨居海上，無人照料，如何是好！我自有道理。（坐）

蘇武

少卿爲何背地沉吟？

李陵

非是小弟背地沉吟，子卿寂寞獨居，尙乏後嗣。我觀此位姑娘，性情和藹，你們二人何不聯爲秦晉之好，也可以

彼此幫助。姑娘，你的意下如何？

胡女

我國風俗，男女相悅，即可自由成婚，但恐蠻荒下女高攀蘇先生不上。

蘇武

蘇武年將就木，也恐怕不堪匹配姑娘。

二番兵暗上。

李陵
子卿不要推卻，今日小弟遠來，正好叨擾一杯喜酒。

胡女
理當恭請將軍。（同立，二番兵收拾杯盤。）

李陵
(唱)中原土北國花再續鬱膠。

蘇武
(唱)蠻夷女無禮儀先生休笑，(攏管並解小羊繩索)

胡女
(唱)想不到蘇子卿重賦天桃。(幕下)

蘇武
(唱)蘇武

第十八場

(幕外) 距第一場十九年後初秋。匈奴王庭附近。常惠微服上。

常惠 (唱搖板，以下均西皮) 憶昔乘輶使北番，流落番邦十九年。少小離家成老漢，鄉音無改鬢毛班。(白) 十九年前隨蘇子卿出使匈奴，流落北番。日前且鞮候單于身故，新單于靈衍鞮嗣位，人心不服，國內乖離；衛律恐漢朝乘機討伐，因此遣使和親。聞得人言，漢使訪問蘇子卿蹤跡，衛律謊言已經亡故。我不免暗中告訴漢使，教她對單子說道：「漢天子上林射鴈，屬足之上繫有帛書，乃是蘇武在北海所寄。」又看衛律如何答對。我就是這個主意！

(下)

第十九場

次日，匈奴王庭，略同第三場景。幕啓，四番兵導靈衍鞮單于上。

靈衍 (坐詩) 奔我胭脂山，婦女失紅顏。但願干戈歇，兩國保平安。(白) 孤王新登大位，國人不服；丁零王獻計，與大漢和親，作爲聲援。今乃朝賀之期，侍候了。

四兵 嘘！

衛律上。

衛律 (詩) 蘇武不肯降北番，老夫時刻掛心間。(禮，白) 啓奏單于，漢使求見。

靈衍 有請。

衛律 (向內) 有請。

漢使 (卽第十六場之漢使) 上。

漢使

(詩) 從來忠義行蠻貊，莫訝我王留子卿。(禮) 參見單于。

靈衍 天使少禮，請坐請

謝單于。

靈衍 天使何日回國，見孤何事？

漢使 我國蘇武下落不明，特來勸問。

靈衍 這個——

衛律 蘇大人早已病故，貴使莫非健忘了。

漢使 丁零王此言欺人太甚！我朝皇帝在上林苑射得大鴈一隻，足上繫有帛書，乃是蘇武在北海牧羊所寄，何曾病故！

靈衍 實不相瞞，蘇武果在北海。漢朝皇帝能役使鳥獸，真天神也！

漢使 既然如此，就該送回我國，纔是道理。

靈衍 敢不遵令。（衛律拱立）將十九年拘押的漢朝使臣，一律釋放。再派駙馬李陵去到北海，迎接蘇武，好隨天使一同

回國。

衛律 遵令。（下）

靈衍 （立）後帳擺酒，與天使同飲。

漢使 （立）多謝單于！（幕下）

第二十一場

（幕外）李陵的帳幕，四番兵導李陵行裝佩劍上。

李陵 單于有令，迎接蘇子卿歸漢，衆將官，北海去者！
四兵 嘘。（同下）

第二十一場

十餘日後。北海上，同第十七場景，幕啓，蘇武持漢節，牽老羊二頭。胡女抱嬰孩同上。

蘇武

(唱倒板)碧雲天黃沙地鴈來時候。

胡女

(唱)無懷氏葛天民樂鹿爲友，

胡女

(唱)不求名不爭利富貴雲浮。

蘇武

(唱)仗漢節不降虜海濱株守，

胡女

(唱)天地寬滄海闊夫倡婦酬。

蘇武

(唱)將老羊繫在了蘆花淺藪，

胡女

(轉搖板)坐亂石乳幼子笑傲滄州。(同坐)

四番兵肩酒食，李陵搖鞭上。

李陵

(唱快板)十九年來脫網殼，榮歸漢室賽封侯。北海風光仍如舊，見了故人下騎驅。(下馬，白)子卿，你們二人鑑

恙？(四番兵佈置酒肴)

蘇武

(同時)李將軍可好？

李陵

恭喜子卿！賀喜子卿！

蘇武

愚兄流離顛沛，牧羊北海，喜從何來？

李陵

漢使訪求你的蹤跡，單于畏漢，不敢隱瞞，特派小弟迎你回朝，隨同使節歸漢，非大喜而何！(四番兵給馬鞭帽

下)

蘇武此話當真？

李陵當真！

蘇武果然？

李陵果然！

蘇武哈——哈——不想蘇武受苦北海一十九年，還有出頭之日。（向胡女）喚——娘子，我們四年夫妻，如今就要分離了！

胡女呀！（背身，唱搖板）聽一言來如雷吼，漢朝使臣把賢求。自愧身爲蠻夷後，不能歸化返中州。（回身）含悲忍淚強開口，此番歸漢定封侯！（白）子卿忠義大節，此番歸漢，必有封侯之賞，可喜！可賀！

李陵今日我等一別，後會無期。聊備薄酒，與子卿餞別。請坐。

蘇武邀命。（同坐）

同聲請！（舉杯）

蘇武萬里孤臣願，

李陵生入玉門關。

胡女勸君一杯酒，

李陵強笑破愁顛。

蘇武好一個「強笑破愁顛」！（唱原板）破涕爲歡同飲酒，（同飲，胡女斟酒）

李陵（唱）酒入了愁腸愁更愁！

胡女（唱）自愧不能奉箕帚，

蘇武（唱）四載恩義等浮漚。

李陵（唱）兄還故里弟依舊，

蘇武

知！

李陵

子卿呀！（唱流水板）說什麼漢天子皇恩深厚，韓彭醢，樊噲貶，蕭何拘囚。量錯譏，寶嬰死，功勞辜負。賢賈誠，勇周勃，遺恨悠悠。先將軍老李廣數奇不偶，忠義士負戟嘆不能封侯。俺李陵降北番（轉快板）非關利誘，待機會效犬馬再把恩酬。三敗辱，會稽恨，常掛心口，效曹沫，學范增，雪恥報仇。漢天子信讒言不蒙寬宥，可憐我一滿門喪命荒邱。因此上甘與那大羊爲偶，陵負漢，漢負陵，忿恨難休！

蘇武

（接唱快板）桑梓之邦情誼厚，山川信美是蠻陬。錦衣夜行不如畫，狐死尚能正首邱！

李陵

（接唱）說什麼「錦衣行白晝」，道什麼「狐死正首邱」；「男兒功名不成就，死葬沙漠不回頭！」

胡女

（接唱）勸君不必來關口，人各有志不強求。持杯擦衣跪塵垢，（跪）我敬子卿酒一甌。

蘇武

（接唱）用手接過一杯酒，（奠於地）蘇子卿擦袍跪北州。（跪，李陵亦持盞跪）娘子待我情義厚，無法相聚淚空流，看此後天南地北空翹首，萬里相思永不休！

李陵

（接唱）執壺再敬一杯酒，（斟酒）李陵言來聽帳山：弟在番邦偶禽獸，我兄歸漢丹青留，區區此心無人有，子卿知我諒不尤！

蘇武

（唱）走上前來挽素手，（執胡女手，轉快板）再與娘子說從頭，種族不同難匹偶，休怪我薄倖不肯留。（釋手視

胡女

（唱搖板）淚眼相看同挽手，（挽蘇武立）

李陵

（唱）千言萬語別恨難休！

蘇武

（唱）走上前來挽素手，（執胡女手，轉快板）再與娘子說從頭，種族不同難匹偶，休怪我薄倖不肯留。（釋手視

胡女

（唱）安國孩兒年尚幼，望娘子另眼相看要溫柔，

嬰兒

呀！（背身唱二六板）聞言珠淚濕襟袖，嬌兒年幼不解憂。只說是天長並地久，誰知恩愛不到頭。子卿奇才安能埋廢塚，此一番吐氣揚眉壯志酬。（回身轉搖板）走上前來開笑口，（禮，轉快板）男兒有志看吳鉤。安國本是君家

後，不須丁甯應當括眸。待他長成十七八九，萬里尋父到中州。

蘇武

娘子將來能放此子南歸，蘇武不勝感激。

胡女

忠烈後裔，焉有讓他流落番邦之理，子卿放心就是。

李陵

子卿，時候不早，我們走罷！

四番兵持二馬鞭暗上。

蘇武

娘子，蘇武告辭了！（唱搖板）永別了娘子妻深深拜手。（禮）

胡女

（禮，唱）夫妻情刀割水抽刀更流。

李陵

（唱）英雄恨，兒女情，同樣深厚，

蘇武

（唱）爲大義絕恩愛斬斷溫柔。

蘇武

（同叫頭）子卿（相抱，同哭頭）我的夫吓！

蘇武

子卿時候不早了！

李陵

（唱搖板）割捨了夫妻情上馬便走！（同李陵上馬，白）娘子，你要保重了！（揮鞭，同李陵四番兵下）
胡女
（牽走二老羊，唱）悲切切抱嬌兒步步回頭（幕下）

將軍頭

木事

東漢末，曹操擅權，孫權據江東，漢宗室劉備亦向權借得荊州，均躍然與操抗衡。備以荊襄不足恃，欲西略益州，以作根本。益州牧劉璋亦漢宗室，惟闢弱不振。時曹操將討漢中張魯，璋懼。別駕張松軍議校尉法正等論璋結劉備爲援。璋然之，遣正迎備。巴郡太守嚴顏聞備入蜀，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旋據涪城，謀攻劉璋。

諸葛亮聞備起兵，亦自荊州與張飛趨雲將兵溯流而上。飛克巴東，破巴郡，獲嚴顏。呵之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書調

西皮。

時間

漢孝獻皇帝建安十九年甲午之夏。

地點

巴郡

人物

四綠套
（班底）嚴顏的兵。

嚴顏
（靠把老庄，白滿鬚）巴郡太守。劉璋的僚屬。

幕客
（班底）嚴顏的謀士。

四黑套
（班底）張飛的兵。

張飛（武淨，豹頭環眼，黑滿鬚，臉譜爲黑白色。）字翼德。劉備的大將。
探子（班底）嚴顏的探者。
裨將（淨，臉譜與張飛略似，黑滿鬚）張飛的部將。

第一場

巴郡太守大堂。幕啓，四緣垂幕嚴顏盞金螺王上。

嚴顏（念點絳脣）鎮守三巴，威名赫赫人驚咤。龍蛇遍野，宇內江河下。（坐詩）無謀何進召諸侯，董卓曹操貉一邱。報國無由長嘆息，哀時老淚空橫流！（白）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皇皇，益州僻遠，一時雖然未被兵革。但是使君劉璋闇弱無能，難免羣雄不有覬覦之心。日前聞得曹操派鍾繇征伐張魯。漢中若失，西川難保。不知使君如何應付。左右，侍候了。

衆人 嘘。

幕客上。

幕客（詩）侯門時彈鋏，虎帳夜談兵。（白）參見太守。（禮）

嚴顏 先生少禮，請坐。

幕客（坐）太守知最近益州大事否？

嚴顏 是否曹操出兵漢中之事。

幕客 非也。一使君懼怕曹操，已派法正到荊州將劉備迎到西川來了。

嚴顏（拊心長嘆）嘆！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益州休矣！

幕客 劉豫州乃使君同宗，又是曹操深仇，爲人寬厚，善於用兵。太守何故憂疑不定？

嚴顏

先生吓！（唱原板）劉備梟雄多詭計，使君闊弱不如他。如今新把荊州假，蛟龍得水奮爪牙。益州天富稱沃野，地
方僻遠少征伐。兵來將擋何須怕，開門揖盜理有差。又好似深山有虎柙，放虎不怕害自家。

幕客

使君闊弱，劉備梟雄。老夫奉命鎮守山城，未便擅離職守。辜負大好頭顱，無法使用，真乃困殺英雄也！

嚴顏

巴郡爲西川屏障，太守智勇雙全，威名遠播。料想劉備不敢輕舉妄動。

幕客

話雖如此，還須加意防守爲是。先生可會派人打聽各路軍情？

嚴顏

小可已會派人打聽各路軍情了。

嚴顏

但聽一報！

探子上。

探子

稟太守，劉備誘殺西川名將楊懷高沛，佔據涪城。

嚴顏

再探！（探子下）劉備入川，老夫預料必有後患。果應吾言矣！

幕客

太守料敵如神，可欽可敬！

探子再上。

探子

稟太守！荊州諸葛亮率領張飛趙雲，溯江而上。

嚴顏

再探！（探子下）荊州人馬必然進犯巴郡。先生傳令，滿城將士，各守汎地，不准離防！

幕客

得令！（向外）太守有令，全城將士，各守汎地，不准離防！

幕內

喚！

探子三上。

探子

稟太守，張飛帶領人馬，經略巴東。已在離城十里，安營下寨。

嚴顏

（同立）再探！（探子下）荊州人馬到此，待老夫點兵，開城迎敵！

幕客

且慢！張飛昔日當陽長坂，單人匹馬，喝退曹兵數萬之衆，太守不可輕敵。不如深溝高壘，堅守城池，彼軍無

糧，不出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飛性如烈火，我軍不戰，必要鞭打士卒，發洩怒氣。待他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矣！

嚴顏
此計甚好，衆將官，小心防守！
衆人
噓！（幕下）

第二場

（幕外）巴郡城外，張飛大營。張飛盔鎧起霸上。四黑套攏鞭抬矛暗上。

張飛
（幕內）唯！（上場起霸，念詩）當年長坂奮神威，立馬橫矛退曹圍。大喝一聲皆喪胆，誰人不識猛張飛！（坐）諸葛先生將兵取川，命我進攻巴東一帶，傳令之時，說道：「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一路之上，須要約束三軍，不許據掠，以失民心。」出兵以來，沿路州縣，望風歸降。來此已是巴郡。聞得守將嚴顏老兄，頗有幾分武藝。老張派有使人前往下書勸降，未見回報。衆將官，聽我一令！

衆人
噓！

張飛
（唱原板）坐在了大帳傳將令，大小三軍聽分明，此番攻取西川郡，一路不可失人心。勿得據掠（轉快板）衆百姓，（立）秋毫勿犯愛人民。那一個大膽不遵諭，推出轅門間斬刑！傳罷了大令目觀瞬，使者耳鼻皆無，血流滿面上。

使者
(禮)參見將軍。

張飛
吓！（唱搖板）狼狽而歸爲何情？
使者
末將奉將軍之令，進城下書。可恨嚴顏老賊不肯投降，反將我的耳鼻割去。
張飛
哇——好匹夫呀！（唱搖板）匹夫作事令人恨，毀譽辱使爲何情！一人來帶馬戰場進，（夾白）馬來！馬來！（唱）不殺老匹夫不回大營！（同下）

第三場

巴郡城郊，下場門一邊露一角城樓，城外遠山雄峙，雜樹叢生。幕啓，城上惟見旌旗。

嚴顏（唱倒板）鎮守巴東作屏障。（立城上，四綠套各持弓矢，露半身，唱原板）深溝高壘保封疆。張飛長坂聲威壯，不同他鬪勇用智囊。耳邊又聽戰鼓響，（幕內鼓聲，喊殺聲，轉搖板）張飛躍馬手提鎗。（接過弓箭）搭上了雕翎城下放。（向上場門射去）

四黑套導張飛持矛上。盔上中了一箭。

張飛（接唱）匹夫冷箭射老張！（白）嚴顏，你割去下書人耳鼻，降又不降，戰又不戰，冷箭傷人，真乃匹夫之輩也！

嚴顏張飛，我同你鬪智不鬪力。

張飛老匹夫吓！（唱快板）聞言怒氣三千丈，匹夫膽小是犬羊。大軍到此敢違抗，少時城破定遭殃！

（接唱）張飛不必逞豪強，無故侵犯理不當！巴郡堅如鐵桶樣，快快馬前來投降。

張飛（唱）搖板老狗執迷真愚妄，

嚴顏（唱）村夫恃勇太粗狂。

張飛（唱）三軍與爺齊擁上，

四綠套放箭，張飛率四黑套退後。

嚴顏衆將官，小心防守。（同四綠套下，城上惟露旌旗）

張飛

（復上，指城頭而罵）老匹夫，我不食你之肉，誓不爲人也！（唱搖板）胆大的嚴顏太狡猾。（轉流水板）背轉身來自參詳。當年長坂誇虎將，強中更有比人強，區區山城來阻擋，何日成都擒劉璋！勒馬低頭自思想。（沉思，夾白）有了。（轉快板）用一個奇兵出陳倉。人道老張多魯莽，略施小計諒難防。三軍收隊回營帳，（夾白）嚴顏，老匹夫

吓！（轉播板）料你難逃我的丈八鎗！（幕下）

第四場

（幕外）三日後，巴郡城外，探子上。

探子 張飛今晚要從小路偷過巴郡，回城報信。（下）

第五場

同第一場景。幕啓，四綠套導嚴顏上。

嚴顏 （詩）妙計安排定，要擒猛張飛。（坐）

探子上。

探子 （禮）叩見太守。

嚴顏 張飛這幾日不來罵陣，派人上山砍柴，有何用意？

探子 啓稟太守。小人扮作砍柴軍士，混入荊州軍隊。今早聽得張飛頓足大罵，不能飛度巴郡。帳下有人回答：「山後有一小路，可以偷過。」張飛傳令：「今夜二更造飯，趁三更月明，偷度巴郡。」特來稟報。下面領賞。

嚴顏 謝太守。（下）

老夫算定張飛匹夫，毫無耐心。你從小路偷過，糧草輜重，必然在後。老夫今晚領兵埋伏，藏住後路，管教你首尾不能兼顧。好一個有勇無謀的匹夫，你中了老夫之計也！（唱流水板）算定了張飛無耐性，果然中我巧計行。不熟地理行小徑，恃勇弄險把敵輕。（立）站立在大堂傳號令：三軍兒郎聽分明。張飛三更拔營遁，趁勢追擊出奇兵。一更鼓，安排定；二更鼓，出了城；樹林裏面來藏隱，專等三鼓殺敵人。讓他前鋒齊過盡，一聲鼓響捨

軍。管教他首尾不接應，一戰成功保巴城。人來領路後堂進。（轉搖板）今夜晚老將顯奇能。（幕下）

第六場

（幕外）張飛帳外，黑套與裨將上。

裨將（學張飛走路姿勢）你看我像不像張將軍？

黑套 像得很！

裨將 有什麼褒貶沒有？

黑套 功架十足，就不知驥子怎樣？

裨將（學張飛口吻）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前來決一死戰！

黑套 糟了！你一開口就洩氣！

裨將 張將軍原本今夜晚教我不要說話。

黑套 還不結了！天色不早，進帳去罷！（同下）

第七場

是夜三更，巴郡城後山徑，明月如晝，樹影滿山。幕啓，鼓聲輕響，四緣套，嚴顏各提刀上。

嚴顏 衆將官，四面埋伏！（同下）

鼓聲又輕響，裨將橫矛搖鞭上。

裨將（四顧無人，搖鞭作種種可笑之姿勢）畢，大喝）哇，喇……喇……！（下）

四黑套推車輛上，鼓聲大作，四緣套，嚴顏上。

嚴顏 衆將官，殺！

鑼聲，張飛持矛上。

張飛 嚴顏休走。老張等候你多時了！

鼓鑼聲。張飛嚴顏會戰。不數合，張飛生擒嚴顏。二黑套進前綑綁。

嚴顏 嘘！

張飛 衆將官，巴郡去者！（幕下）

第八場

（幕外）四黑套，裨將，張飛持矛押嚴顏繞場下。

第九場

次日清晨。同第一場景。幕啓，四黑套導張飛盔甲佩劍上。

張飛 （詩）擒住巴東將，升帳問端詳。（坐，拍案，白）將嚴顏老匹夫綁了上來。

二黑套下，押嚴顏卸盔露髮，手帶鎖鍊上。

嚴顏 （唱倒板）戟門鼓響如雷震。（上場唱快板）輕敵中計反遭擒。邁步且把大堂進，兩旁兒郎殺氣生。昨日赫赫太守

尊，今朝作了階下人。滴水簪前身站定，看你把我怎樣施行！（白）請了！請了！

張飛 嚴顏，你深溝高壘，閉城不戰。今日被擒，尚有何說！

張飛，老夫一時疏忽，中了奸計，既被你擒，要殺開刀，何必多言！

張飛 嚴顏，你深溝高壘，閉城不戰。有心勸你歸降我主，意下如何？

嚴顏 住了一！你等無故侵奪我郡。巴州祇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

張飛 唔！（離座）老匹夫吓！（唱流水板）嚴顏說話不中聽，說什麼：「巴州無有降將軍」——我勸你快快慢前來歸順，倘

若遲延問斬刑！

嚴顏
赫，赫，赫！（接唱）張飛不必威風凜，老夫豈是怕死人。自幼兒西蜀習戰陣，胸藏韬略百萬兵。東西剿，南北征，積下了汗馬功勞鎮巴城。鎮守封疆有責任，城亡頭斷，縱死也光榮。

張飛
（唱快板）老匹夫作事令人恨，你不該毀書辱使射盔纓。

張飛
（接唱）爾等無狀奪我郡，保衛桑梓理該應。日前城頭來對陣，恨未能一箭射你命歸陰。

張飛
（接唱）我主本是帝王胤，中山靖王一脈承。老匹夫不識逆與順，井底之蛙不算能！

張飛
（接唱）說什麼中山靖王胤，他本是繼廢匹夫下賤人。使君劉璋也是漢宗姓，世襲西川有賢名。漫說是聲望難相並，我問他同宗相殘是何因？

張飛
（接唱）曹操專權竊漢柄，劉璋無才召刀兵。我主好意來解困，不該聽信謠言起疑心。

張飛
（接唱）既是好心來解困，不該領兵佔涪城。假仁假義誰肯信，你主本是人面獸心人！

張飛
（唱搖板）好言相勸不肯信，不由老張怒氣生。（拔劍出鞘）三尺龍泉廢爾命！（以劍擬嚴顏）

張飛
（唱）要殺開刀何必生嗔！（引頸受戮。二人繞場作身段。）

張飛
哽！（立背身，唱二六板）人言張飛性粗獷，尊賢下士禮彬彬。行軍佈陣有學問，耳聽爲虛見面真。使君劉璋鎮蜀郡，坐襄餘蔭太因循。強鄰虎視睡難穩，益州終究屬他人！劉備仁義傳遠近，荆徐屢次破曹兵。謀臣猛將如雲陣，更兼漢室是宗親。大丈夫行事分逆順，良禽擇木臣擇君。（回身，轉搖板）回轉身來禮恭敬，（禮）敗兵之將敢圖存。

張飛
嚴顏

翼德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滴纔言語冒犯，幸勿見怪！

嚴顏 豈敢！嚴顏敗軍之將不敢言勇。將軍此番攻打成都，嚴顏恕不能追隨左右，藉全故主往日恩義。
張飛 這個——

嚴顏 將軍若不允從，待嚴顏自盡便了！（欲奪張飛之劍）
張飛 但憑老將軍。後堂擺酒，與老將軍壓驚！

嚴顏 多謝將軍。
周聲 諸。（幕下）

遼東帽

本事

管甯字幼安。漢末，天下擾亂，甯隱遼東凡二十七年，名行高潔，常戴白帽，時人美之——初，遼東襄平侯公孫康死，二子晃淵皆幼。弟恭嗣職。至是，淵漸長，常有奪恭位之意。——甯見遼亂將作，浮海歸青州。魏文帝丕以「獨行君子」徵之，拜爲大中大夫，不受，丕卒。明帝叡嗣位，華歆爲太尉。歆與甯爲布衣交，願讓位於甯。不許。復徵甯爲光祿大夫，敕青州刺史給安車就道，吏從以禮發遣，又固辭不至。甯居遼東及青州時，皆坐臥一樓，足不履地。終身不肯仕魏。年八十四卒。

晉調

一二贊。

時間

第一場至第三場：魏文帝黃初六年乙巳之秋。

第四場及第五場：魏明帝太和元年丁未之夏。

地點

除第一場在遼東襄平，第四場在魏都洛陽宮外；其餘各場，均在青州。

人物

管甯
(老生，白滿鬚)字幼安。漢末處士。

老僕
(班底)管寧之僕。

使臣
(班底)魏國使臣。

華歆（淨・水粉面，淡白滿鬚）字子魚，魏太尉。

二差役
(班底)青州差役。

刺史
(老生，黑三鬚)魏青州刺史。

遊人
(班底)數人，均戴白帽。

第一場

黃初六年秋，襄平。管甯寓樓，中設書案，雅潔無塵。幕啓，管甯白帽葛衣上。稍後，老僕亦戴白帽陪上。

管甯

(唱搖板)黃巾倡亂刀兵動，大好山河戰鬪中。二十七年如一夢，三分鼎足王氣終。(坐白)自從黃巾亂後，中原鼎沸，避隱遼東。閒居海表二十七年，物換星移，魏蜀吳三分漢鼎。方期葛巾野服，長作化外之民。不想遼東故僕

公孫康死後，嗣子公孫淵年幼，軍政大事由故侯介弟公孫恭主持。最近公孫淵年事漸長，頗有爭奪權位之心。我看遼亂將作，君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免作書告辭遼東親友，浮海西歸青州。家院，磨墨伺候。

老僕

是，(進前磨墨鋪紙)

管甯
(提筆作書，唱正板)中原逐鹿羣雄闘，海外神山說遼東。故侯有子情性猛，樂園不久兆兵戈。自古道「知幾」稱神勇，君子也不居危邦中。我有心浮海歸故闈，菊花有約待秋風。雖然魏國非正統，箕山顯水例相同，孤死首邱符私願，危樓韜晦待命終。八行書信橫諫諷，(擱筆，轉搖板)願故人趨吉好遯凶。(遞信與老僕，白)將這封書信，送與常來這裏的幾位先生同觀。

老僕

遵命。(欲行)

管甯

轉來。(老僕復回)下樓告訴夫人公子，打點行李，我們即日就要浮海回轉青州。旁人若問歸期，不可告訴。速去

老僕

遵命。(下)

管寧（立，唱搖板）叔世功名風雲湧，天地雖大不相容。此心已逐白鷗縱，遼鶴歸去慨無窮。（幕下）

第二場

（幕外）一月後。青州城郊，使臣搖鞭上。

使臣（唱搖板）管寧先生有德行，九重丹詔訪逸民。（白）管寧先生浮海回國，朝廷訪求隱逸高士，徵召入朝，將予大用。前面已是青州城郭，待我馬上加鞭。

遊人數人均戴白帽，往來閒行。

使臣（唱）快馬加鞭往前進，（見遊人）（夾白）吓（唱）頭戴白帽爲何情？（白）列位請了！

人甲 請了！官長有何見教？

使臣 下官自入青州境界以來，但見父老子弟一個個頭戴白帽。想我們中原人的風俗，戴巾不戴帽；列位如此裝束，是

人乙 官長不能得知，這帽麼，原本不是中原的風俗。

使臣 既非中原風俗，奇裝打扮，地方官難道不加禁止！

人甲 只因管寧先生從遼東回國以來，無論寒暑，均戴此帽。我們青州百姓，仰慕管先生的高風亮節，聊爲倣倣，無非敬仰高賢而已！

使臣 但不知此帽何名？

衆人 遼東帽！

使臣 哟！原來叫遼東帽。有勞了。

衆人 請！（同下）

使臣 喔呀，且住！想不到青州百姓如此尊敬管寧先生，真乃大賢人也！（唱搖板）遼東白帽人人戴，管寧先生是賢才！

(下)

第三場

月夜。青州管寧寓樓，佈置略如在遼東時。窗櫺高敞，月下遙峯如畫。幕啓，老僕秉燭前導，管寧持疏表上。

(唱倒板)嘆芝蘭生空谷，幽香自娛。(上場唱迴龍腔)浮滄海歸桑梓，小隱蓬廬。(轉原板)邦無道甘與那左衽爲伍，懷寶玉遜草澤，韞橫藏珠。愧未能學巢山深山獨步，任虛名傳海內。馳譽皇都。九重詔來海濱逸徵赴，怎知我甘澹泊不樂大夫。上一道陳情表請憐迂腐，(坐，老僕置燭案上)管幼安守清廉不登仕途。(白)魏主派了使臣前來以「獨行君子」徵召，拜我爲大中大夫。想曹操父子乃漢朝罪人。我管寧豈是苟文若孔文舉之輩，懷貧遠邦，自取驕辱。待我粧作老病不堪模樣，繳還詔書便了。家院，有請魏國欽使。

老僕 (向內)有請欽使大人。

使臣上。

使臣 呀！先生。

管寧

(立)大人有王命在身，管寧年老病廢，未能下樓迎接，多有得罪！(禮，故作龍鍾態，仆於樓上，將帽跌落。使臣與老僕急扶起。)(示意老僕)快快將帽拾了起來！

老僕

遵命！(拾帽。管寧接過拂去灰塵，鄭重戴上。)

老僕 請大人恕管寧失儀！

使臣 (同坐)先生少禮，但不知何日啓程入都？

管寧

(立)大人有王命在身，管寧老病昏庸，步履維艱，返國以來，坐臥皆在此樓，未曾出大門一步。皇上謬採虛聲，草莽之臣，實在不敢奉詔。現有表文一道，(雙手交遞)有勞大人代爲呈遞。我主敬慕先生清名，優詔徵辟。萬望不學巢許夷齊之風：效法莘野涓涓故事，同佐聖朝。

使臣 大人吓！(唱原板，跟板，垛板)我不學巢許，不學夷齊；也不學伊呂，爲的是病廢，爲了唐碌，不堪作大夫。望

管寧

大人，代陳情，皇恩寬恕，草莽臣，全微惱。聖明君，大德比唐虞。（雙手再遞表文）

使臣
管寧
(接表)先生甘心隱逸，不樂仕進，下官只好回覆聖命了。

(立)望求大人在皇上面前，代陳下情，不勝感激。管寧有禮了！(禮，作勢欲仆，老僕急扶之。)

使臣
(立，還禮)先生放心，下官代為陳奏就是。告辭。(老僕同送下)

管寧

(禮)拜送大人。(回身)哈，哈，哈！(唱搖板)一表陳情辭魏主，甘隱煙波友樵漁。看東山明月照窗戶，浩節冰心在玉壺。(幕下)

第四場

(幕外)約一年半後，魏都洛陽宮之殿陛，華歆烏紗蟒玉執笏上。

華歆

(唱原板)幼安清名盈朝野，白帽風流萬口誇。當年曾共騎竹馬，浮雲萍梗各天涯。君王有道求儒雅，薦賢自代護烏紗。執笏撩袍跪闈下，(跪，轉搖板)臣願我主壽無遐。(白)臣華歆啓奏陛下：東海管寧與臣為布衣之交，志行高潔，敝屣軒冕。文皇帝昔日以「獨行君子」徵召，辭病不受。如今陛下詔求賢士，臣願以太尉之位，讓於管寧。臨闈惶恐，望求准奏。

幕內

華卿乃先朝元老，讓位之舉，應無庸議。管寧可拜為光祿大夫。敕青刺史用蒲輪安車，禮送洛陽。欽哉謝恩！
臣遵旨。(立，唱搖板)我主金殿旨傳下，青州再迎長者車。(下)

第五場

月餘後。同第三場景。青州刺史冠服上。二差役肩冠袍禮品隨後，老僕自下場門暗上。

刺史

(唱搖板)管寧先生性孤峻，樓居清靜避塵囂。善人本是邦家寶，青州百姓受薰陶。(白)管家過來！
老僕
叩見刺史。

刺史 醒了！先生可曾起來？

老僕 現在後樓靜坐。

刺史 煩勞通報，朝廷有詔書到了。

老僕 (向內)有請先生。

管寧上。

管寧 (詩)倦飛自美歸來鳥，堪笑悠悠出岫雲。(禮，白)不知賢使君駕到，管寧有失迎之罪，請坐。

刺史 壯敢。冒闖高齋，先生原諒。(同坐，二差役置冠袍禮品等於臺側，與老僕暗下)

管寧 賢使君光降蓬廬，不知有何見諭？

刺史 朝廷敬仰大名，下詔徵拜光祿大夫，敕沿途州郡安車蒲輪，禮送洛陽授職。下官特來奉迓。

管寧 一年半以前蒙先皇帝矜憐褒獎，收回優命。不知今日何以舊事重提？

刺史 此次薦舉先生，乃是華歆太尉。

管寧 賢使君知寧素志，諒不教追。

刺史 先生志行皎潔，下官焉敢敦勸。但恐太尉面前不好交代。

管寧

賢使君吓一(唱正板)賢使君請不必爲我煩惱。華子魚他是我總角之交。憶當年聘文場神龍誇耀，他爲頭我爲尾聲譽同襄。(轉三眼快板)曾記得種蘭蔬一同鋤草，鋤着了一餅金他拾起觀瞧；又記得同讀書門外喧鬧，華子魚觀顯宦棄書而逃；我看他好貨財醉心勢要，從此後割席坐分道揚鑣。黃巾亂避遼東偷聞海表，他那裏先事漢又事孫曹。我豈肯垂暮年束裝就道；我豈肯爲利祿魏闕折腰；歸故國隱危樓深慚衰老，綰素帽潔如雪自勦冰操。賢使君知我志衿憐病耄，就說是：「管幼安願樂顛瓢。」

(唱原板)管先生有盛德青州師表，賽兀龍百尺樓浩氣獨標。縱然是勵冰雪遼東白帽，聖明君不諒你也是徒勞。

(接唱)漢朝中也有那商山四皓，嚴子陵披羊裘願隱漁樵。賢使君請爲我婉陳懷抱，留一個草莽臣歌頌神堯。

刺史 管寧

刺史

(接唱)怕的是華太尉無法回報，管先生用何言答謝故交？

管寧

(接唱)我願學曳尾龜不入太廟，你爲我謝故人勉事聖朝！(白)子魚面前，賢使君不必憂慮。(取頭上白帽)請賢使君將管寧的白帽送與華太尉。他自然明白管寧心事。此外還有辭官表文一道，待管寧今晚修好，明日送過公衙。

刺史

煩勞代爲呈遞如何？

刺史

(接帽，同立)先生執意如此，下官焉敢強迫。告辭。(禮)

管寧

二差役暗上，仍肩冠袍禮品同刺史下。

管寧

(禮)拜送使君。(唱搖板)君子懷實爲憂道，不學華歆事偽朝。此一番再上陳情表，獨守一樓矢清操。(幕下)

出師表

本事

漢末，曹丕篡位。劉備仗劍西南，與北魏東吳，割鼎屹峙，以延正統。是爲蜀漢昭烈皇帝。備在位三年崩，遺詔命丞相諸葛亮輔後帝劉禪。

亮輔政後，約官職，修法制，集思廣益，厚撫蜀民。嘗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七擒七縱，以服南夷。亮以漢業未復，國賊未除；慮「漢威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於後帝建興五年六年前後上表，出師北伐，以恢復中原自任。惜六出祁山，厥功未成。勞瘁致疾，卒於軍中。亮伐魏諸役，平川漢劇均多有演述。此劇僅寫其前後二次上表出師，略見其壯烈情緒之一斑。不敢苟同也。

音調

除第三場爲二簧外；其餘各場，均爲西皮。

時間

第一場・蜀漢後帝建興四年丙午五月。

第二場至第四場・建興五年丁未三月至九月，

第五場至第九場・建興六年戊申之秋。

地點

第一場至第三場及第六場・蜀漢都城成都。

第四場第五場及第七場至第九場・漢中之陽平關。

人物

諸葛亮（老生，漆白滿鬚）字孔明。蜀漢丞相，武鄉侯領益州牧。從第七場起貶三等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馬謖（淨，黑白三塊瓦臉，額中有紅紋，黑滿鬚）字幼常。蜀漢丞相府參軍。

探子（班底）蜀漢的探子。

費緯（老生，黑三鬚）字文偉。蜀漢侍中。

譙周（丑，漆白滿鬚）蜀漢太史。

四內侍（班底）後帝的內侍。

後帝（小生）劉姓，名禪，蜀漢帝。

姚仙（老生，黑三鬚）蜀漢廣漢太守。諸葛亮屯漢中時，辟爲丞相府掾。

蔣琬（老生，黑三鬚）字公琰。蜀漢丞相府參軍。

魏延（淨，蠻紅三塊瓦臉，額中有紅紋，漆白滿鬚）字文長。蜀漢前將軍。

四龍套（班底）諸葛亮的衛士。

第一場

建興四年五月，成都丞相府花廳。案列書卷，壁懸琴劍，幽雅絕塵。幕啓，諸葛亮鵝絛綸巾，手持白羽扇上。

諸葛亮（引）佈公開誠，受遺命，誓效忠貞。（坐詩）三顧南陽感遇深，當年梁父託微吟。朝廷猶是偏安局，魑首中原淚滿襟。（白）先帝永安宮宴駕，受詔輔政。恐南蠻爲我後患，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七擒七縱，以服其心。南中雖然平定，惟漢業未復，耿耿此心，有負先帝託孤之重望耳！

馬謖（上）

馬謖（詩）計謀奇妙誇三略，兄弟齊名譽五常。（禮，白）馬謖參見丞相。

諸葛
幼常請坐。

馬謖 謝坐。（坐）丞相知魏國消息否？

諸葛 今日未到公堂批閱簿書，尙未得知。

馬謖 魏主曹丕已故，曹叡嗣立。以鍾繇爲太傅，華歆爲太尉，王朗爲司徒，曹真爲大將軍，曹休爲揚州都督，司馬懿

爲驃騎大將軍，鎮守雍涼等處。

諸葛 喔呀！曹叡孺子不足爲慮。司馬懿深有謀略，如今鎮守雍涼，日久必爲蜀中大患。待我明日早朝上本，領兵北伐。

馬謖 丞相平南方回，軍馬勞頓，只宜存恤，豈可遠征。馬謖有一妙計，可使司馬懿自死於曹叡之手。

諸葛 幼常有何妙計？

馬謖 曹氏宗族對司馬懿頗爲猜忌，丞相何不派人往洛陽鄴鄆等處，散佈流言，說道：「司馬懿欲擁立陳思王曹植，屯

兵雍涼，待機謀反。」曹叡知道，必殺此人無疑。

諸葛 此計甚好，幼常多派細作，照計而行。

馬謖 「立」告辭了！（唱搖板，本場爲西皮）昔日秦國行反間，李牧喪命在邯鄲。辭別了丞相出府院，管教他君臣同

相殘。（下）

諸葛 （立，唱）參軍有才稱妙算，不須兵將伐中原。但願能將仲達斬，養精蓄銳取長安。（幕下）

第二場

（幕外）次年三月。成都丞相府外。探子上。

探子 魏國將司馬懿召回洛陽，報與丞相知道。（下）

第三場

成都蜀漢宮中大殿，棟字古樸。旁設丞相座位。幕啓，費禕譙周鱗玉上。

費禕
(詩)忠貞常自期許，

譙周
(詩)天道未知如何！

同聲 請了一陛下登殿，兩旁侍候。(分下)

四內侍導後帝皇冠衣服上。費禕譙周分上行禮後，侍立。

後帝 (坐詩)半壁西南繼帝基，東吳北魏競雄雌。集思廣益人心服，丞相賢明是我師。(白)黃門官稟報，丞相有本

面奏。費禕，宣丞相上殿。

費禕 邈旨。(向內)陛下有旨，丞相上殿。

諸葛亮烏紗鱗玉執笏捧表上。

諸葛亮 (唱搖板，本場爲二簧)南蠻心服絕後患，誓滅漢賊定中原。(白)老臣有本啓奏，陛下萬歲！(禮，內侍接表)

後帝 丞相平身，賜坐。

諸葛亮 謝陛下。(坐)

後帝 (觀表)朝廷軍政端賴長才主持。一旦率師遠征，朝中無人，丞相何以教朕？

諸葛亮

先帝辛勞創業，不幸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憊。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勇之士，忘身於外；無非感念先帝知遇之恩，捨死忘生，報答陛下。(立)陛下千不念，萬不念，要念在先帝(唱頂板)創業未半，望陛下念先人締造艱難。光邁德明聖聰廣納忠諫，切不可自菲薄失義苟安。宮禁中與官府俱蒙聖眷，善與惡須一律賞罰必嚴。宮中事請委任董允掌管，費侍中郭侍郎同領職銜。向將軍曉兵律性行和善，領禁軍綰虎符士卒聯歡。陳尚書張長史端莊幹練，蔣參軍留相府典掌奏箋。親賢臣遠小人漢業燦爛；嬖倖進黨媚興嘆息靈桓。念老臣耕南陽不求聞顯，先帝爺屈大駕三顧茅廬。許馳驅慎頤沛受命危難，竭駘驚效愚忠二十一年。永安宮受遺詔夙夜憂思，渡瀘水入不毛七縱南蠻。南方定兵甲足三軍獎勵，應該要除國賊北伐中原，願我主諸善道質賢親

侯遠，願廷臣酌損益時進忠言。興漢室是老臣生平素願。（轉搖板）臨表文感恩遇涕淚不乾。

後帝（唱搖板）丞相南征涉艱險，奏凱歸來甫一年。北征未知何日返，恐勞神思朕不安。

諸葛老臣受先帝遺詔，夙夜不忘興復之舉。今南方已平，可無內顧之憂。不就此時討賊，更待何日！

諸葛臣啓奏陛下。北魏久佔天時，國甫再傳，旺氣正盛，未可圖謀。（回顧諸葛亮）丞相熟悉天下強弱大勢，何故強爲？

諸葛太史此言差矣！北魏乃漢室國仇，焉能聽其坐大。彼占天時，我有人和。況且天道變易無常，事在人爲，豈可拘泥。

費樟丞相出兵務要洞悉魏兵虛實，不可輕進。

諸葛此番出兵，先將人馬屯於漢中，觀察動靜，再定行止。文偉不必過慮。

後帝丞相既要北伐，朝中大事，尙望詳爲籌畫。

諸葛朝中之事，老臣表中已一一提及。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端正忠純，可總攝宮中之事。將軍向寵，性行淑鈞，可統率御林軍馬。餘如尚書陳震，丞相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等，皆端莊大節之臣。臣願陛下時時親近，察納雅言。漢室興隆不難計日而待！

後帝丞相所奏各事，朕當次第施行，後宮擺宴，與丞相餞行。（立）

諸葛（禮）謝陛下。（幕下）

第四場

（幕外）三個月後。陽平關附近。姚仲攀玉搖鞭上。

姚仲（唱搖板，以下均西皮）離了廣漢往陽平。

蔣琬攀玉搖鞭上。

蔣琬（唱）丞相營中走一程。

同聲請了。

蔣琬姚太守行色匆匆，意欲何往？

姚仲下官新蒙丞相青睞，辟爲府掾。特往陽平關赴任。蔣參軍，你呢？

蔣琬下官也奉了王命，前往丞相大營勞軍。

姚仲如此說來，正好同路。

蔣琬你我並轡而行。（同下）

第五場

次年秋。陽平關大營。中設公案，上置畫硯印綬令旗等。椅上蒙虎皮。幕啓，魏延、蔣琬、馬謖、姚仲，蟒玉上。

四人（分念詩）丞相北征樹義聲，屯兵養士鎮邊城。胸中奇計高孫武，豪傑願作入幕賓。（同白）丞相升帳，兩旁侍

候（分下）。

四龍套導諸葛亮烏紗蟒玉上。

諸葛亮（唱搖板）幕府多才軍容盛，帳下兒郎似虎賁。邁步且把大帳進，（坐）秋高馬肥好用兵。

魏延，蔣琬，馬謖，姚仲分上行禮。

四人參見丞相。

諸葛亮站在兩旁。

四人謝丞相。

諸葛亮自從屯兵漢中以來，彈指年餘，如今兵精糧足，衆位將軍有何高見？

蔣琬啓稟丞相。魏國去年六月改派司馬懿都督荆豫諸州軍事後，關中空虛。最近又派夏侯楙鎮守長安山隘，此人毫不

足道，正是經略中原的好機會。

諸葛

公琰之言，正合我意。待我即日點動人馬，取道祁山，北伐中原。

魏延

且慢！末將聞夏侯楙懦弱無謀，丞相假魏延精兵五千，直出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谷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山口，夏侯楙見我兵突然而來，必然驚疑不定，棄城而走。末將從東而進，直趨咸陽，丞相領大軍西出斜谷，東西會合約須二十餘日，此時亦可到達。如此，則咸陽以西可以一鼓而定矣！

諸葛

文長此計行險僥倖，倘若魏國於山僻小徑以兵截殺；不僅五千人受害；我軍亦大折銳氣，決不可用！

魏延

丞相若從祁山大路進兵，兩軍對敵，曠日持久，中原何日可得？

諸葛

我從隴右取平坦大道，依兵法而進，何愁不勝！文長聽令！（魏延拱立）率領本部人馬，作爲先鋒。（授與令

旗，唱快板）文長不必圖僥倖，恐妨中原有能人。隴右大路多平穩，派你領兵作先行。

魏延

得令！（唱搖板）辭別了丞相出大營。（回身，唱流水板）魏延低頭自沉吟：丞相作事太謹慎，說什麼「祁山大

道好出兵。」曠日持久難取勝，奇謀不用恨難平。將身且往後帳進，（轉搖板）點齊人馬賦北征。（下）

馬謖

丞相兵出隴右，必經天水南安安定三郡。諒此等去處有何名將。馬謖不才，願提一族之師，攻取三城，不勞丞相

大駕。

諸葛

兵凶戰危，不可輕視。幼常聽令！（馬謖拱立）率領精兵五千，攻打南安安定。我自領大兵，攻取天水。（授與

令旗，唱快板）兵凶戰危有古訓，幼常不可把敵輕。先取南安與安定，再到天水會大軍。

馬謖

得令！（接唱）丞相不必細叮嚀，馬謖胸中有甲兵。躬身施禮領將令，（禮，轉搖板）看賊兵好一似掌上之紋。

（下）

姚岱

丞相北征必須奇謀異能之士，廣漢人才頗多，姚岱意欲回鄉引薦，不知鈞意如何？

諸葛

古稱：「忠益莫大於進人！」如今天下未定，薦舉賢能，乃是當前急務。請速回廣漢，延攬豪傑佐王庭。（下）

姚岱

遵令，告辭。（禮，唱搖板）廣漢如今多才俊，延攬豪傑佐王庭。（下）

諸葛
公琰（蔣琬拱立）命你回轉成都，將出兵之事，奏聞陛下。

蔣琬
遵令。（禮，唱搖板）丞相出師軍容盛，回朝覆命奏紫宸。（下）

諸葛
衆將官，兵出祁山！

衆人
喚！（分下）

（立，唱搖板）大義討賊聲名正，軍陣嚴肅號令驚。但願重光炎漢鼎，恢復闢洛舊神京。（幕下）

第六場

（幕外）三月後。成都蜀漢宮中殿陛，費禕捧表上。

費禕
（唱流水板）馬謖無才違將令，街亭敗績退陽平，丞相引咎將罪請，自貶三等上表文。將身跌跪九龍庭。（跪，
內侍出場接表入，轉搖板）費禕有本奏我君。（白）臣啓奏陛下，丞相敗績街亭，退兵漢中。上表請自貶三等，
請旨定奪。

幕內
街亭喪師乃馬謖之過。勝敗兵家常事，丞相何出此言？
費禕
臣聞：「治國者必以奉法爲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丞相敗績，自請降貶，乃是潔身守法之意，望陛下從之。
幕內
既然如此，可貶丞相爲右將軍行丞相事，仍然總督各路軍馬。即派費卿捧詔前往漢中，慰勞丞相。（內侍捧詔出
授與費禕，復入。）

費禕
遵旨。（立，唱搖板）拜辭陛下出宮禁。漢中頒詔並勞軍。（下）

第七場

半月後。同第五場景。惟案側加設二椅。諸葛亮烏紗蟒玉上。

諸葛
(詩)馬謖無謀違將令，恨無先帝知人明！（坐）

龍套上。

(禮) 啓稟丞相，聖旨到！

卷之三

龍套 有詩。一旋暗下。

樂鼓聲。費祎擁詔上。諸葛亮拜受詔書，供於案上。

諸賓文偉遠來辛苦，請坐

費社 謂左相曰「同坐」

此段得亭控則一，獨開學圃，障竹子于重責，用加慰勞，惶惶之至。七
九月，真卿乃不日歸了。三天後，王昌

此不爲諱之過。西川人見有田在林徑旁，乃知其三事，謂其愚貧也。

費葬。皇土丘闕，承用所尋。魏國旌將，美推

一堅而出無功，才士未獲；得一姜雅，可望為賢。

費韓失言了！兩川降土田命。丞相何不更發精兵，再圖大事。

諸葛 文德天下一唱原板「師克在和不在衆，主帥無謀難進攻。」比後

用，前車顛覆後不當從。但求忠言時鍊風，督責吾過望諸公。

費樟
(唱搖板)丞相正直堪敬重，引咎自責長者風。

諸葛
自古「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文備回朝之後，望致意諸公，時時督責我的過失，庶幾不驕不惰，大功可成。

費梓丞相語重心長，當共勉之。一

諸葛
後帳備酒與文偉洗塵

費祥 遷命，卒隨。入墓下

第八場

(幕外)月餘後。陽平關附近，蔣琬搖鞭上。

蔣琬

東吳遣鄧陽太守周鲂詐降魏國。揚州都督曹休。陸遜設計，大敗魏兵於石亭。吳國派人前來告捷，報與丞相知道。

(下)

第九場

夜。同第五場景。公案側仍設二椅，案上燃巨燭。羅啓、諸葛亮鶴氅綸巾坐。稍後，四龍套暗上。

諸葛
亮
（提筆表，唱慢板）適纔蔣公琰到營稟報，東吳大破曹休。魏兵斬獲於西，又敗於東，兵法：「乘勞」而攻，機不可失。待我修表奏聞陛下，再出祁山便了。（唱慢板）先帝爺慮王業偏安蜀郡，與漢賊不兩立託孤老臣。明知道駙駕才臨弱判定；明知道不討伐王業亦傾；疲於西，敗於東，險已奔命。遵兵法：待勞逸再舉義旗。國家事有六不解（一鍾二六板）逐一申論：一不解守長策坐待河濱；高皇帝涉艱險危而後定，今陛下慚高帝臣慚良平。二不解小朝廷偏安自幸；聽孫權併江東鼎足三分。三不解分成敗評隨利鈍；曹操賊他也會死裏逃生。四不解論雌黃選將不慎；西操賊也有時昧於知人。五不解就逸豫將士老病；一年來死千百又喪趙雲。六不解休兵戎徒耗倉廩，西川地焉能保持久抗衡。臣不才只知道性命相殉，（轉搖板）成與敗非所料不計死生。（擗筆，封表，離座，白）表章修好。左右，請蔣參軍進帳。

龍套
(向內)請蔣參軍進帳。

蔣琬便裝上。

蔣琬
（唱搖板）握手吐哺忘食寢，丞相忠義世無倫。（白）參見丞相。（禮）
諸葛
亮
公琰請坐。

蔣琬
（同坐）丞相深夜尚不休息，宣蔣琬進帳，有何教諭？

公琰吓——（唱快板）魏兵新敗士卒困，以逸擊勞一北征。一封疏裏親繪數，有煩公琰遞表文。（取表給與蔣琬）

諸葛
蔣琬
（唱搖板）丞相妙算比孫臏，王師再出功必成。

諸葛
蔣琬
成敗利鈍安可逆料。我受先帝託孤重命，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諸葛
蔣琬
丞相忠貞報國，蔣琬幸得追随左右，敢不努力，共贊王業。

諸葛
蔣琬
（同立）誠能如此，漢室之幸也！（唱搖板）報國惟有心耿耿，成敗利鈍何須論。

諸葛
蔣琬
（唱）願步後塵同振奮。（幕下）

侍中血

本事

嵇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諸人稱「竹林七賢」。放浪形骸，不事修飾。嘗因事惡於司馬師，爲所殺。紹少知名，以康故擯棄。山濤言於晉武帝，辟爲祕書丞，歷官至侍中。

武帝卒。子孝惠皇帝昏愚。賈后亂政。宗室八王相戕。八王者：宣帝懿四子汝南王亮，九子趙王倫。武帝五子楚王璋，六子長沙王乂，十一子淮南王允，十六子成都王顥。宣帝弟安平獻王子孫河間王顒，及獻王攸（文帝昭子，出嗣爲景帝師後）子齊王冏是也。是時，賈后及亮、允、倫、乂均先後死。惟顥頒存。至是，宣帝弟泰之次子東海王越檄召四方兵，奉帝征顥。

嵇紹亦奉命至行在。秦準謂紹曰：「今生安危難測，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及安陽。顥遣石超拒戰，乘輿敗績於蕩陰。東海王越不顧帝，奔竄回鎮，百官侍御皆散。帝賴中三矢。紹朝服登輿，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左右欲浣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顥復迎帝入鄆。

晉書

西皮

時間

西晉孝惠皇帝永興元年甲子七月。

地點

除第一場在安陽外，第二場第三場均在蕩陰。

人物

四內侍（班底）孝惠帝的內侍。

孝惠帝（老生，黑三鬚）姓司馬名衷，字正度。晉帝。

四龍套（班底）東海王越的兵。

東海王越（淨，碎臉，白滿鬚）帝之族祖。

秦 準（丑，滌白短鬚）晉中書令。

嵇 紹（老生，黑滿鬚）字延祖。晉侍中。

四武士（班底）成都王穎的兵。

成都王穎（淨，水粉面，黑短鬚）皇太弟兼大將軍，帝之弟。

石 超（淨，碎臉，虬髯）成都王穎的大將。

第一場

永興元年七月。安陽晉行宮，似爲郡守官廨改建，湫隘不合體制。御座側設一椅。幕啓，四內侍導孝惠帝冕冠袞服上。

惠帝（引）禍亂相尋。何日裏，可息刀兵。（坐詩）肉骨紛紛痛自戕，連年禍亂起蕭牆。金戈鐵馬無休息，回首洛陽枉斷腸。（白）八王作亂，乘輿播遷。幸得東海王入朝護駕。朕觀此人也有跋扈之心，教朕好不憂悶。左右，侍候了。

衆人 嘘。

四龍套執轂導東海王越蓋鑲蟒玉佩劍上。

王越（唱搖板）好一個大膽司馬穎，專權誤國起異心。邁步且把行宮進。

惠帝（急離座，唱）孤王離位迎皇親。（白）皇叔祖請坐。

王越 謝陛下。（同坐）成都王穎擅廢皇后，太子，罪大惡極。老臣有心召集三公百僚，征討逆賊，聖寃如何？

惠帝 全憑皇叔祖主張。

王越 老臣要請陛下降詔，頒佈天下，明正司馬穎的大罪。

惠帝 皇叔祖之言有理。少時朕傳旨中書草詔，也就是了。

秦淮 冠服執笏上。

秦淮 〔詩〕苟活干戈際，何堪問死生！（白）臣秦淮見駕，（禮）陛下萬歲！（又向東海王越禮）大王千歲！

王越 罷了！秦大人上殿，有何本章？

秦淮 侍中嵇紹奉命來到行在，無旨不敢上殿。

惠帝

皇叔祖代朕傳旨。

王越

（立）嵇紹上殿。（坐）

嵇紹 冠服執笏上。

嵇紹 〔唱流水板〕七國造反駭聞聽，八王相殘古未聞。汝南王專權送性命。楚王擅殺繼受刑。趙王弑后專朝政，淮南

王無謀反喪生。建始篡位奪璽印，我主被囚金墉城。齊王起兵三王應，篡賊賜死，我主金殿再爲君。長沙王殺了齊王問，危城糧盡，他又被張方擒。河間王爲太宰自領雍州郡。成都王稱太弟，他廢了皇后，又廢儲君。骨肉殘殺傷亡盡，先帝子孫無多人。乘輿播遷如萍梗，最可嘆洛陽銅駝埋荆棘！此一番奉詔把君觀，明知道隻手難扶大廈傾。擣袍端帶把殿進，（跪，轉搖板）嵩呼「萬歲」拜龍庭。

惠帝 平身。

嵇紹 〔唱搖板〕叩罷了頭謝聖恩。（立）

王越 唔！

嵇紹 〔背身，唱快板〕那一旁坐定弄權人。明知老賊不臣順，他與八王一樣心。已將生死置不問，要捋虎鬚批龍鱗。

品級臺前身站定，看他把我怎樣行！

王越（立，背身唱搖板）嵇紹目中太無人，胆敢藐視社稷臣。怒氣不息離宮庭。

惠帝（立，唱）皇叔祖爲何怒生嗔？

王越 哼！（怒同四龍套坐下）

惠帝（坐）東海王一怒出宮，不知何事？

嵇紹 陛下，我朝宗室倡亂，骨肉殘殺，瓦古以來，絕無僅有。臣以爲皆是朝廷法度寬大之過。望陛下以後整飭紀綱，厲行賞罰。亂臣賊子自然知所儆戒矣！

惠帝 嘘！（唱搖板）權臣早竄太阿柄，沉疴難用藥石診。（立）悶悶厭厭後宮進。

嵇紹 拜送陛下！

秦準 惠帝 嘘！（唱）吾命不知在何辰！（同四內侍下）

嵇紹 秦準 猗大人你有好馬沒有？

嵇紹 猗紹 要牠何用？

秦準 大局難料，吾輩生死不測。有了好馬，可以設法逃命。

嵇紹 秦大人吓！（唱二六板）爲人臣屬衛是本分。自古道：「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七尺託孤百里命，大節不奪共死生。我縱有良馬也不逃奔，嵇紹豈是貪生怕死的人！

嵇紹 秦準 猗大人一片忠心，下官佩服佩服。請。（禮）

嵇紹 （禮）請。（唱搖板）七尺軀許國家誓矢忠誠。

嵇紹 （唱）怕的是嵇大人孤掌難鳴。

嵇紹 （唱）大丈夫何須計成敗利鈍。

嵇紹 秦準 猗大人，徒死無益呀！

嵇紹 秦準 （唱）縱然是「死無益」，我的浩氣長存！（幕下）

第二場

(幕外) 數日後。蕩陰。成都王顥大營。四武士導顥及石超盞鑑玉佩劍上。

王顥 (詩) 帝王本無種。

石超 (詩) 男兒當自強。

王顥 東海王領兵前來，石將軍有何妙計？

石超 兵來將擋，大王何懼之有！

王顥 衆將官，迎敵者！

衆人 嘘。(同下)

第三場

蕩陰郊野，後面爲叢樹。幕啓，四龍套導東海王越，四武士導成都王顥及石超，均盞鑑各持兵器上。

王越 司馬顥，你擅行廢立，今日大軍到此，還不馬前悔罪！

王顥 晉室天下乃是世祖武皇帝所有，干你甚事？

王越 一派胡言，殺！

王顥 級！

兩軍會戰。四龍套東海王越敗下。石超追下。

王顥 衆將官，追！(同下)

四內侍御輦，孝惠帝坐輦上。嵇紹秦準朝服束帶佩劍擁輦上。

惠帝 (唱原板) 嘆孤王如奕棋隨人擺弄，

嵇紹 (接唱)萬乘君作孤注親決雌雄。

秦準 (接唱)又聽得喊殺聲戰鼓動。(幕內鼓聲，喊殺聲)

嵇紹 (轉搖板)羽林軍催車輦快避賊鋒。(同下)

東海王越領四龍套上。

王越 石超驍勇非常，我軍大敗。不如撤兵回國，保全實力。衆將官，東海去者！

衆人 嘘！(同下)

鼓聲。嵇紹秦準左右分上。

嵇紹 (唱搖板)旌旗暗戰鼓喧天搖地動，問大人可曾見鑾輿行蹤？

秦準 下官也是適纔在亂軍之中衝散了。

嵇紹 (唱)莫不是東海王大軍護送？

秦準 不是的。東海王已經逃回本國去了！

嵇紹 (唱)棄君上逃性命於理不通。

秦準 他自個的實力也要緊呀！

嵇紹 (唱)莫不是陷虎狼被賊算弄？

秦準 賊兵尙未收隊，陛下定未陷敵。

嵇紹 (唱)亂軍中無紀律誤害真龍！

秦準 他們都視陛下爲奇貨可居，嵇大人放心，決不會加害的。

嵇紹 (唱)拾頭望天無路地下無孔，

秦準 是呀，難道陛下上天入地不成！

嵇紹 (唱)秦大人用何策開我愚蒙？

秦準 方法倒有，嵇大人不肯採納，也是枉然！

嵇紹 秦大人有何妙計？

秦準 下官還是老法子，快馬加鞭，逃走了罷！

嵇紹 嘘！（唱）食君祿不報國枉爲櫟棟，

幕內鼓聲。

秦準 追兵將近，嵇大人你不肯走，下官性命要緊。請了！請了！（急下）

嵇紹 呀！（唱）似這等忘恩義天地不容！國家有此等人焉不斷送。闖龍潭，入虎穴，我要生死追從！（下）

鼓聲。二內侍推輦，孝惠帝皇冠及頰上共中三矢，血流滿面，僵倚輦上。四武士追上。二內侍拔刀相持，繩錫而走。嵇紹卸冠加水髮仗劍復上。

嵇紹 （唱倒板）尋不着我主爺撫膺大慟。（上場唱搖板）猛抬頭但只見被賊圍攻。嵇延祖仗寶劍捨生奮勇。（仗劍衝

殺，四武士敗下）怨爲臣救駕遲萬死難容！（白）爲臣救駕來遲，陛下受驚了！

惠帝 稽待中，如今百官侍御盡皆逃散，大事已去。你也逃命去罷！

嵇紹 陛下呀！（唱快板）陛下不必心驚恐，一人捨死萬夫雄。

惠帝 （接唱）四圍賊兵如潮湧，誓死今日同命終！（幕內鼓聲）吓！（轉搖板）戰鼓鼙鼙天地動，

嵇紹 （唱）爲臣斷後禦敵鋒。

四武士石超持兵器上。

石超 昏君快快下輦受縛，饒你不死！

嵇紹 （嗔目怒視）賊臣目無法紀，陛下在此，誰敢胡爲！

石超 衆將官，殺！

二內侍推惠帝輦同嵇紹敗下。石超領四武士追下。鼓聲。嵇紹扶孝惠帝至臺中。君臣以背相倚，仗劍作擡箭式。四

武士隱叢樹間亂箭齊發。（最好每唱完一句，即各射一箭。）

惠帝（唱搖板）成都王他不念手足情重，

（唱）他不該領人馬冒犯九重。

惠帝（唱）東海王與百官怕死無用，

（唱）全不想君有難臣要盡忠。

惠帝（唱）侍中保孤王捨身奮勇，

（唱）但願得出重圍振頓軍容。

惠帝（唱）耳邊廂又聽得戰鼓催動，

鼓聲。嵇紹額間中了一箭。

嵇紹哎呀！（唱）咬牙顰拔箭鏃痛澈心胸。（用力拔箭，血流滿面，僵臥。）

惠帝（急扶嵇紹，龍袍爲血所染，血痕斑斑。）侍中醒來！

嵇紹（唱倒板）昏沉沉，只覺得天搖地動。

惠帝（扶起嵇紹）侍中醒來！

嵇紹陛下，折殺嵇紹了！（欲勉強爲禮，惠帝急扶之。）（唱二六板）怨爲臣難保駕萬死難容！只說是圓洛陽再練兵

勇，誅亂臣讎賞罰力矯頽風。遭不幸中亂箭難以奮勇，再不能提長劍陷陣衝鋒！（夾白）也罷！（唱搖板）悲切切向我主嵩呼拜頌，（禮）念爲臣受重傷不能追從！一霎時目昏花鮮血奔湧，（僵臥）

（屈一足跪哭）（唱）可憐你捨性命爲國盡忠！（哭頭）侍中吓！（立唱）又聽得戰鼓響聲如潮湧。

惠帝鼓聲。成都王顥，石超，四武士露刃上。

惠帝吓！（唱）仇人相見眼更紅！朕今日似墮入了甕，生殺任人，朕不皺眉峯！

王顥陛下受驚了！

惠帝朕既被擒，性命皆在皇太弟之手，何必多言！

王穎

臣弟不敢一左右，取龍袍來，爲陛下更衣，以便流洗。（武士捧袍進）

惠帝

慢來！龍袍上面灑的乃是翁侍中的熱血，朕要留下作爲紀念，不洗也罷——（以披袍身上）

王穎

蕩陰地方卑小，不堪駐蹕。臣弟欲迎大駕入鄴郡暫住，不知聖意如何？

惠弟

全憑皇太弟！

王穎

衆將官，兵發鄴郡！

衆人

噓！（幕下）

渡江楫

本事

祖逖字士雅，少有大志。與劉琨初爲司州主簿，時天下亂，逖與琨同寢。中夜聞雞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拔劍起舞。

未久，西晉孝懷皇帝爲匈奴種人漢主劉聰所執，海內大亂，獨江東稍安。時琅琊王睿以安東將軍開府揚州。中國士民避亂者多歸之。孝愍皇帝立，又遙授睿爲左丞相，逖渡江，睿以爲軍諮祭酒。因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釁，流毒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逖輩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仗鎧，使自召募。

時劉琨爲并州刺史。嘗謂人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胡，常恐祖生先我着鞭！」是時亦在江左，聞逖將北伐，勸其結納幽州牧段匹磾爲援，同圖恢復。逖以段匹磾爲鮮卑種人，告琨不可深信。琨漫應之。逖遂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適劉琨爲段匹磾所害。逖大忿，欲移兵幽州。段匹磾懼，奔降後趙王石勒。逖復督師進討，大破石勒，收河南地，進屯雍丘，威鎮中原。時東晉中宗元皇帝（即睿）大興三年七月也。

朝廷以逖有收河南地功，詔加號鎮西將軍，逖旋入觀，陳說恢復大計。惜中宗無遠略，不聽。逖仍返雍丘，齋志以歿。豫州士女若喪父母。弟約不能統其衆，退屯壽春。東晉遂失恢復機會矣！」

除第一場爲二簧外，其餘各場均爲西皮。

時間

第一場及第二場：西晉惠惠帝永興元年甲子夏至八月。

第三場至第五場：西晉孝愍皇帝建興元年癸酉春。

第六場至第八場：東晉中宗元皇帝大興三年庚辰五月至八月。

地點

第一場：司州。

第二場：鄴。

第三場至第五場及第八場第九場：建康。

第六場：淮陰。

第七場：雍丘。

人物

祖逖（老生，第一場黑三鬚，第三場起黑滿鬚。）字士雅。初爲司州主簿。歷官軍諮祭酒，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號鎮西將軍。

劉琨（武生，黑滿鬚。）字越石。初爲司州主簿。永嘉中出爲并州刺史，又加封廣武侯。

四紅套（班底）瑤琨王的衛士。（第八場改爲內侍服色。）

瑤琨王睿（小生）姓司馬，字景文。宣帝懿會孫觀之子。孝惠帝時爲左將軍。孝懷帝封安東將軍都督揚州。孝愍帝遙授爲左丞相。後爲東晉中宗元皇帝。

四綠套（班底）劉琨的衛士。

四白套（班底）祖逖的衛士。

四武士
（班底）祖逖的部將。

祖約
（武生）祖逖之弟。

四黑套
（班底）後趙的兵。

段匹磾
（淨，碎臉，虬髯）鮮卑種人。晉幽州牧。叛降後趙。

石勒
（淨，土紅三塊瓦臉，黑滿鬚。）後趙王。

探子
（班底）祖逖的探子。

第一場

永興元年夏夜。司州衙署內寢室。後面有一排長窗，明月如畫，樹影扶疏。窗側置一胡床，旁有案，上置書卷燭臺，紅燭半燃。壁懸二劍。幕內敲過三鼓。幕啓，祖逖劉琨戎裝同臥床上。

祖逖
（披衣起坐）嘆！八王作亂，歲歲干戈，銅駝荆棘，天子蒙塵。眼着戎狄就要乘機爲禍。男兒身當亂世，不能報亂反正，好不愁悶人也。（唱正板，本場皆二簧）宗室爭權醞釀亂，骨肉殘殺年復年。嘆人民無辜遭塗炭，愧未能靖河洛馳騁中原。凌雲有志難施展，憂國家輾轉不成眠。我好比蛟龍未遂風雲願，遍施霖雨那倒懸。看月光如水照窗檻，搔首茫茫欲問天。思來想去難合眼，（轉原板）問何日置身青雲端。

（在胡床上翻身）唔！

劉琨
司州同僚，除了劉越石毫無可與告語之人。天地雖大，何人才寥落也！（唱原板）州郡幕僚無遠見，惟有越石

是奇男。蝸角功名堪戀棧，天地雖入嘆「才難」！（幕內打四鼓）亂譟樓敲打四更轉，月移化影過窗前。立，推窗外望碧空無雲銀河淡，（遠處鷄鳴）四野鷄鳴欲曙天。

野外鷄聲喔喔。

劉琨
（再翻身）唔！

祖逖
劉琨
(推醒劉琨) 越石醒來！你聽四野鷄鳴，此非惡聲也！

祖逖
劉琨
(衣衣下床) 士雅說得有理，鷄聲喔喔，大可幫助吾人猛省！

祖逖
劉琨
越石，你看月斜參橫；你聽曉角鷄聲，有如此悲壯的景色，你我何不拔劍共舞，發洩胸中磊落不平之氣，好呀！(唱原板) 嘉世才不遇時無人青眼，(同解衣拔劍)

二人對舞並唱。

祖逖
(接唱) 似寶劍埋塵土珠沉深淵。

劉琨
(接唱) 伴鷄聲和殘月虹飛電閃，

祖逖
(接唱) 吐一口不平氣白眼青天。

劉琨
(轉搖板) 學當年鴻門舞婆娑影亂，

二人急舞，幕內伴以悲壯之鼓聲。

祖逖
(舞畢同鄉劍長笑) 哈，哈。(唱) 仗長劍斬鯨鯢同挽狂瀾。

劉琨
士雅，如今天下皇皇，正我輩男兒奮志之時。此間盡是碌碌庸才，不足與謀。不如去休！
祖逖
越石此言正合我意。等待五鼓天明，去到公衙辭別郡守便了。(幕下)

第二場

(幕外) 是年八月，鄴郡。鄉鄰王睿官邸。四紅套導睿上。

王睿
(詩) 自古覆巢無完卵，不如避禍走鄉鄰。
(白) 憤恨成都王類無故殺了我的叔父東安王毓。久居中原必有殺身之禍。衆將官鄉鄰去者一

衆人
嘵一(同下)

第三場

八年後，春天。建康左丞相府大堂。堂側懸雲板。幕啓，祖逖冠服上。

祖逖

(唱散板) (以下均西皮) 孝惠帝餅中毒被賊害，孝懷帝青衣執壺捧酒杯。莽中原已成了羯胡世界。剩一角江東地歌舞春臺。(白) 羯胡擾亂中原，可憐孝懷皇帝青衣行酒，受辱犬羊。秦王雖然長安卽位，怎奈逼近敵人，兵力微弱，也不過苟延宗社而已。江左地方富庶，兵糧充足，頗可作爲。可嘆一般過江名士，自命風雅，偷安苟活，毫無進取之心。我今日來見大王，陳說利害，請他命將出師，以昭大義。待我敲動雲板便了。(唱散板) 嘆名士多如鷺風流文采，只知道談風月放浪形骸。走上前敲雲板鞠躬以待。(進前擊雲板三聲)

四紅套導耶哥王睿上。

王睿

(唱) 祖將軍因何故拱立臺階？(坐)

祖逖

(禮) 參見大王。

王睿

將軍少禮，敲擊雲板，不知有何要事？

祖逖

大王。我朝連年禍亂，中原鼎沸。推究禍源，既非主上無道；亦非百姓怨叛；由於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我狄乘釁，流毒中土。孝懷皇帝陛下青衣行酒，受辱虜廷。中州人民飽經戈馬蹂躪。遺民故老常懷忿激。大王如能命將北伐，義旗所指，郡國豪傑必然望風響應。未知大王意下如何？

江左將才缺乏，還須從長計議。

王睿

祖逖不敏，願率一旅之師，效命疆場！

王睿

將軍雖然奮勇，無奈江左兵微將寡，不堪調遣。

王睿

大王呀！(唱快板) 大王聲譽齊元愷，匡時端賴出羣才。但求檄文相委派，單人匹馬渡江淮。將軍既然執意要去，孤封你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你千人糧餉，白布三千匹，鎗甲兵器自行召募。刻日渡江籌

備，不得違誤！（取令旗授祖逖）

祖逖

得令！（背身唱二六板）接過了大令心中感慨。豪氣如雲貫胸懷。大王他是皇家一脈派，新授了左丞相位列在三臺。江左年豐民安泰，幕府翩翩盡英才。王室如燭他不把國家愛，擁兵自衛大不該！過江名士嘲自鄙，只知道談風弄月酌金罍。俺祖逖請纓不給仗鎧，虛銜遙授刺史階。怎知俺視敵如癩疥，危難中方顯奇才。（回身）進前躬身忙下拜。（禮，轉快板）祖逖卽日渡長淮。一不需武庫籌器械；二不須虎貔勇士偕，報國何必變成敗，精誠所至金石開。待他日河朔飛紫蓋，再迎大王洛陽來。辭別了大駕出府外，（轉搖板）羯胡雖衆我何懼哉！（下）

（立，唱搖板）祖士雅真算得言辭慷慨，一個人焉能無算路草萊。孤但求小朝廷偏安自在，保實力，觀成敗，無禍無災！（幕下）

第四場

（幕外）次日。建康城外，四綠套捧酒具導劉琨蟒玉搖鞭上。

劉琨

（唱搖板）但願得梟逆胡枕戈待旦，無一時忘却了還我河山。祖士雅有奇才經綸未展，怕的是被他人先我着鞭！（白）自從永嘉中出鎮并州以來，每日枕戈待旦，志梟逆胡。聞得江東年豐民強。人才出衆，有心請大王出兵北伐，收復中原。來此不覺一月有餘，大王毫無出兵之意。適纔聞聽人言，大王加封祖士雅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卽日渡江北上。我不免趕到江邊前去餞別便了。（唱）催馬加鞭江畔往，餞別故人酒一觴。（同）

第五場

同日。建康城外大江之濱。一面隱見建康城堞，餘二面均爲江水。近岸泊一船。稍遠又露帆檣十數，幕啓，四白套執槳立船頭。四武士佩刀，祖約蓋鎧佩劍，祖逖戎裝披大鎧佩劍同上。

祖逖

（唱倒板）春三月江南鶯飛草長。（上場唱原板）佳山水盤龍虎圍繞建康。衆名士抒雅懷風流倜儻，揮一把新亭淚

無補救亡。看春水鴨頭綠一箇新漲；聽怒濤如有恨亂打城牆；說什麼江河異（轉快板）風景無恙，焉能够學楚囚涕淚汪汪。此一番與諸公揮戈北向，滅匈奴迎梓宮報效君王。又見得衆兒郎卸帆露槳。（轉搖板）好趁着一帆風吹過長江。（下馬）

四綠套捧酒具，劉琨搖鞭上

卷五

(唱搖板)故人壯志凌雲上，一樽濁酒餞河梁。(下馬，白)士雅此番請纓渡江，經略中原，小弟不勝敬佩。略備濁

莊子 大王不削魏兵，虛徵委派，慊慊之至

劉琨 看酒侍候。(總至甚酒)

社紹
多謝趙石。(與酒於地, 級至接盃。)

鑑瑞士雅曰：「前兵微將寡，恢復大計，不知可得而圖否？」

小弟擬暫時屯兵淮陰，招募豪傑，訓練人馬，等待兵精糧足，再圖進取。

因州牧自已私属，屬上，故有忌憚之性。小弟有心身俱無事，共圖恢復。不知兄所慮丁亥存

「我真想和你一起出去，可是我不能！」她不以誠心待我，我不能和她一起出去。

鑑理
小史卷之二

卷之三

鑑玉
十三直
小學
七要
印光
十書
卷四
三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

同登舟。祖送立船，取漿擊舟。

祖逖
衆人
我們要收復失地，再過長江。

祖逖

哈，哈。（唱搖板）自古忠臣出板蕩，一人捨死萬莫當。叫三軍掛帆忙舉槳，（衆人執槳分立船側）不復中原不渡

江一（幕下）

第六場

（幕外）四年後之五月。祖逖淮陰大營，祖約盜鎧起霸上。

祖約
唯一（詩）憶昔當年賦北征，中流擊楫氣縱橫。男兒壯志凌霄漢，掃滅五胡定太平。（白）兄長出兵北伐，帳前待候。（下）

四白套，四武士導祖逖盜鎧玉佩劍上。祖約暗上。

祖逖
(唱搖板)但願蒼天從人願，掃滅五胡一統中原，(坐，白)祖約，人馬可齊？

祖約
人馬齊備，專候兄長傳令！

祖逖
兵發青州！

祖約
衆將官，兵發青州！

衆人
噦！（各上馬，競場。）

探子上。

祖逖
人馬爲何不行？

衆人
探馬當道，

祖逖
列隊。

探子
(禮)稟元帥！幽州牧段匹磾殺了并州刺史劉琨，將幽并二州版圖獻與後趙王石勒去了！

祖約 再探一（探子下）

祖逖 嘴一劉越石不聽我言，果爲段匹磾所害。此仇不可不報，衆將官，兵伐後趙去者！
衆人 嘴一（同下）

第七場

兩月後。雍丘之戰場。四武士，祖約，祖逖，蓋鑑各持刀鎗上。

祖逖 （唱快板）要與越石報仇恨，只殺得胡兒胆一驚，催馬加鞭戰場進，要把石勒一鼓擒。

鼓聲。四黑套，段匹磾，石勒，蓋鑑各持刀槍上。

石勒 祖將軍，你苦苦追趕孤王，所爲何來？

祖逖 石勒，你要本帥退兵，第一，要將段匹磾首獻上；第二，要你國君臣馬前歸降。

石勒 一派胡言，殺！

祖逖 殺！

兩軍開打，同下。少時，石勒率衆上。

石勒 祖逖十分饒勇，難以抵擋。衆將官，將人馬退回河北地界。

衆人 嘴一（同下）

祖逖率衆上。

祖逖 窮寇勿追！衆將官，我軍就在雍丘住來。休兵三日，班師回朝！

衆人 嘴一（幕下）

第八場

(幕外)九月。建康金殿。四內侍導中宗上。(卽鄭玗王睿)

中宗 (唱搖板)祖將軍收河南威鎮華夏,(坐)

祖逖鱗玉上。

祖逖 (唱)上金殿見君王再請北伐。(白)臣祖逖見駕，陛下萬歲！

中宗 將軍平身。

祖逖 謝陛下，

中宗 將軍大破石勒，收復河南，威震中原，此乃莫大之功。朕加封爲鎮西將軍，(內侍授與印綬)回鎮雍丘去罷！

祖逖 (禮)陛下，如今後趙新敗，羯胡喪胆，望朝廷速降明詔，大舉北伐。祖逖不才，願作前鋒。

中宗 王驃騎將軍謂江左粗安，不宜妄動，將軍下殿去罷！

祖逖 懷愍二帝大仇未報，關洛尙未收復，望陛下降詔北征，不要失卻機會。

中宗 容朕思之！(拂袖與四內侍下)

祖逖 嘟！(唱搖板)看起來我主爺要偏安江左，全不想收關洛一統山河！(下)

第九場

數日後，同第五場景，四武士持槧，四白套，祖約戎裝佩劍。祖逖龍靠大鑿搖鞭上。

祖逖 (唱原板)憶當年與越石籌畫掌領，聞鶯聲拔劍舞投筆請纓。劉越石遭不幸中道喪命，領孤軍收河南威震虜廷。回朝來蒙我主優詔慰問，賜印綬加封爲鎮西將軍。最可嘆小朝廷偏安自幸，我主爺無遠略不肯北征。離雕鞍(下馬)

上戰船(上船)舉目觀瞬，(轉搖板)想起了當年事觸景傷心！(白)衆將官，想從前建興元年本帥渡江之時，說過幾句言語，不知你們可曾記得？

衆人 元帥言道：我們不收復中原，誓不渡江！

祖逖如今呢？

祖約

兄長大破石勒，威震河朔。只要萬衆一心，爭取最後勝利，何愁不能收復失地！

祖逖

好呀！（唱流水板）站立在船頭把話論，大小三軍聽分明：當年奉命賦北征，招兵買馬淮陰城。馳驅中原，大大小小交鋒數百陣，纔能够收復河南版圖歸朝廷。此一番督師守邊郡，恢復壯志時時刻刻記在心。勵勤農桑愛百姓。撫納降附懷遠人。糧餉充足，三軍纔用命；自古道：「攻心勝攻城」。萬衆一心同振奮，何難光復舊神京。叫三軍催舟江北進，（執槳繞場）

衆人

瞧，（鼓掌同下）

祖逖

（唱搖板）祝日歸來同唱凱歌聲——（幕下）

常山舌

本事

唐玄宗晚年沈湎酒色，朝政紊亂。天寶十四年十一月羯祿人安祿山反於范陽。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河北二十四郡望風瓦解。

常山太守顏杲卿謀起兵討賊。祿山時已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返至中途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着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

杲卿從弟平原太守顏真卿已先起義，遣人潛告杲卿欲運兵斷祿山後路。杲卿遂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至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十七郡皆響應。附祿山者，僅范陽、鄼、龍、密、雲、漁陽汲、鄆六郡而已。杲卿又密招漁陽守將賈循。循猶豫未決。會別將牛潤客出首。祿山怒召循，殺之。

次年正月，祿山僭號大燕皇帝，命史思明、蔡希德攻常山。時杲卿起兵踰八日，守備未完。凡六日，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爲反也！牒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斷其舌，并廢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剗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絕口。

除第七場爲二簧外；其餘各場均爲西皮。

音調

時間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乙未十二月至次年丙申正月。

常山舌

地點

除第一場在襄城，第七場在洛陽外，其餘各場均在常山。

人物

安祿山（淨，碎面，虬髯）羯種人。唐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左僕射。又封爵東平郡王。天寶十五年正月僭號大燕皇帝。

四紅套（班底）安祿山的衛士。

顏杲卿

（老生，潔白滿鬚）字昕。唐常山郡太守。衛尉。

袁履謙（老生，黑三鬚）唐常山郡長史。

四白套

（班底）顏杲卿的衛士。

崔安石

（班底）顏杲卿的部將。

八胡兵

（淨，碎面，黑滿鬚）蕃將。

史思明

（淨，碎面，黑短鬚）蕃將。

蔡希德

（淨，碎面，黑短鬚）蕃將。

第一場

天寶十四年十二月，襄城縣署大堂。幕啓，安祿山鱗玉上。

祿山

（引）將勇兵強，無人抗，望風歸降。（坐詩）猛將強兵起范陽，勢如破竹誰敢當！帝王自古本無種，要奪唐朝鉅家邦。（白）范陽兵以來，河北二十四郡望風歸順，不到兩月，攻破洛陽。只有平原郡太守顏真卿與我作對。料他一介書生，難成大事。常山郡太守顏杲卿是他的堂兄，此人頗得民望。特畊大兵親到襄城，看他如何應付。

四紅套上。

紅套 常山太守顏果卿，長史袁履謙到。

祿山 他二人倒識時務。有請。

紅套 （向內）有請。

顏果卿袁履謙冠帶上。

果卿 （詩）強兵壓境難相抗，

履謙 （詩）聯袂邊城暫投降。

果卿 （禮）參見大帥。

履謙 （同坐）謝大帥。

祿山 二位先生請坐。

果卿 袁先生翩然來歸，可稱豪傑之士。

果卿 迎接來遲，望求恕罪。

祿山 （顧左右）來呀！（二人露驚態）取衣冠爲兩位先生更換。
二紅套取紫色蟒袍金帶衣果卿。另一紅套取藍色蟒玉衣履謙。

果卿 （禮）多謝大帥。（坐）
祿山 我有心借重顏先生再回常山，只是一件——

果卿 大帥莫非見疑？

果卿 覆謙 （禮）多謝大帥。（坐）

令弟顏真卿已在平原起兵，不得不疑人

下官願送家眷到洛陽作質

禱告。顏先生爽快得很！——位先生聽令。（二人拱立）顏先生復請常山。袁先生作爲副使。（授某職令狀）

得令一告歸。

祿山爲何去心太急？

果卿防守城池，責任重大，不得不急一

恕不遠送了。

呆卿（唱搖板，以下皆西皮）辭別了大帥出寶帳，（二人同行禮）

履谦
(唱)同回常山保舊疆。(同呆卿下)

（立，唱）吳卿先生智謀廣，（夾白）哈，哈，哈。（唱）得了常山又得棟樑。（幕下）

第二場

(幕外)數日後。常山郊外。四白套前導。顏果卿冥覆謙自冀城返郡。同搖鞭上。

果卿（唱搖板）離了梁城回常山。

（唱）披星戴月出龍潭。

果卿（唱）勒了絲韁用目看，

覆謙
(唱)常山城郭在眼前

呆卿
履謙。如今常山在望，（指衣）你知道我穿這件衣服的用意否？

耳目甚衆，太守不必明言。我們回郡後暗中佈置便了。

呆卿 好呀！（唱搖板）履謙忠義有肝膽，

覆謙（唱）暗中佈置保常山。（同下）

第三場

數日後。常山郡署大堂，案上設文具。幕啓，四白套導顏果卿太守冠服上。

果卿（唱慢板）漁陽鼙鼓天地動，二十四郡倒戈相從。封常清東京募兵勇，武牢關敗績陷了洛中。高仙芝擁兵不肯動，大河南北盡耀兵戎。朝廷養士（轉快板）有何用！只有那洛陽城中，李愬盧奕蔣清盡了忠。真卿賢弟有智勇，獨舉義旗抗敵鋒。薊城歸來誓大衆，聚甲積糧修城墉。一心報國不驚恐。（坐轉搖板）準備完成再進攻。

袁覆謙我服上。

覆謙（唱搖板）平原郡遣人把書送，見了太守說從容。（白）參見太守。

果卿
覆謙請坐。

果卿

覆謙（坐）平原郡遣人前來下書，太守請看。

果卿

（折信）待我觀看。（閱）哈，哈。真卿賢弟要想起兵遞斷祿山後路。我們趁勢傳檄河北，安賊首尾受敵，大功必成。

覆謙

漁陽守將賈循素有忠義之心。太守如果遣人下書，說以利害，賈循必然反正。

果卿

漁陽是安賊老巢，覆謙此言正合我意。待我即刻草檄，修書，便了。（至案前入座。唱原板）韻果卿傳檄告大眾：朝廷大軍正反攻。郭子儀元帥稱神勇，奇兵已出井陘東。安賊投首不旋踵，先至者賞後不容一草罷了檄文（轉二六板）再函賈公：果卿百拜寄驛筒。安賊狂悖忘恩重，小醜跳梁興兵戎。天兵不日來秦雍；平原郡將士在後攻；那怕賊如常山蛇勢勇，首尾受敵難逞雄。漁陽老巢若斷送，我兄可算第一功！書信修好用印紅。（蓋印信，離座，轉搖板）何人下書到賊中？

裨將崔安石頗有胆略，太守何不派他前去。

呆卿 傳他進來。

履謙 (向內) 崔安石上堂。

崔安石戎裝上。

安石 (詩) 漁陽鼙鼓動，干戈何時休！(禮，白) 參見太守。

呆卿 罷了。現有書信一封，要送與漁陽守將賈循，你可願去？

安石 願去不辭。

呆卿 漁陽是賊人巢穴，事關機密，須要小心在意。(授與書信)

安石 末將知道，告辭。(下)

呆卿 履謙，檄文在此，火速派人傳送各郡。(授與檄文)

履謙 遵命！(幕下)

第四場

(幕外) 次年正月。常山郊野，四胡兵導史思明盜鎧持鎗上。

思明 (唱) 常山太守好大膽，傳檄河北抗大燕。三軍帶路休遲慢。

四胡兵導蔡希德盜鎧持刀上。

希德 (唱) 見了元帥說根源。(白) 參見元帥。

思明 罷了。蔡將軍到此何事？

希德 漁陽賈循謀反，奉了陛下將令，殺了賈循；特來相助元帥攻打常山。

思明 人馬合在一處。衆將官。糧行者！(同下)

第五場

常山被圍之第六日。同第三場景。幕啓，顙吳卿戎服佩劍上。

吳卿（唱倒板）戰鼓喧天旌旗暗。（上場唱原板）常山城被圍有六天。王承業擁兵不肯助戰，矢盡糧竭斷絕救援。拼一死報國家無有他念。（坐）

幕內鼓聲。袁履謙卸冠加水髮戎服佩劍上。

袁履謙（接唱，轉搖板）稟太守：常山破，賊在衙前！（白）太守，大事不好了！

吳卿何事驚惶？

袁履謙賊兵入城，我軍正在衙前巷戰。

吳卿履謙，事已至此，我等有死而已！

袁履謙願與常山同歸於盡。

吳卿（同拔劍）履謙，隨我來！（幕內鼓聲，喊殺聲，幕急下）

第六場

（幕外）常山郊野。四胡兵押顙吳卿（騎靠卸冠加水髮）袁履謙綁場下。四胡兵導史思明蔡希德搖鞭上。

史思明衆將官，班師回朝。
衆人囁。（同下）

第七場

約十日後。洛陽宮大殿。幕啓，四紅套導安祿山皇冠龍袍上。

祿山（詩）擒着反叛人，昇殿問分明。（坐白）將袁履謙押上殿來！

二胡兵押袁履謙鎖上。

（唱搖板）常山郡領孤軍與賊交戰，糧草盡弓矢竭守備未完。放大胆來在了丹墀下站，要殺我快開

刀何必多言！

祿山 胆大的袁履謙，見了孤王爲何不跪？

履謙 大唐忠臣，豈肯跪你反賊。

祿山 押過一旁。

履謙（唱搖板）任你烹來任你斬，盡忠報國美名傳。（白）哈，哈，哈。（二胡兵押下）

祿山（拍案）將顏杲卿綑了上來！

二胡兵押顏杲卿鎖鍊上。

杲卿（唱倒板）恨羯狗污穢 洛陽宮殿。稱孤道寡僭號大燕。大河南北堅城陷，獨領孤軍守常

山！衆寡不敵難交戰，壯懷未遂淚如泉。將身來在丹墀站，學一個斷頭老嚴顏。

祿山 颜杲卿你今日被孤所擒，尚有何！

杲卿 我此次常山起義，檄文一處，河北十七郡皆願歸順朝廷。若不是牛潤客走漏消息，逆賊今日已經死無葬身之所

祿山 颜杲卿，想你從前不過是范陽一個小小戶曹！我保奏你爲判官，不到數年陞到常山太守。有何虧負於你。真乃忘

恩負義之輩！

杲卿 安祿山，你不提從前，還則罷了！提起了從前：（唱頂板）令人可恨！你本是營州羯牧羊之人。討契丹失軍機餓

你狗命；領三道節度使身受皇恩。不思念唐天子何等寵幸，驕羯狗忘恩義妄動刀兵！顏杲卿受爵祿是朝廷恩命；雖然是，你薦引，我豈肯，受惠私門！爲國家，討叛臣，恨不能將你手刃。我今日既被擒，豈肯偷生！是刀山與

鼎鑊我不懼凜，臊羯狗要殺我何必多云！

（唱快板）老賊作事不思忖，反覆無常是小人。英雄一飯千金贈，得人的點水當報湧泉恩！

（接唱）唐天子他待你何等寵幸，臊羯狗因何故反叛朝廷！

唔！（唱搖板）老賊說話令人恨，不由孤王怒氣生。吩咐兩旁刀斧手，敲牙割舌不容情！（二胡兵進前刺吳卿舌，血流滿口。）

（噀血嘶聲唱反搖板）滿口鮮血痛難忍，力竭聲嘶罵叛臣！

（接唱）問老賊悔恨不悔恨？

（冷笑，接唱）你割去了舌尖，我還有舌根！

（唱搖板）快綁老賊出午門。

哈，哈，哈！（唱）願吳卿盡忠義雖死猶榮！（二胡兵押下。）

（立）衆將官，將顏吳卿袁獲謙二人綁在洛陽橋柱之上，用亂刀閼死！顏氏家眷五十餘口，一律閼斬！

（幕下）

祿山

呆卿

果卿

祿山

祿山

果卿

祿山

衆人

睢陽齒本事

張巡，南陽人，博學曉戰陣。中進士第。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官真源令。許遠，新城人。時爲睢陽太守。安祿山叛，謫郡太守楊萬石逼巡爲長史，西迎賊。巡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老子——廟。起兵討賊，西至雍丘。

雍丘令令狐潮先以縣降，既而引兵四萬來攻。巡兵三千，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皆身先士卒，賊敗走。未幾，潮又益兵圍城。時玄宗幸蜀，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勸巡降。巡設玄宗像責六將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人衣黑衣，夜縋城下，潮兵射之，得矢數十萬。巡部下中郎將雷萬春嘗於城上與潮語，面中六矢不動。潮大驚，謂巡曰：「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復開城。潮大破之。潮遁入陳留，不復出。朝廷尋詔加巡河南節度副使。

唐肅宗至德三年，安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命尹子奇攻睢陽。太守許遠求救於巡。巡入睢陽與遠合兵。遠謂巡曰：「遠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爲守，公爲戰。」凡十六日，殺賊數萬。賊去復來。巡使大將南霽雲射中子奇左目。賊又敗走。

是年七月，子奇又益兵來攻。巡兵僅千餘，餓病不能戰。遂爲賊圍。巡遠以睢陽爲江淮保障，相約死守。因遺南霽雲突圍至臨淮，求救於河南節度使賀蘭達明。達明不救，愛霽雲勇壯，欲留之。且延之食。霽雲泣曰：「睢陽不食月餘，我能下咽乎！大夫坐擁強兵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所爲！」因囁落一指曰：「留此示信。」一座皆泣。霽雲復歸睢陽。

時城中食盡，初食菜紙；既盡，食馬；馬盡，糲雀捕鼠；俱盡，巡妾翠娘願自殺以食士。許遠之老僕亦自殺。人知

必死，莫有叛者。未幾，城陷。巡與賈雲萬春等三十六將俱遇害。賊生致許遠於洛陽。遠亦不屈。後死於偃師。

音調

除第十一場爲二簧外；其餘各場均爲西皮。

時間

第一場至第五場：唐玄宗天寶十五年丙申春至秋。

第六場至第十三場：唐肅宗至德三年丁酉正月至十月。

地點

第一場：真源。

第二場至第五場：雍丘。

第六場至第八場又第十一場至第十三場：睢陽。

第九場及第十場：臨淮。

人物

四人民（班底）真源的人民。

張巡（老生，黑滿鬚）唐玄宗時爲真源令。肅宗時謂加河南節度副使。

四武士（班底）張巡的將士。

六大將（班底）張巡的大將。

雷萬春（武生）張巡的中郎將。

南舞雲（武生）張巡的大將。

四黑套（班武）令狐潮的兵。

令狐潮（丑，黑短鬚）唐雍丘令，叛降安祿山。

八胡兵

(班底)

尹子奇

(淨，碎面，虬髯。第十三場左目中箭傷未愈) 謂將。

四藍套

(班底) 許遠的兵。

許遠

(老生，潔白滿鬚) 唐睢陽太守。

四紅套

(班底) 賀蘭進明的衛士。

四賓客

(班底) 賀蘭進明的賓客。

賀蘭進明

(淨，水粉面，潔白滿鬚) 唐玄宗時爲北海太守，河北招討使。肅宗時詔加河南節度使。

四歌女

(花衫) 臨淮的營妓。

翠娘

(青衣) 張巡的妾。

(註) 如演員缺乏。歌女可由一人領隊獨唱，三人伴舞均可。

第一場

天寶十五年初春。真源玄元皇帝廟。中供老子塑像。香案上供大鐵鼎，香烟裊然。幕啓時，張巡縣令服色，雷萬春南舞雲六大將，四武士，四百姓同向神像跪拜。拜竣，同立。

民甲 張大人，楊太守萬石賣國求榮，我們真源人民，誓死也不當羯種人的奴隸。

張巡 你們也能够知道「華夷之辨」，難得！難得！

士甲 真源將士願隨大人起兵討賊，誓死不降！

張巡 拝國衛民，是吾人的天職，理當如此。

衆人 諸張大人即日出兵！

張巡 列位父老！列位將士，謙郡楊萬石太守背叛祖國，認賊作父，委我爲謙郡長史，西迎祿山。我等大漢民族豈有投

異族之理。列位既願同心協力，先復神州，必須一心一德，不滅羯胡，誓不終止。

衆人 情願生死追隨，爭取最後勝利！

張巡 好呀！（唱二六板，以下皆西皮）站立在廟堂來訓話，真源的軍民聽根芽。安祿山本是營州羯歸化，北征契丹犯了軍法。我主爺愛才將他赦，節度三鎮又把王爵加。狼子野心真不假。漁陽鼙鼓亂中華。嘆華夷深仇如天大，猶狁周，匈奴逼漢家，晉朝五胡擾華夏，三百載中原亂如麻。如今羯狗鐵蹄下，大河南北陷胡沙。漢族子孫豈與異族（轉快板）作牛馬，誓清血債保邦家。鑄爲玉碎不爲全瓦，中途退縮定斬殺。此一番疆場同叱咤，砍賊首級如削瓜。與諸君揮戈邊塞下，痛飲漁陽醉流霞。上前雙手奠杯聲，（至神像前奠酒三爵，轉搖板）皇天后土共鑒察。

衆人

（唱搖板）氣如白虹貫日華，不滅羯胡不還家。

張巡

軍民一致合作，何愁不勝。雍丘地頻河洛，可戰可守。即日出兵先取此地，作爲我軍根本。

萬春
舞雲

衆將官，兵發雍丘。（幕下）

第二場

（幕外）是年七月。雍丘郊野。四黑套導令狐潮戎裝持兵器上。

令狐

張巡奪了雍丘，殺我滿門家眷。前次領兵四萬圍城，大敗而回。此次再領精兵六萬，報仇雪恨。衆將官，奉皇旨

衆人

囁。（同下）

第三場

月餘後。雍丘縣署大堂。中供唐玄宗畫像。側設公案。幕啓。六將戎服上。

六將（同詩）陛下存亡未料，不如投降新朝。（向內躬身，白）拜請主帥。

張巡
（張巡盞鎧佩劍上。）

張巡
（咳嗽聲）何事？

將甲
令狐潮派人下書招降，主帥請看。（呈信）

張巡
待我觀看。（閱畢）你等意下如何？

將甲
雍丘孤城無援，衆寡不敵。

將乙
陛下存亡未知，不如投降！

張巡
你們六人俱有此心？

六將
末將等盡皆同意。

張巡
好！擊鼓升堂。

六將
(向內)擊鼓升堂。

鼓聲。四武士，雷萬春南贛雲盔鎧佩劍同上，分侍。張巡就坐。

張巡
衆位將軍，雍丘第二次被圍以來，共有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令狐潮下書勸降，你等意下如何？

贛雲
啟稟主帥！我等捨身報國，誓掃逆賊。豈有中途變節之理。

萬春
主帥，雍丘城中如有信念不堅之輩，望卽正法，以資儆威。

張巡
（至六將前）你們聽見沒有？

六將
（跪）末將等罪該萬死！

張巡
綁了！（武士進前綑綁）你等臉朝上跪，當着陛下聖像，聽我道來：（唱流水板）玄元廟前有誓語，恢復神州滅
賊奴。第一戰，二千孤軍破胡虜，令狐潮脊髏斬首誅。賊兵四萬相抵禦，六十日來大小會戰三百餘，賊人不利陳

留去，二次領兵將城屠。雖然是朝廷消息久隔阻；陛下傳聞幸蜀都，只要齊心同禦侮，賊兵雖衆何擋乎！報國不須彙勝負，中途變節是懦夫。衆怒難犯不容恕，自古叛逆當翦除。

六將

（唱搖板）罪該萬死求寬恕，願死沙場效馳驅。

張巡

你等擾亂軍心，寬容不得。南八聽令！（舜雲拱立）命你監斬六將，不得違誤！

張巡

得令！（同四武士押六將下）

張巡

萬春，城中民氣如何？

萬春

民氣激昂。只是弓箭射完，無法補充。

萬春

張巡 傳令全城，速來草人千個，今晚三更應用。

萬春

得令！（幕下）

第四場

（幕外）是夜三更，夜色如墨。幕內鼓聲大作，四黑套持火炬挾弓矢導令狐潮上。

令狐

鼓聲震天，想是唐軍劫營。衆將官，萬弩齊發。

衆人

噓（執弓引滿，同下）

第五場

數日後。下場門之一邊，露城樓一角。雷萬春盜竝立城上，惟被旌旗掩映，微露頭盔。城外一片平原，遠處有叢樹。

四黑套導令狐潮搖鞭佩劍上。

令狐

（唱搖板）張巡行兵頗有學問，騙去狼牙數十萬根。（白）張巡用草人黑夜縛城，騙去我營數十萬枝狼牙箭。昨

夜以爲又是騙箭之計，不料被他領兵劫營，折了許多人馬，好不可恨！（望城上）城上是誰？
中郎將雷萬春在此！

萬春
令狐 衆將官，放箭。

四黑套放箭。城上旌旗開處，萬春頭盔及面上共中六矢，昂然不動。

萬春
（唱搖板）令狐小子太毒狠，冷箭傷人是何情！

令狐 呀！（唱）面中六矢不離汎，張巡號令果嚴明。回頭再對將軍論。（夾白）雷將軍。（唱）請你的主帥快上城。
萬春
（背身，唱）躬行施禮主帥請。

張巡 盡禮立城上。

張巡
（唱）雷將軍因何中雕翎？（白）萬春下城去罷。

萬春
遵命。（下）

令狐 張巡兄，久違了！

張巡 久違了！不知足下有何見諭？

令狐 足下吓！（唱快板）朝廷無道多奸佞，君子道消小人尊。天下大事今已定，足下何故守孤城？

張巡
（接唱）足下平日矢忠誠，報國文章禮義心。行事不能分逆順，今日忠義在何存？

令狐
（接唱）能識時務爲豪俊，良禽擇木臣擇君。

張巡
（接唱）認賊作父誇榮幸，不怕千載落罵名。

令狐
足下執意不從，其如天道何！

張巡
足下背主求榮，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令狐
張巡，好言相勸，惡言對答。你敢出城，決一死戰。

張巡
怕你不成。衆將官，迎敵者。

四武士，南舞雲張巡各持武器出城。兩軍會戰，令狐潮率衆敗下。張巡領衆追下。少時，四黑套令狐潮復上。

令狐 張巡驍勇非常，我軍大敗。衆將官，收兵陳留去者。

衆人 嘘。（幕下）

第六場

（幕外）二年後，正月。睢陽郊野，八胡兵導尹子奇盜鑑鱗玉上。

子奇 我主宴駕，奉了新君之命，率領十萬雄兵，攻打睢陽。離城不遠，衆將官，就在此處安營下寨，

衆人 嘘。（同下）

第七場

十餘日後。睢陽郡署大堂。幕啓，許遠躋玉率四藍套拱立堂前。有一藍套捧酒一觴。四武士導張巡盜鑑鱗玉佩劍上。張巡（唱倒板）三軍忠義勇莫當。（上場唱快板）捨身死戰在戰場。尹子奇雖然是驍將，怎敵南八箭法強。又見太守立堂上。

許遠 （接唱，轉搖板）奉敬將軍酒一觴。（敬酒）

張巡 多謝太守。（奠酒於地。藍套接杯）

許遠 請坐。

張巡 謝坐。（同坐，藍套武士等暗下）

許遠 將軍一戰破賊，許遠不勝佩服。

張巡 自從安慶緒遺李猪兒刺殺其父安祿山之後，逆賊史思明用事，張巡預料江淮一帶，必遭兵革，解救來遲，望求恕罪。

許遠 豈敢！尹子奇爲賊軍著名驍將，如今帶傷逃走。此後諒他不敢小視睢陽了。

適纔兩軍陣前，欲擒尹賊，苦於不識。張巡故意用野蒿作箭向賊將射去。那賊以爲我軍箭已射完，走報子奇，我們認識清楚之後，便教部將南八射他一箭，正中左眼。可惜未能生擒，去一大害。

張巡（同立）太守何出此言？

許遠
(取案上印信) 將軍呀! (唱倒板) 軍符印綬親獻上。(轉流水板) 許遠撩袍跪大堂。(同跪) 自愧懦弱不能將, 未能馳騁保封疆。我公神勇智謀廣, 賽過了陳平與張良。許遠爲公作守望, 請公爲我上戰場; 分工合作不推讓, 同心協力保家邦。

張巡
(接過印信，唱搖板)多蒙太守相誇獎。(同立，轉快板)接過了兵符與印囊。我公美意不敢抗，勉爲其難守睢陽。

許遠將軍願意籌畫軍事，睢陽之幸也！」

張巡但恐才力薄弱，不足當此重任。

許遠 後堂備酒與將軍賀功。

張巡 多謝太守。(幕下)

第八場

(幕外)是年九月之夜，睢陽城外，月色朦朧。幕內鼓聲，南舞雲盞鎧持鎗上，率了主帥將令，前往臨淮求救，且喜衝出重圍，待我馬上加鞭。(下)

數日後。臨淮郡署花廳，佈置華美，設酒宴四席。幕啓，奏細樂。四紅套，四賓客冠帶，南齊雲盔頭佩劍，賀蘭進明蟒玉同上。進明肅齊雲入席後，與賓客同坐。四紅套暗下，細樂止。

同聲請。（同舉杯）

進明 南將軍在萬馬軍中突圍求救。但不知睢陽情形，現在怎麼樣了？

齊雲 一言難盡！（唱原板）尹子奇正月掛帥印，十六日苦戰破賊兵。第二次領兵來雪恨，箭射他左目幾被擒。如今三次（轉快板）把兵領，築下了長圍困我軍。睢陽只有千人廩，將士餓疲戰不能。因此上匹馬臨淮進，冒死突圍請救兵。

進明 睢陽危急萬分，這幾日恐怕已經失守。出兵相救，有何益處？

齊雲 大帥！睢陽有張將軍許太守同心死守；齊雲敢用性命担保，決不會失！

進明 戰局難料，還須從長計議。

齊雲 睢陽是江淮保障，倘若有失，江淮難保。張將軍許太守爲江淮而守睢陽，大帥也應該爲臨淮而救睢陽。

進明 這個——

客甲 南將軍，今日嘉會只可談論風月。睢陽之事說它則甚！

客乙 大帥何不傳召營妓前來歌舞，以助一觴。

進明 先生此言，正合我意。

客乙 （向內）營妓上堂。

四歌女着舞衣上。

歌女 （幕內）來也！（上場）參見大帥。（禮）

進明 龍罷了！睢陽有貴客在此，你們歌舞起來。

歌女 選命。（同舞，四人分唱二六板）俺不用挽金戈揮戰雲，看華堂絲管日紛紛。舞遊龍蛇蠻鴻影，譜新詞漫唱到

更深。管什麼悽悽慘慘干戈索，管什麼虎闖與龍爭；只要俺高牙大纛專征閩，自不難詩酒安閒靖胡塵。（四人合唱）試看這輕裘緩帶風雅韻。（轉搖板）任憑它莽中原擾攘刀兵！

四歌女作舞姿下。衆賓客拍手。舜雲搖頭嗟嘆。

進明 哈，哈，哈。（唱原板）美人帳下歌舞頻，那管軍前半死生。勸諸君開懷齊暢飲。（舉杯，夾白）吓！（轉搖板）南將軍向隅爲何情？（白）南將軍，你一人向隅，滿座不歡。來，來，來。大家公敬英勇無敵的南將軍一杯！我們同敬南將軍！

衆客

我們同敬南將軍！

舜雲 （推杯而起）列公大人呀！（唱流水板）睢陽絕糧月餘整，舜雲一人難下咽。大帥帳下多賢俊，坐擁強兵饋淮營。不能够分憂救災困，豈是忠臣義士心。此行不達主將令，隻手焉能救孤城。（夾白）也罷！（轉搖板）咬斷了中指鮮血噴，（咬斷左手中指，擲盤內）留此歸報張將軍！（白）請了！請了！（離座急行而下）

進明

（愕然）唔！

衆客

（拭淚）噏！（幕急下）

第十場

（幕外）是夜，臨淮城外，（用淡色腰幕障着）月明如晝。幕內隱現臨淮城畔，一塔矗立。南舜雲持鎗弓矢上。賀蘭，狗種人的走狗！我不食汝之肉，誓不爲人也！（唱搖板）賀蘭作事令人恨，不肯出兵救孤城。張弓搭箭放雕翎，（放箭，聽然一聲，正中塔頂）不滅老賊我不爲人！（下）

第十一場

十餘日後。張巡之客廳。壁懸寶劍，側有屏風。幕啓，張巡蓋體與翠娘上。

翠娘 （唱倒板，本場皆二簧）食茶紙，殺戰馬，雀鼠俱盡。

張巡（上場唱迴龍腔）驅疲兵障江淮力保孤城。

翠娘（唱原板）南將軍在臨淮斷指洩憤，惱恨那賀蘭賊不肯發兵。

張巡（接唱）睢陽城軍與民願把忠盡，捨性命爲民族爭取光榮。

翠娘（接唱）將身兒來在了廳堂坐定。（幕內鼓聲）

張巡（接唱）聽城外鉦鼓鳴觸耳驚心。（同坐）

幕內許太守到。

張巡（同立）翠娘，太守到此商議軍情。你在屏風後面暫避一刻。

翠娘遵命。（退入屏風後）

張巡（向內）有請。

許遠繩玉佩劍上。

許遠（唱搖板）老許義他倒有忠烈之性，將身軀作軍糧殺身成仁！（白）將軍，難得呀，難得！

張巡太守口稱「難得」，不知爲了何事？

許遠老僕許遠義伏劍自殺，願將身軀犒賞戰士，豈不是難得之事。

張巡有這等事！太守，許義尸首今在何處？

許遠現在郡衙。將軍，隨我來。（同下）

翠娘自屏風出。

翠娘且住，適纔聽太守言道，老僕許義自殺勞軍。他乃奴僕之人，尚知忠義。我想如今孤城無援，危在旦夕。倘若賊兵打破城池，也是玉石俱焚。不免趁着將軍不在此處，拔劍自殺，請他們將我的遺體，犒賞三軍，也好鼓勵士

氣。待我修書訣別將軍便了。（至案前入座修書，唱反二簧）想當年甫及笄夭桃初詠，抱衾稠侍君子小星正明。

遭不幸中原亂轉戰州郡，在軍中補戰袍救護傷兵。睢陽城被賊圍將士饑困，南將軍突重圍親到淮營。賀蘭賊保地

盤良心喪盡，眼瞪瞪擁貔貅歌舞昇平。反不如奴僕輩能知義憤，激士氣我也願斷送殘生。借將軍三尺劍含笑自刎，把殘軀烹爨下犒賞三軍，恨女流不能夠衝鋒陷陣，略表示愛國心不敢後人！寫了絕命書淚如雨逆。（哭頭）將軍哪！（幕內鼓聲，轉搖板）又聽得戰鼓響賊兵攻城。（立拔劍）拔出了龍泉劍寒光凜凜，（夾白）將軍，恕我不先告訴你了！（唱）捐微軀饗戰士笑赴幽冥。（自刎，倒地）

四武士張巡上。

張巡（唱搖板）老僕愛國將身殉，（夾白）吓！（唱）又見翠娘嫂埃及！（拾絕命書，屈一足跪）巾幘弱女有烈性，寧願捐軀犒三軍！（拾劍起立）人來抬尸後堂進。（四武士抬翠娘下）

鼓聲。雷萬春南舞雲仗劍上。

萬春
（唱）賊兵大隊進了城！（白）主帥，賊兵入城，將士餓疲不堪再戰，如何是好！

張巡
(仰天長嘆)陛下，臣力竭矣！(唱搖板)逆賊未除目難瞑。

萬春

(唱)睢陽斷無降將軍！

舞雲

(唱)要與芻胡同拚命。(同萬春下)

張巡

(唱)捨身取義報朝廷。(幕下)

第十二場

(幕外)即日。睢陽郡署外。二胡兵上。

兵甲 元帥破了睢陽，生擒張巡等三十六員大將。傳令叫咱們哥倆將許遠押往洛陽獻功。夥計，你我又有一場辛苦。

兵乙 可不是！又是一樁苦差使！

兵甲 聞話少說。

兵乙 後面收拾行李去罷——（同下）

第十三場

卽日。同第七場景，幕啓，尹子奇一目裹傷未愈。盜鎧蟒玉上坐。令狐潮側坐。四胡兵分侍。

子奇 （拍案）將張巡等綁了上來！

二胡兵押張巡雷萬春南躋雲卽冠加水髮鎖練上。

張巡 （唱倒板，本場皆西皮）浩氣冲霄歌慷慨。（上場唱快板）忠心赤胆保江淮。將身且站大堂外，上面坐的是狼豺。咬牙切齒不倣保，生死度外何懼哉！

子奇 （與令狐潮離位，唱快板）忠臣義士人人愛，本帥離位勸英才。各爲其主休見怪，勝負常事幸勿介懷。

張巡 （接唱搖板）大丈夫報國家一死爲快，躁羯狗要殺我快把刀開！

子奇 張將軍大名鼎鼎，久慕得很！

張巡 （不答）哼！

令狐 張巡，你今日被擒，性命懸在元帥之手，你要再思呀，再想！

張巡 好奸賊呀！（唱流水板）罵一聲狗奸賊良心喪盡，你不該從叛逆爲虎作倀。平日裏，滿口仁義，忠心耿耿，又誰知，賊未到，你就作了降將軍。在雍丘大大小小與賊交鋒數百陣，殺得你逃回陳留，不敢再出兵。似這等，無廉恥，斯文喪盡，你今日，有何面目見張巡！

（唱搖板）張巡罵我無話應，（欲奪胡兵之刀）鋼刀一舉活不成！

令狐 子奇 （阻）令狐將軍不必如此！（進前）張巡，本帥聞你每次出戰，咬牙切齒，却是爲何？

張巡 我恨不得殺盡羯胡，食肉寢皮，咬牙切齒，不過略表悲忿之心於萬一耳！

子奇 （唱搖板）好一個大胆小張巡，說話狂悖不中聽。左右將他的牙敲盡，（二胡兵進前敲牙，血流被面）我看你那

裏去咬牙齦！

張巡

(唱反搖板) 銀牙敲斷痛難忍——嘯血向前罵賊人——異源起義有三春，孤軍血肉作長城——四百餘戰雄威震，十二萬賊兵進了枉死城！

子奇

(拔劍擬張巡)(唱搖板) 氣沖沖腰間拔利刃。

張巡

(引頭受戮，唱) 踏狗不殺爲何情？

子奇

唔！(唱) 收劍入鞘，唱) 回身再問雷將軍，願否同爲一殿臣？

萬春

呸！(唱) 逆耳之言休相濶，或喝或殺快用刑。

子奇

喫！(再至舞雲前，唱) 吩咐左右忙繫綬。(二胡兵進前)

舞雲

哼！

張巡

(唱) 南八休作無義人！(白) 南八，男兒死爾，不可背叛祖國，千載之下，留下罵名！

舞雲

哈，哈，哈。(唱流水板) 主帥不必心耿耿，南八言來聽分明：我並非踟躕惜性命，要候機會報朝廷。我公既然來教訓，豈做貪生怕死人。轉身再對踢狗論：(轉搖板) 我焉肯賣主去求榮。

子奇

(唱搖板) 吩咐兩旁刀斧手，推出轅門閻斬刑。(四胡兵進前)

萬春

(唱) 三十六人同殉命，

張巡

(唱) 民族正氣萬古存！(幕下)

擊賊笏

本事

唐代德二宗時，藩鎮跋扈，叛亂頻仍。德宗建中初，淮寧李希烈，魏博田悅，平盧李正巳，山南東道梁崇義，成德李維岳，盧龍朱滔等六道節度使，及恆冀團練使王武俊，均先後舉兵叛。滔兄朱泚時爲涇原節度使，滔以蠭書約同反。帝得之。召泚入朝。泚謝罪。帝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心。改以姚令言鎮涇原。次年八月，李希烈寇襄州。帝詔姚令言督兵五千赴援。十月，涇原兵過長安，軍士冒雨寒甚。又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旣至，一無所有。師次滻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餚。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溢盈，不如相與取之。乃環甲張旗，鼓噪，還趣京師。帝倉卒聞變，出奔奉天。

令言以亂兵無主，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泚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

汧陽段秀實嘗於代宗大曆末爲涇原節度使。建中元年因事惡宰相楊炎，召還以爲司農卿。泚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快。遣騎士刦之。秀實度不免，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以「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車駕，爲莫大之功。」泚不悅。

時奉天兵力單弱。泚遣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二千，聲言迎駕，實欲襲帝。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笏中其額，濺血滿地，與秀實相搏。忠臣前助泚，泚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叛，何不殺我！」遂遇害。

二策。

時間

唐德宗建中四年癸亥十月。

地點

除第一場第二場在瀋水外；其餘各場均在長安。

人物

四紅套
（班底）姚令言的兵。

韓晏
（武淨，碎面，黑鬚滿涇原兵馬使。）

岐靈岳
（武生，黑三鬚）涇原大將。

姚令言
（淨，棗紅三塊瓦臉，額中有紅紋，黑滿鬚）涇原節度使。

四綠套
（班底）王翊的兵。

王翊
（丑，黑短鬚）京兆尹。

李忠臣
（丑，黑滿鬚）朱泚黨人。

源休
（丑，黑短鬚）朱泚黨人。

四大體
（班底）朱泚的裨將。

侍衛
（班底）朱泚的衛士。

朱泚
（淨，水粉面，滲白滿鬚）退任之涇源節度使。太尉。

段秀實
（老生，白滿鬚）退任之涇原節度使。司農卿。

第一場

(幕外)建中四年冬季雨天。濱水岸姚令言大營之外，四紅套戴雨具上。

套甲 他媽的，這一趟差使好辛苦！

套乙 天氣又冷，又下雨，真够受。

套丙 最討厭的，這一次行軍，咱們把親戚子弟都攏帶出來了！

套丁 祇說一到京師，皇上會大大賞賜，就可以打發他們回去的。

套甲 他媽的，一個大也沒有！

套乙 聽說京兆尹要來勞軍了！

套丙 恐怕也沒有什麼油水！

套丁 咱們瞧着辦罷。

幕內鼓聲。

套甲 大帥升帳了。

套乙 大夥進去罷。(同下)

第二場

即日。姚令言的帳內。幕啓，韓旻歧靈岳盜禮雙起霸上。

二將 (幕內)唯一(上場起霸分念)涇原英雄將，保主錦家邦。(同白)大帥升帳，兩旁侍候。(分下)

四紅套 故導姚令言盜禮攀玉上。

令言 (唱搖板)藩鎮紛紛動刀兵，奉詔出師救襄城。將身且把大帳進，(坐)風雨崇朝殺人。

韓旻歧靈岳上。

二將 參見元帥

令言 潛了！京兆尹王翊可曾到來？

二將 現在營外。

令言 有請。

二將（向內）有請。

四綠套分肩二大竹籜，上用黃紙條交叉貼封，大書「奉旨犒軍」。王翊冠帶上。幕內奏細樂。令言起迎。綠套置籜臺側，暗下。令言王翊就坐。樂止。

令言 不知大人駕到，有失遠迎，望求恕罪！

王翊 豈敢！勞軍來遲，大帥海涵。

令言 大人此次犒賞三軍，不知是金錢或是綵緞，請賜一清單，本帥也好代爲分勞。

王翊 哈，哈。下官此番犒軍，一無金錢，二無綵緞；請大帥猜上一猜。

令言 難道是珠寶不成？

王翊 越發不是！

令言 本帥就猜不着了。

王翊

大帥，如今刀兵四起，連年征討，府庫空虛，那裏來的金帛珠寶。而且，捍衛國家乃是軍人的天職，下官不過略備粗飯菜餅，聊表敬意。望大帥傳令滿營將士，體念國難當頭，忍苦耐勞，共赴艱危。

令言 大人休要取笑！勞軍大典，豈有粗飯菜餅之理！

王翊 下官句句實言，使命已完，告辭！

令言 啥！

王翊 賊官，那裏走！（進前抓住王翊衣領）綁了！（四紅套縛王翊）

韓岳（進前戟指而罵）王翊，想你平日括削民脂民膏，貪污中飽。朝廷命你勞軍，胆敢剋扣軍糧，薄待將士。粗飯菜

餅，要它何用！（舉足踢翻，餅飯滿地）

王翊
（抖衣而戰）大帥救命！

令言 大人。衆怒難犯，我顧不得你了！

韓旻 啓稟大帥，我等披堅執銳，不知死在何日。朝廷如此刻薄，豈不可恨！况當此天寒地凍，將士饑餓不堪，安能擋腹殺賊？

令言 待本帥表奏朝廷，請另派大員犒賞你們便了。

韓旻 大帥何必申奏。聞得京師瓊林大盈二庫，金帛充滿；我等何不自己搬取一衆位將軍，你們看下如何？

衆人 請大帥卽日班師回朝！

令言 好！衆將官，兵發長安！（衆人鼓噪聲，幕下）

第三場

（幕外）長安皇宮內甬道，四紅套各推一車，滿載金帛。韓旻押隊繞場下。歧靈岳姚令言佩劍右上。李忠臣源休

職冠帶左上。

忠臣 源休
吓。大帥。

令言 兩位先生請了。

忠臣 大帥的人馬好神速，朝廷剛剛得了諜報，你們就斬關入城了。

令言 皇上在那裏？

源休 皇上同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從北苑門出去，大概到奉天去了。

令言 但不知何人保驾？

忠臣 豐上狼狽得很。只有宦官寶文場霍仙鳴率領內侍百餘人扈駕。
令言 如今勢成騎虎，亂兵無主，久必潰散。朱太尉久失兵柄，閒居晉昌里私第。本帥有心迎他入宮，二位先生以爲何如？

源休

朱太尉曾爲涇原主帥，大帥麾下將士多是他的部屬。主持危局，很合理想。

令言

事不宜遲。歧靈岳聽令！（靈岳拱立）帶領五百名人馬，前往晉昌里，迎接朱太尉入宮。

靈岳

得令！（下）

令言

打掃宮殿，等候太尉入朝。

源休

請。（同下）

第四場

數日後。長安大明宮含元殿。中設御座，兩側各設三座。四大鎧執戟前導。侍衛持大纛，上書「權知六軍朱」字樣。

朱泚
朱泚鱗玉佩劍上。

朱泚（唱原板）自從去年朱滔反，召回了長安失兵權。我好比蛟龍困溪澗，未過風雷難上天。涇原的將士，把舊主念，迎我入朝坐金鑾。大丈夫要遂平生願，不能流芳臭萬年。龍行虎步上了含元殿。（坐，轉搖板）快傳源休到此間。

侍衛

源大人上殿。

源休
源休鱗玉執象笏上。

源休（唱搖板）太尉殿上相呼喚，撩袍秉簡上金鑾。（禮，白）參見太尉。

朱泚
朱泚先生請坐。

源休 謝太尉。（坐）

朱泚 源先生。聞得左金吾大將軍渾瑊已到奉天護駕。此人素有威望，眼看昏君勢力就要強大起來，如何是好！
源休 太尉不必憂慮。司農卿段公秀實曾爲涇帥，足智多謀。久居京師，朝廷未能大用。太尉何不請他入宮，面訊機宜。

朱泚 先生聽令！（源休拱立）帶領三百鐵騎，迎接段秀實入宮，不得違誤。（授與令旗）

源休 得令！（唱搖板）金殿之上領令箭，迎接段公走一番。（下）

朱泚 （唱）二枝大令往下傳，韓曼上殿聽傳宣。

侍衛 韓將軍上殿。

韓曼 奏鑼上。

韓曼 （唱）低頭邁步上金殿，（禮）見了太尉把禮參。

朱泚 韓將軍聽令！帶領精兵二千前往奉天，表面聲言迎接皇上回朝；暗地斟酌情形，捉拿昏君；不得違誤！（授與令旗）

韓曼 得令！（唱搖板）辭別太尉出宮院，挑選人馬襲奉天。（下）

源休 上。

源休 （唱）段公知幾不驕蹇，願保太尉坐江山。（禮，白）啓稟太尉，段大人到。

朱泚 段公入朝，大事濟矣！源先生辛苦了，下殿休息去罷。

源休 謝太尉。（下）

朱泚 有請段先生。

侍衛 有請段大人。

段秀實 磬玉上。

秀實

(唱倒板) 嘆藩鎮擁強兵跋扈生叛。(上場唱迴龍腔) 忘君恩如禽獸滅倫欺天。(唱原板) 姚令言領人馬襄城救難，京兆尹犒三軍過於奢慳。激怒了涇原兵長安作亂，搶府庫犯九重乘輿播遷。朱太尉起異心盤踞宮苑，用兵力脅逼我同上金鑾。我此去看風色隨機應變，將大義醒權奸振懦覺頑。撩蟒袍走上了九龍陞輦，(白)吓，太尉，秀實有禮了！

朱泚

(離座，接唱搖板) 有本帥忙離座握手寒暄。(急趨挽秀實之袖。白) 段公請坐。

秀實

謝坐。(二人對坐)

朱泚

涇原將士作亂，天子蒙塵。朱泚受衆人擁戴，推郤不得，權知六軍。段公何以教我？

秀實

太尉呀！(唱正板) 朱太尉聲名震幽燕，獨當方面威鎮在涇原。不料得令弟造了反，我主爺召公入長安。官封爲太尉爵祿顯，潔身自愛避譏讒。(轉快三眼) 自古道人心不同如其面。(立) 縱然是弟兄也要分愚賢：有處氏爲聖人弟象傲慢；周公旦輔成王管蔡流言；涇原兵盡皆是袍澤患難，望我公諭將士開示冥頑。倘能够仗威德奉迎聖筆，清反側安唐室功可回天。

朱泚

(立，唱搖板) 段大人說的是書生之見，怎知我騎虎易下虎爲難。叫左右擺儀仗下了寶殿。

秀實

(唱) 待本帥細思量計出萬全。(同四大總侍衛下)

朱泚

(唱) 朱泚不聽忠言諫，看來定要反長安。急急忙忙下金殿。再設奇計殺權奸。(幕下)

第五場

(幕外) 次日清晨，宮中甬道。段秀實與靈岳左右分上。

靈岳

段大人，大事不好了！

秀實

何事驚惶？

靈岳 朱泚命韓晏領兵三千，明爲迎駕，暗裏奉天，今日五鼓已經開拔了。

秀實 歙將軍你在怎講？

靈晏 已經領隊出發了！

秀實 如今事在危急，只有一計可以解救：不知歙將軍能否相助？

靈岳 段大人如有差遣，赴湯蹈火，不敢推辭。

秀實 我有心用司農卿的印信，假作姚令言的兵符，請歙將軍飛馬前去，調回韓晏，叫他等候大軍一同出發。我說韓晏

一介武夫，必然不識印信的真假。

靈岳 此計甚好！段大人速速準備兵符，待末將即刻趕了前去！

秀實 〔挽靈岳袖〕歙將軍，隨我來！（同下）

第六場

卽日。同第四場景。李忠臣源休文職冠帶，手執象笏。姚令言佩劍，段秀實蟒玉同上。

同聲 請了！朱太尉宣召上殿議事，殿上何人當值？

侍衛 上。

侍衛 參見衆位大人。

秀寶 罷了！稟報太尉，我等在此恭候。

侍衛 〔向內〕拜請太尉。

四大靈導朱泚上。

朱泚 〔詩〕國運有興廢，帝王非一家。（白）吓，列公大人到了。請坐。

衆人 謝坐。（同坐——秀寶座與源休并鄰）

朱泚 本帥昨晚思想段公之言雖有至理，無奈勢成騎虎，欲罷不能。有心擇日稱帝，列公大人意下如何？

令言 我公盛德巍巍，應天順人，誰敢不服！

忠臣 長安自古帝王之都，我公人傑地靈，何愁大事不成！

朱泚 但不知應該用什麼國號，方合體統？

源休 雍州爲秦國發祥之地，我公將國號改爲大秦，必能子子孫孫，萬代帝王。

秀實 （突然奪源休手中象笏，趨前握朱泚之鬚，牽至臺中，唾其面。衆人相顧駭然。）呸！好狂賊呀！（唱快三眼）罵一聲老匹夫太不自量，你胆敢謀叛逆自稱帝王。朱滔造了反未把罪降，不思量點水恩湧泉報償。說什麼受逼迫身騎虎上。狗奸賊太僭妄穢亂宮牆。我本是社稷臣豈從亂黨，恨不得斬狂賊破肚開膛。氣沖沖執象笏將爾命喪，（轉搖板）我要與老匹夫同命身亡！（舉笏擊朱泚。泚急手扞之，中其額，血流被面。二人相搏，繞場而走。）

（唱搖板）段公何得逞豪強，有事放手好商量！

朱泚

秀實 （唱）要與唐室除孽障，不是你死便我傷！

朱泚 （唱）你們若敢進前幫助，我就先打死老賊。（捋其鬚）

朱泚 哎喲！

（唱搖板）投鼠忌器難相幫。

（唱）又恐誤將太尉傷。

（唱）捨死忘生救主上。（撲抱秀實。朱泚匍匐而逃。四大鎧急扶立。忠臣亦釋秀實）

朱泚 哟呀！（唱）快快扶我進椒房。（白）打壞了！打壞了！（同四大鎧侍衛下）

令言

忠臣 胆大的段秀實，你將朱太尉打傷，是何道理？

源休

忠臣

朱泚

秀實 講謊！（唱搖板）站立在金陵罵奸黨，猛虎豈懼犬與羊！

令言 嘴！

秀實 （唱）姚令言縱兵逼主上，忠義二字在何方？

忠臣 源休 段秀實，你有幾條性命，還不住口！

秀實 咬！（唱）李源二賊是魍魎，認賊作父賣宗邦！

令言 （拔劍）老匹夫，你不想活命了！

秀實 哈，哈，哈。（唱）泰山鴻毛有分兩，願將熱血灑朝堂！（白）反賊既有胆量，何不殺我！

忠臣 源休 （唱）秀實作事太狂妄。

令言 （唱）寶劍一舉冒紅光！（揮劍進前。秀實引頸受戮，幕急下）

柴市淚

本事

文天祥，字宋瑞。吉水人，年二十舉進士，廷試第一。甫及第，遭父喪歸。厥後二十年之間，朝廷奸嬖用事，屢有徵辟，皆辭辭不赴。歷官江西湖南提刑。政績斐然。

宋帝㬎德祐元年，元師渡江。賈似道兵潰。朝廷下詔勤王。天祥以江西提刑起兵入衛。嘗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除知平江府。上言請分建隆興鄱陽長沙揚州四鎮，以作王室屏藩。時論以爲迂闊，不報。元師薄京城，朝中重臣皆遁。太皇太后以天祥爲右丞相入元軍議和，被執。元人虜太皇太后，太后，帝等北狩，並脅天祥從行。抵饋江之京口，得脫。至真州，守將苗再成得揚州李庭芝檄，不納。復冒萬險入閩。

元兵初至臨安時，度宗之淑妃楊氏與弟亮節駙馬都尉楊鎘等護益王昱，廣王昺走福州。至是，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益王卽位，尊楊淑妃爲皇太后。天祥至，授右丞相樞密使，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雖復梅州吉州零都會昌等縣，終以兵勢不敵，大軍潰於江西永豐之空坑，失夫人子女，僅以身免。未幾，帝昱駕崩。帝昺再立，加天祥少保信國公，屯於潮陽。元兵襲之，走海豐，被執於五坡嶺。元將張弘範送於燕京，囚之。

天祥在北，犴狴四年。元人百計勸降，不應。作正氣歌以見志。會有狂人詐稱宋主欲劫之者，元主遂命斬於柴市。

第一本 指南錄

單騎赴敵營，毅魄忠肝折北虜；
萬死逃淮境，鯨波虎口覲南朝。

除第二場及第十二場爲吹腔，第十六場爲二簧外，其餘各場均爲西皮。

時間

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一二七四）十二月至恭宗德祐二年丙子（一二七六）三月●

地點

第一場及第四場至第九場：臨安。

第二場：贛州。

第三場：建康。

第十場：赴吳江道中之留遠亭。

第十一場第十二場：鎮江。

第十三場及第十八場：揚州。

第十四場至第十七場：真州。

人物

四校尉（班底）宋校尉。

二侍者（班底）天文祥的侍者。

二賓客（班底）文天祥的幕客。

四歌女（花衫）文天祥的歌妓。

陳維周（班底，漆白滿鬚）宋敷文閣侍制。文天祥的幕客。

方興（班底）宋廣州統制。文天祥的幕客。

文天祥（老生，黑三鬚）初名雲孫，字宋瑞，一字履善。後以字行。世稱文山先生。德祐元年初官江西提刑知贛

州。一年之間，歷遷右文殿修撰，樞密院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尋兼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尋權兵部侍郎。尋又權兵部尚書。尋又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使，知平江府事。尋又除端明殿學士。尋又進賢政殿學士。尋又簽書樞密院事。德祐二年正月，除知臨安府，辭不拜。尋除右丞相，樞密使，以資政殿學士出使元軍。

四元兵

(班底)

呂文煥

(丑，漆白短鬚)宋襄陽府尹，叛降元。

唆都

(淨，虬髯)元朝親貴，鎮撫使。

忙右歹

(淨，虬髯)元朝親貴大臣。

伯顏

(淨，黃白三塊瓦臉，黑滿鬚)元中書令右丞相。

陳宜中

(淨，水粉面，白滿鬚)宋左丞相，樞密使。

呂師孟

(丑)宋臨安府守將。文煥之姪。叛降元。

四宮女

(班底)宋宮女。

謝太皇太后

(老旦)宋理宗之皇后。帝㬎之祖母。

全太后

(青衣)宋度宗之皇后。帝㬎之母。

王爚

(老生，白三鬚)宋平章軍國重事，樞密使。

劉岳

(丑)宋監察御史，同知樞密院事。

吳堅

(老生，白滿鬚)宋左丞相，樞密使。

家麟翁

(老生，白三鬚)字則堂。宋簽書樞密院事。

謝堂

(班底，黑短鬚)宋同知樞密院事。

賈餘慶

(丑，黑短鬚)宋同簽書樞密院事。尋除右丞相，樞密使。

祈請使

杜 潤 (武生) 字貴卿，號梅壑。宋宣教郎，禮兵架閣文字。天祥的幕客。

村 婦 (丑旦) 吳江的民婦。

十從人 (班底) 裨將余元慶承信郎路分金應總轄呂武虞侯張慶親屬夏仲李茂吳亮蕭發陳兵王育侯夫舞捷。

船 夫 (班底) 京口船夫。

提舉官 (班底) 揚州提舉官。

八龍套 (班底) 真州的兵。

苗再成 (老生，黑滿鬚) 宋真州守將，安撫使。

二路分 (班底) 真州義兵頭目，張路分徐路分。

旗 牌 (班底) 真州旗牌。

賣柴人 (班底) 揚州土人。

第一場

(幕外) 咸淳十年冬。臨安城外，四校尉捧詔揚鞭上。

校甲 奉了太皇懿旨，傳詔天下勤王。

校乙 國難敵重，你我馬上加鞭。

同聲 請。(分下)

第二場

次年，正月朔。贛州郡署花廳，几凳皆施錦茵，案上有胆瓶供梅花山茶及盆景。陳設華麗。幕啓，文天祥盛服與陳維周方輿二賓客圍爐飲酒，二侍者執壺旁侍。四歌女歌舞。

歌女

(起舞，唱吹腔)君子道消小人長，西湖笙歌樂無央。樊城失守又棄了襄陽，眼看胡馬渡長江。
朝有權臣賊王莽，敗盟養寇諱敗亡。天子端拱大臣狂，軍國重事問平章。平章笑傲半閒堂。同闕蟋蟀伴嬌嬈。喪
師辱國又何妨！(笑舞同下)

客甲

好一個「平章笑傲半閒堂」。

客乙

罵得好痛快！

方興

我要浮一大白了！(邀衆人同飲，侍者斟酒)

天祥

國家危難不能解救。只落得偷閒州郡，縱情聲色。慚愧得很！

客甲

今日元旦佳節，理須慶賀。

維周

朝廷豺狼當道，信陵君醉酒婦人，原本也是不得已的舉動。

天祥

知我者維周也！

歌女

載歌載舞又上。

歌女

(唱)老驥伏櫪志四方，烈士暮年慨以慷！(輕舞侍立)

天祥

你們辛苦了，下堂休息去罷。

歌女

謝大人。(同下)

維周

提到魏武帝的樂府，令人有髀肉復生之感。

大祥

(撫几流涕)衆位先生呀！(唱)樂人之樂分憂謗，食王爵祿報君王。萬方多難未掃蕩，怎不教人百憂茫蕪！

衆人

(唱)忠君愛國氣激昂，夢時撫事增感傷！

同聲

噓！

幕內

詔書到。(衆人肅立)

天祥

有請。

校尉甲捧詔上。天祥率衆人拜受訖。

天祥 大人遠來辛苦，請坐。

校甲 王命在身，不敢久留，告辭。（下）

天祥 送大人！（回身）聖詔到來，待我拜讀。（唱）上寫着：「主幼虜方強，乘危開闢渡長江。賈似道全軍潰舊港，

詔行天下共勤王。」原來是太皇懿旨降，側身東望淚汪洋。（拭淚遙拜，白）太皇，陛下，賈似道兵敗，胡馬蠶

江，護衛來遲，臣之罪也！

維周 請大人不必悲傷，爲國珍重。

天祥 維周之言有理。如今強敵壓境，京城危在旦夕，正是男兒報國之時。不知衆位先生意下如何？

衆人 願意追随大人共赴國難。（惟賓客甲沉吟不語）

天祥 陳維周聽令！（維周拱立）火速傳檄州郡豪傑，並用金珠厚幣結納溪洞山蠻，起義勤王。

維周 得令！（下）

天祥 方興聽令！（方興拱立）調齊吉州人馬，到郡應用。

方興 得令！（下）

天祥 煩勞兩位先生爲我清點家財，充作軍餉。等到各路軍馬會齊，尅日出兵。

客甲 且慢！元兵分三路進攻，飛渡江淮，深入內地。大人驅烏合之衆，入衛京城，與驅羣羊而搏猛虎何異！還望大人要三思而行。

天祥 國家養士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兵天下，假若無有一人一騎赴難，成何體統！天祥雖不量力，願以身殉。庶幾

天下忠臣義士，可以聞風興起。成敗利鈍，非所計也。

客甲 古人云：「明哲保身。」奸臣當國，主上幼冲，大人此行，於事何益！

天祥 （怫然）先生之言差矣！豈不聞「集思廣益」，「衆志成城。」將來義兵雲集，和衷共濟，能够中興宋室也未可

知，倘若人人皆同先生一樣心理，觀望不前。國家大事，何堪設想！

客甲 （遜謝）在下不敏，謹受大教。

天祥 諸君顧寬同獎王室，宋室之幸。（顧左右）傳令下去，所有府中的歌妓樂工，一律厚賞金帛，各自回籍，不得違誤！

侍者 瞳。（幕下）

第三場

（幕外）是年三月。建康城外。四元兵，呂文煥唆都伯顏同盜鎧搖鞭上。

伯顏 （唱搖板，以下均西皮）宋朝君臣太無道，殺我行人斷國交。本帥領兵伸天討，不滅南宋不回朝。

忙右歹蟒玉自下場門搖鞭上。

右歹 平章請了。

伯顏 忙右歹大人，不在燕京，到此何事？

右歹 奉旨前來請平章下令班師。

伯顏 却是爲何？

右歹 我主謂夏季將到，用兵不利。等候秋涼，再行討伐。

伯顏 南宋君臣恃長江天險，負嵎不服，天幸賈似道魯港敗績，百年強敵已扼咽喉要害，天與不取，必貽後悔之憂。大人暫留軍中，待本相備文申奏我主便了。

右歹 遵命。

伯顏 衆將官，鎮江去者！

衆人 瞳。（同下）

第四場

是年七月。臨安宋宮金殿。殿中設太皇太后御座，稍偏又設皇太后御座。座前有簾高捲。幕啓，陳宜中烏紗象簡，呂師孟蓋鑾蟒玉分上。

同聲 請了。二聖臨朝，兩旁侍候。（分下）

四宮女導謝太皇太后全太后上。

謝后 （唱慢板）嘆皇兒遭不幸棄了御鸞，

全后 （唱）老皇太乖廉惟統國中華。

謝后 （唱）皇太孫年四歲難治天下，（坐）

全后 （唱）剩寡婦和孤兒執掌邦家。（坐）

陳宜中呂師孟分上。

宜中 師孟 （禮）參見太皇。

謝后 平身。

謝太皇。

宜中 師孟

全后 呂將軍曉諭兩班文武，有本早奏，無本退朝。
師孟 遷旨。（向內）文武聽者！有本早奏，無本退班。
王爚 （幕內）王爚有本啓奏。

師孟 （回身）平章軍國重事丞相王爚有本面奏。

全后 呂將軍傳旨，王丞相上殿。

師孟 (向內) 太皇有旨，王老丞相上殿。

王爚 烏紗蟒玉象簡上。

王爚

(幕內) 領旨。(上場唱散板) 文天祥領孤軍勤王關下，上殿去奏太皇速把官加。(禮，白) 老臣王爚見駕，太

皇萬歲！

謝后

丞相平身。上殿有何軍國重事？

王爚

老臣啓奏太皇：自從勤王詔下，迄今半載有餘，只有江西提刑文天祥募兵起義。鄂州都統張世傑領兵入京。湖南提刑李甫派兵入援。三人之中，惟有文天祥更爲忠肝義胆，才識超羣，爲先朝理宗皇帝御筆欽點的狀元。日前朝廷爲黃萬石所誤，命他留屯隆興，未得入朝。頃有疏表入奏，老臣不敢隱瞞。

謝后

丞相一一奏來。

王爚

遵旨。(唱原板) 大宋朝懲禍亂尊崇儒雅，削藩鎮建郡邑集權皇家。到後來武備衰江河日下，敵兵至各州郡破竹創瓜。莽中原嘆幽沉百年戎馬，必須要建四鎮(轉流水板)拱衛中華：以廣東益江西隆興鎮壓；以廣西益湖南建
閩長沙；揚州城假節錢江淮可跨；以福建益東鄱陽建牙；竊襄樊，取斬黃，江防堅把。下江東，收淮泗，形勝足誇。只要那四鎮兵穩紮穩打，敵兵疲，我兵衆，實力愈加。更盼望明賞罰毫不寬假，誅逆黨斬佞臣貶竄奸邪。

謝后

聽文天祥所奏本章，果然條理分明。但不知逆黨奸邪，所指何人？

王爚

表中未曾明白，老臣不敢妄奏。只是目前朝中輔弼無人，老臣願以身家性命力保文天祥入朝，專以軍國重任・請

師孟

且慢！想那文天祥麾下無非是土豪山蠻，烏合之衆，焉能成得大事！而且表中所言逆黨，暗指臣叔呂文煥降元之事。此人若入朝閣，臣當告退。

謝后

呂將軍少安勿燥，容哀家思之。

全后
陳丞相三朝元老，必知文天祥人品如何？

太皇垂訊老臣，敢不直言。文天祥在先帝理宗開慶元年曾應詔直言，乞斬宦官董宋臣以安天下，因此頗得微名。老臣觀看此人，飛揚浮燥，毫無實學。所奏分建四鎮，迂闊難行。王老丞相想是爲他的虛名所惑。太皇欲退元兵，老臣願保呂將軍爲兵部尚書，求和元朝，永息刀兵。

王爚
謝后
陳大人何出此言！

兵連禍結，何時可了！陳丞相之言深合哀家之意。王丞相卽日傳朝廷旨意，文天祥可權兵部尚書，知平江府事，勿庸入朝。

王爚
宜中
全后
王爚
送太皇

內侍，乘簾退朝。（宮女放簾下，同謝太皇太后下）

宜中
王爚
師孟
嘆一

宜中
王爚
師孟
嘆一

（拂袖睥睨王爚而下）
陳宜中專權誤國，我不免上表告老還鄉便了。（幕下）

王爚
宜中
師孟

第五場

（幕外）次年正月十七日黃昏。臨安城外。劉岳鱗王陳宜中鱗靠大鼈，左右搖鞭分上。■
宜中
劉大人，太皇命你向元軍奉表稱臣，怎麼樣了？

劉畧 伯顏已允我國投降。不過——

宜中 要老夫過營議事！

劉畧 正是此意。

宜中 變夷無信，老夫是不去的了！

劉畧 （笑）我看丞相這般打扮，莫非掛冠歸隱？

宜中 實不相瞞，老夫就要回轉原籍永嘉去了。劉大人，大事已去，你還不走！

劉畧 下官另有打算。

宜中 （會意）人各有志，

劉畧 不敢強同！（分下）

第六場

正月十九日。臨安左丞相吳堅府中花廳。幕啓。文天祥吳堅劉畧家鐵翁謝堂均鱗玉圍爐而坐，杜淳戎服坐稍遠。

天祥 （正色責問諸人）列公大人，天祥屢次上表，願意入衛京畿，朝廷何故見疑？

吳堅 那是爲黃萬石所誤。

天祥 黃萬石呢？

吳堅 投降元朝了！

天祥 天祥又上疏請分天下爲四鎮，何以不見採納？

劉畧 陳宜中丞相認爲大人此舉，迂闊失當。

天祥 天祥既守平江府，何以又有移鎮餘杭之命？

天祥 錦翁 那是右丞相留夢炎的主張。

留夢炎陳宜中那裏去了？

去年十二月獨松關一破，留夢炎就逃走了！

劉岳 刘岳 昨天晚上陳宜中也逃回永嘉去了！

吳堅 吳堅 (冷笑)吳大人如今是當朝首相，自然義不容辭。

天祥 天祥 (跌坐椅上)我廢了！(搖頭)老了！不中用了！

吳大人，獨松關初破之時，京師勤王之兵不下三四萬人。豪傑義士約有二十萬衆。天祥與張世傑上疏，請移三宮入海。背城一戰，又不知因何見阻？

吳堅 吳堅 天祥 天祥 (這也是陳宜中的主張。他說：「王師務宜持重，不可燒倅！」)

京城之內尙有人馬沒有？

吳堅 吳堅 天祥 天祥 完全沒有了！張世傑劉師勇蘇劉義等見事不可爲，他們都領兵入海去了！

衆人 衆人 天祥 天祥 元軍駐在皋亭山，距京師只有三十里。兵臨城下，九廟震驚。列公大人難道坐視不成！

吳堅 吳堅 (除吳堅杜濟外)我等惟吳大人的馬首是瞻。

劉岳 劉岳 吳大人吓！(唱原板)吳大人在朝爲首相，率領百揆鎮廟堂。兵臨城下不抵抗，難道東手把賊降？

劉岳 (接唱)吳堅老邁無威望，還仗列公作主張。

謝堂 (接唱)伯顏有命誰敢抗，他要宰相去議降。

幕外 謝堂 (接唱)耳邊又聽鸞鈴響。(馬蹄聲及門而止)。

賈餘慶
玉捧詔上。

餘慶
(接唱，轉播板)文大人進前謝恩光。(天祥跪)授卿樞密右丞相，督率人馬保宗邦。

天祥
(拜受詔，立，唱)太皇懿旨從天降，願效犬馬報君王。

衆人
文大人出任艱鉅，國家之幸也！

天祥
國家倒懸，焉敢以功名爲念。賈大人，太皇忽賜恩榮，所爲何來？

餘慶
太皇聞得伯顏要與我國宰相議和，想要借重長才，過營講解。

天祥
哦！

吳堅
(如釋重負)文大人此去，必能說服伯顏。

衆人
(除杜潛外)文大人天下奇才，定能化干戈成爲玉帛。

天祥
既然是太皇的懿旨，列公的厚望，天祥不敢愛惜性命。只是一件，放心不下。

吳堅
文大人有何囑咐？

天祥
天祥日前上疏，請封吉王信王出鎮閩廣，以圖恢復，不知二王已否出京？

吳堅
文大人放心。太皇已封吉王爲益王，出判福州。信王爲廣王，出判泉州。由駙馬都尉楊鏞等保駕，於昨日出發了。

天祥
二王出鎮，天祥無憂矣！告辭。

杜潛
且慢！正月十五日陳摶密欲會伯顏於長堤，丞相極力勸阻。今日爲何明知故犯？

餘慶
答話者何人？

杜潛
宣教郎杜潛。

餘慶
哪一大臣議事，胆敢多言，還不出去！

天祥
梅瑴不必袒護！我也有心探着北虜虛實，好定救國之策。而且，南朝使節往來。迄無留北之舉，諒不妨事一出府去罷！

林濤 邊命。(下)

列公大人，天祥去後，務望堅守京城，力持正義。或戰或降，待天祥回來之後，再決行止。

天祥 衆人敢不遵命。

天祥 告辭了！(唱搖板)辭別了列公去勸講。

衆人 (禮)請。(均下)

天祥 (唱流水板)背轉身來自思量。此一番奉詔北營往，軍前講勸保家邦。探看北朝虛實狀，好定國策救國亡。急急忙忙出府往。(轉搖板)我心耿耿何畏強梁。(幕下)

第七場

(幕外)卽日午後。臨安市上。杜濬上。

杜濬 丞相不聽我言，隻身前往北營。待我趕出城去，一同前往，暗中保護便了。(下)

第八場

正月二十日。臨安東北三十里之皋亭山。伯顏大營，三面均用牛皮帳幕。中設一椅，旁各設三椅。均蒙以獸皮。地上鋪厚氈。幕啟，伯顏佩劍中坐。唆都忙右歹呂文煥呂師孟均蟒玉側坐。

幕內 宋朝資政殿學士文丞相到。

伯顏 (率衆人立)有請。

文天祥上與伯顏互相長揖。

天祥 (向唆都等)不敢動問貴官職名？

唆都 大元鑄撫使唆都。

右歹
天祥 大元鑲撫使忙右歹。

失敬了！（三人互相長揖）

伯顏 這兩位呂將軍，丞相必然認識。

文煥 師孟（禮）文丞相。

天祥 （不理）哼！

伯顏 請坐。

天祥 謝坐。（同就坐）

伯顏 丞相此來必爲兩國和戰大計。

天祥 講和一事，乃是前任宰相首尾。經過情形，非我所知。如今太皇以我爲相，不敢就職；特先來軍前商量。

伯顏 丞相說得是。

天祥 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所在。不知貴國還是以友邦相待；還是要存心毀滅宗廟社稷？

伯顏 丞相放心。本相奉我主詔書：貴國社稷決不更動；百姓決不妄殺。

天祥 貴國前後失信多次。今日兩國宰相既然親定盟好。應請貴國退兵平江，或是嘉興，再議和約。將來化干戈爲玉

帛，兩國幸甚！不然，南北兵禍不休，恐非貴國之利。

（冷笑）貴國亡在旦夕，丞相尙敢大言不慚。（撫劍）莫非欺本相的寶劍不利！

天祥 嘘，嚇。文天祥乃大宋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鎗鼎鑊，有何懼哉！

伯顏 承相息怒。本相已派程鵬飛入覲貴國太皇，親聽處分。等待鵬飛回來，再行商議。

天祥 （立）告辭。

伯顏（笑，與衆人同立）丞相去不得！（顧左右）你們在此陪伴一會，本相失陪了。（下）

文煥

呂文煥！你是背叛朝廷的亂賊，有何面目見我？

天祥

丞相何故罵我亂賊？

文煥

(唱快板)國家今日遭不幸，爲虎作倀事敵人。三尺童子皆憤恨，誰人不罵「亂賊」名！

天祥

(唱)困守襄陽力已盡，六年不救是何情？

文煥

(唱)城亡殉國是本分，何故怕死又偷生！

天祥

(唱)丞相上疏欲手刃，何不殺我蒙三軍？

師孟

(唱)爾等良心俱喪盡，悔不全家問斬刑。你叔姪何不將我刃？成全大宋一忠臣！

文煥

(唱搖板)丞相罵我無話應，

師孟

(唱)含羞帶愧轉後營。(同文煥下)

唆都

丞相，你把呂家罵得好痛快！

天祥

右歹
唆都
天祥
我有大軍五萬人。如果廝打，尚不知誰勝誰敗？

唆都

哈，哈。丞相好利害。但不知貴國度宗皇帝共有幾位皇子？

天祥

先帝共有皇子三人。當今皇上是全太后所生，排行第二。

唆都

大皇子三皇子于那裏去了？

天祥 益王廣王二位皇子，已由大臣護衛出京了。

右歹都（大駭）逃往何處？

天祥 非閩即廣。大宋疆土萬里，儘有世界。

唆都 兩國既然伯姪相稱，已成一家，何故遠去？

天祥 本朝宗廟社稷所關，責任非小。貴國若待得皇上好，則二王永爲人臣；若待得皇上不好，便有別一位皇帝出來。

右歹都 哦！

天祥 貴國平章約我議和，如今形同軟禁，是何用意？

唆都 我國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在宋爲狀元宰相，必爲大元宰相無疑，平章相留，想是此意。

天祥 嘘！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萬一國家不幸，有死而已！

唆都 將來我國一統天下，丞相做大元宰相，何等風光。「國亡與亡」四個字，請丞相不用提了！

天祥（泣）大人吓！（唱流水板）大人不必誇恩榮，與國存亡誓平生。我本宋朝奇男子，豈肯低頭拜北庭。

唆都（唱搖板）忠義大節鐵石効，

石歹（唱）可稱堂堂男子心！

四元兵導伯顏上。

伯顏（唱）邁步且把大帳進，再與丞相說分明。（坐）

唆都 承相適纔痛罵呂文煥叔姪，他二人無顏在此，出帳出了！

伯顏 丞相心直口快，是英雄本色，（搖頭）可惜貴國一般大臣太不濟事了！

天祥 平章此言何意？

伯顏 貴國新拜賈餘慶爲右丞相，樞密使，主持和議。另有吳堅家鉞翁劉岳謝堂四位大臣與賈餘慶同充祈請使，北上燕

京向我主爲南朝祈求恩典。現有降表，丞相請看。（遞表）

天祥

（閱）表章上面，參政家鑑翁何以並未署名？

伯顏

家參政也是好漢子，剛纔程鵬飛在樞密院逼他簽名，此人再三不肯；鵬飛命人綑他。家參政侃侃而談：「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有此氣概，所以未敢深逼。

天祥

（還表）祈請使中既無我的名姓，使命已完，告辭！（立）

伯顏

丞相暫請屈留幾日，我朝還有借重之處。唆都大人，好生伴守，不可失禮！

唆都

遵命。

伯顏

掩門。

衆人

嘵（幕下）

第九場

（幕外）二月八日。皋亭山元軍營外。呂文煥上。

文煥

平章命我與唆都忙右歹兩位大人護送文丞相及南朝祈請使五人卽日北上燕京。報與兩位大人知道。（下）

第十場

二十一日晚。赴吳江道中之留遠亭中，缺月斜照，江天寂寥。亭外遙見沙洲漁火，蘆葦森森。幕啓。亭前篝火。就石桌凳上設酒宴，紅燭半殘。唆都忙右歹呂文煥吳堅賈餘慶家鑑翁劉畧同坐。二元兵侍。

文煥

賈丞相，我們纔走三天，祈請使就少一人了。

劉畧

你說的是謝堂麼？

餘慶

謝堂報效了伯顏平章十萬兩黃金。所以初八那天剛到謝村，第二天就奉命放回臨安去了。

劉昌

吳丞相年紀衰邁，何不也報效一二，省去跋涉之苦。

吳堅

(苦笑) 吳堅一介寒儒，聽天安命而已。

劉昌

參政大人如何打算？

錢翁

錢翁只知道祈請北庭，爲宋朝保留宗廟社稷。區區生死，早已置諸度外！

凌都

(伸大指) 好氣概！家參政同文丞相是一流人物。

右歹

我等今晚嘉會，何不請文丞相也上岸一敍。

餘慶

慢來！慢來！文天祥以大忠臣自命，裝模作樣。有他在此，滿座不歡。

唆都

(有感而發) 南朝太皇用出此種人物爲相，可謂有眼無珠！

餘慶

唆都大人說得不錯。南朝自度宗以來，歷任宰相大臣盡是碌碌庸才：賈似道只知倡嗣蟋蟀，笑傲湖山；江萬山只知養晦田園，流連詩酒；馬廷璽索餐尸位；葉夢鼎玩水遊山；王爚老邁昏庸；章鑑毫無實學；陳宜中爲偷安樂相；留夢炎是胆小樞密；文天祥入閣半日，可謂命淺福薄；謝堂腰纏十萬，不知爲誰辛苦；吳丞相只可諷誦文章；家參政惟有附庸祈請；劉同知是江南浪子；呂師孟爲叩頭將軍；其餘自鄧以下，斗筲之輩，何足算也！

文煥

該死！該死！你怎麼連呂師孟也罵起來了！

吳堅

曖！(搖頭嘆息不已)

右歹

賈丞相，你自己的評語如何？

劉昌

我替你說了罷，賈餘慶是南人北相，瘋魔大王！

衆人

哈，哈，哈。(除吳家二人外，下同)

餘慶

列公大人有所不知，我的祖先本是河南相州人氏。如今「北人歸北」，認祖歸宗，有何可笑。

餘慶 參政大人，笑罵由你笑罵，好官我自爲之一
衆人 哈，哈，哈。

二元兵擁一村婦上。

唆都 來得好！咱們的江南浪子劉同知，正缺少一位美人！

右歹 （指劉畠）小娘子，好生侍候這位官長。

劉畠 （湊趣，起身一揖）美人請坐。

村婦 （作媚態）多謝大人。（依劉畠而坐）

唉都 小娘子，咱們這位小白臉官長頂沒有良心，你要好生看管於他。

村婦 （以一手抱劉畠）我的好大人，你可不要拋棄了我。

劉畠 （作嘔聲）噦！我的好美人，你這番好意，我可受不了！（解開她的手）

右歹 今晚難得天緣湊合。你們送劉大人同這位小娘子上船安歇了罷。

四兵 懶。（進前）

唆都 劉大人，「春宵一刻值千金，」莫要辜負了！

劉畠 （挽村婦同起）遵命！（唱搖板）今宵好比七月七，

村婦 （唱）牛郎織女會佳期。（同四元兵下）

衆人 哈，哈，哈。

吳堅 劉畠如此下流，衣冠掃地矣！

鐵翁 真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幕下）

第十一場

(幕外)二月二十九日。鎮江之京口，郊外。杜濬微服上。

杜濬
(唱) 搞板 丞相過營被看管，生死相從四十天。怕的是過了江北岸，要脫虎口難上難。(白)自從丞相身陷番營，百計逃走，均成畫餅。日前在謝村平江兩處，幾乎脫身，功敗垂成，可恨可嘆！天幸這幾日逗留京口，未過長江。尚有一線生機。但不知何計方可逃脫虎口也！

余元慶微服自下場門上。

元慶 杜將軍，我們有脫身機會了！

杜濬 無有船隻，也是枉然！

元慶 末將有一好友，現爲北營看管船隻。願意相助。但不知逃走路線勘好不會？

杜濬 我已請得老兵領路，事不宜遲。

元慶 報與丞相知道。(同下)

第十二場

是夜三更。鎮江甘露寺下。夜黑如墨，惟聞江濤怒駛，蘆葦風生。隔江燈火隱約。幕啓，文天祥便服披大氅與杜濬及七從人鶴立江岸待舟。七從人各提一小牛角燈。(本場如光線不充足，可加用一青色燈光，直照場上人物)

天祥
(唱) 搞腔，本場全用搞腔。待船三五立江干，望眼欲穿夜色闌。百計逃走難如願，謀成計就又無船。老兵領路幾乎中變，出門來步步「鬼門關」。到江邊不見漁舟繩，蘆葦蕭蕭江水寒。倘若是元兵來追趕，江流便作汨羅看。

杜濬
(唱)丞相不必心胆戰，

衆人
(唱) 吉人天相保平安！

杜濬 江畔胡哨聲。余元慶與船夫及二從人各提牛角燈上。

杜濬 元慶，船隻來了沒有？

元慶
船夫
天祥
船夫
天祥
（禮）小人叩見丞相。

罷了！多蒙相助，銘感不忘。梅壑，看銀兩侍候。

且慢。小人爲大宋救一宰相，要金錢何用！但求批帖一張，以作他日追隨的證據。

杜滌
天祥
衆人
（唱）
（唱）

真義士也！夜間無有紙筆，待到了眞州，當以批帖銀兩酬謝。
丞相，後面恐有追兵，請速速上船。

第十四場

（幕外）三月初一日，揚州城外，提學官擺上。

提舉 昨晚有一揚州士兵從鎮江回來，報稱：「元朝命文丞相前往眞州賤城。」奉了大帥將令，通知眞州，殺却文天祥

回報。文天祥呀，文天祥，你不該爲敵人行使反間之計，休怪大帥不仁也！」（下）

第十三場

卽日。眞州郡署內之清邊堂。幕啓，苗再成烏紗蟒玉陪文天祥行裝上。

天祥 （唱散板，本場皆西皮）四十日來脫災難。今朝纔見漢衣冠。

再成 （唱）丞相遠來風塵倦。（白）請坐。

天祥 （唱）一息尙存敢偷安。（同坐）

再成 兩淮兵力尙強，足以興復。可惜淮東大帥李庭芝膽怯不敢進取；淮西夏老又與淮東薄有嫌隙，不肯合作。天幸承

相逃脫虎口，如能疏通兩淮脈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先定兩淮，江南可傳檄而定也！

天祥
苗將軍之言有理，不知計將安出？

再成
先約夏老以兵出江邊，如向建康之狀，作爲牽制。然後以通泰之兵攻潤頭，以高郵淮安寶應之兵攻揚子橋；以揚州大兵向瓜州；再成與趙刺史孟錦以舟師直搗鎮江；同日並舉，北軍必不能救。潤頭揚子橋只有沿江脆兵，攻之即下。此時又合兵以攻瓜州之三面，再成自江中夾攻，元軍必敗無疑。此策若就，再引淮東兵至京口，淮西兵入金陵，截斷浙江歸路，伯顏等可望生擒也！

天祥
苗將軍高見，令人佩服之至！不想中興機會，却在此處。待我即刻作書聯絡兩淮便了。

再成
請到書齋。（同立）

天祥
（唱）苗將軍有謀略又有肝胆。

再成
（唱）望丞相扶危局恢復江山。

天祥
（唱）但願得兩淮兵能共患難。

再成
（唱）端胡塵，安社稷——

天祥
（唱）生擒伯顏！（幕下）

第十五場

（幕外）初三日。真州郡署外。張路分徐路分佩刀上。

張路
文丞相出城查看營壘。奉了苗安撫將令，把守小西門，就此前往。
徐路
請。（同下）

第十六場

卽日。真州小西門外，鼓角斷續，落日如畫。台後爲一帶城垣，城門緊閉，幕啓，張徐二路分率八龍套露刃立城外。文天祥行裝大驚，搖鞭同杜潛等十一人上。

天祥

（唱倒板，本場皆二簧）芳草軟馬蹄，矯山河無恙。（上場唱迴龍腔）流不盡興亡恨，滾滾長江。（唱原板）將在謀

師在和不在兵廣；興與亡惟在德不仗豪強。大宋朝三百年德澤浩蕩，豈無有忠義士發憤勤王，催坐馬回城郭紅日西降。（見衆人，夾白）吓！（轉搖板）閉城門如大敵所爲那椿？

張路

丞相不必驚詫。有人在揚州供得不好，說丞相是元朝奸細，前來賺城。

天祥

焉有此事！

徐路

揚州李大帥有令，苗安撫不敢相留。欲往何方，但憑丞相。

天祥

既然如此，待我往揚州去罷！（勒馬欲行）

張路

揚州要害丞相性命，不如淮西安全。

天祥

淮西無路可歸；夏老又素不相識。如今只有冒死去見李大帥。倘若相信，尙可連兵共圖恢復；否則，即從通州，

浮海還朝。

徐路

苗安撫在江下備有船隻，丞相歸南歸北，俱聽尊便。

天祥

吓！如此說來，苗將軍也有見疑之意了。

張路

不瞞丞相說：苗安撫也在疑信參半之間。已經囑咐咱們哥倆便宜行事。今見丞相忠心耿耿，怎敢加害。

徐路

丞相如果要往揚州，情願護送一程。

天祥

有勞了！（唱搖板）忠心爲國無虛誑，那懼揚州有虎狼。（同繞場）

杜潛

（唱）兩淮皆是跋扈將，

天祥

（唱）聖人一言可興邦。

杜潛

（唱）龍潭虎穴願同往，

天祥（唱）願拚一死報君王。（幕下）

第十七場

（幕外）即日。真州城內街市。旗牌提小鑼上。

旗牌（擊鑼）奉揚州李大帥通知：文丞相是北朝奸細，前來贓城。已將一行十二人從小西門外押出州界。軍民人等，勿得驚擾。（擊鑼下）

第十八場

是夜，三更後。揚州西門外之三十郎廟，僅有階牆，椽瓦無存。階前篝火。幕啓，除余元慶未在場外；文天祥等十人，或坐或臥，枕藉於地。

天祥（危坐火側）嗟！只說聯合兩淮，可望中興。不料李庭芝聽信讒言，不能相容。如今冒死來到揚州城下。生死未卜，進退無門，好不愁悶人也！（唱慢板，本場皆西皮）文天祥坐階前仰天長嘆：禍與福難料定搔首茫然。南北朝皆稱我「英雄硬漢」，為什麼與兩淮無有因緣。二路分他勸我（起立，轉二六板）淮西避險，與夏老不識荆北轍南轍，一路上避元兵提心吊胆，真州兵送城下各自回還。望瓜州揚子橋敵兵不遠，嘆性命如鴻毛舉步維艱。聽誰樓起四更參橫斗轉。

城內打四更聲。杜淳金應二人突然驚醒，同立而聽。

幕內（更鑼聲）大帥有令，恐防文丞相前來贓城。軍民人等如見有面生可疑之人，速速稟報，違令者斬！（更鑼漸遠聲）

天祥 呀！（轉搖板）聽城內殺伐聲刁斗森嚴！

杜淳 丞相！李庭芝既不相容，見他則甚！不如夜走高郵，取道通州，浮海回南，求見二王，再伸報國之心。徒死城下，有何益哉！

天祥（唱搖板）杜梅壑他勸我趨吉避險，到福建覲二王重整江山。

金應 我等已在敵人勢力範圍之內，出門一步，便有哨兵。此去通州五六百里，焉能到達！丞相還是冒死一見李公爲是。

天祥（唱）到通州數百里敵騎佈滿，恨膽下無雙翅飛渡江南。進無門退無路，熱鍋蠻轉。

余元慶引賣柴人荷担入。地上各人欠伸均起。

元慶（唱）喜噏噏見丞相再說根源。（白）丞相有福！丞相有福！

天祥 歆路彷徨，無家可歸，福從何來？

元慶 此位義士願作嚮導，送往高郵。

天祥 如遇哨兵，如何是好？

柴人丞相不嫌污穢，小人家中暫可安身，等到明日午後，元兵收哨，再走不遲。

天祥 如此，樵哥帶路！（唱搖板）多蒙樵哥行方便，好似伍員過昭關。他日若遂孤臣願，再領人馬取江南的（幕下）

（第一本完）

第二本 指南後錄

督幕號多才，樞府忌能排異已；

人生誰不死，厓山餘憾慟零丁。

音調

除第十一場爲二簧，第九場雜有南梆子外；其餘各場均爲西皮。

時間

宋端宗景炎元年（即德祐二年五月改元）丙子（一二七六）五月至帝昺祥興二年己卯（一二七九）二月。

地點

第一場：福州。

第二場：瑞金。

第三場：梅州。

第四場及第六場：興國。

第五場：贛州。

第七場：東固方石嶺。

第八場第九場：永豐空坑。

第十場及第十二場：潮州。

第十一場：惠州。

第十三場：海豐五坡嶺。

第十四場第十五場：厘山。

第十六場第十七場：廣州。

人物

四宮女
（班底）宋宮女。

楊太后
（青衣）宋度宗之淑妃。端宗之母。

陳宜中
（見前）

文天祥
（見前）景炎元年五月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赴行在。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次年三月，授銀青光祿大夫。祥興元年八月加少保，信國公。

四元兵
（班底）

(見前) 元中書右丞相。

都 澄 (丑，黑短鬚) 宋瑞金守將，督府參贊官，叛降元。

趙時賞 (老生，黑三鬚) 宋直寶章閣軍器監，督府參議官，江西招討副使。

劉洙 (班底，黑三鬚) 宋宣教郎，督府參贊官。

杜濤 (見前) 宋帶行軍器監，廣東招諭副使，督府參謀官。

鄒灝 (武生) 宋江西招諭使處置使，右文殿修撰，樞密院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督府參謀官。

王漢英 (班底) 宋督府都統。

錢福

王漢英

(班底) 宋督府都統。

四宋兵

四宋兵

(班底) 文天祥的衛士。

四武士

四武士

(班底) 文天祥的衛士。

四大鎧

四大鎧

(童，十二歲) 文天祥長子。

歐陽夫人 (青衣) 文天祥的夫人。

道生

道生

(童，十一歲) 文天祥次子。(黃夫人出)

柳娘 (女童，十一歲) 文天祥長女。

環娘 (女童，十一歲) 文天祥次女。(顏夫人出)

陳 詮 （班底，碎面，黑短鬚）潮州劇盜。受宋招安爲右驍衛將軍，兼管內安撫使，知潮州。後叛降元。

張弘正 （班底，碎面，黑短鬚）張弘範之弟，元將。

張弘範 （淨，土紅三塊瓦臉，黑滿鬚）元都元帥。

李 弘 （班底，黑三鬚）元副元帥。

龐鈔兒赤 （班底，碎面，虬髯）元副元帥。

第一場

同年五月改元景炎，福州宋行宮金殿。御座前有簾，側設二座。幕啓，四宮女導楊太后上。

太后 （唱原板，以下均西皮）遭不幸國運衰干戈擾攘，謝國太和兩宮蒙塵北方。益王兒年九歲邦家執掌，嘆寡婦與孤兒好不悽惶。（坐）

陳宜中烏紗蝶玉象簡上。

宜中 （詩）管它龍爭虎鬪，但求息事寧人。（禮，白）參見太后

太后 丞相平身賜坐。

宜中 謝太后。（坐）觀文殿學士文天祥由鎮江逃回，現至行都。無旨不敢上殿。

太后 丞相傳旨，文天祥實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冠帶上殿。

宜中 （向內立）太后有旨。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文天祥上殿。

文天祥蝶玉象簡上。

天祥 邊旨。（唱流水板）北朝的軍馬圍錢塘，單騎議和見虎狼。呂師孟獻城天良喪，賈餘慶詔媚出賣了宗邦。多蒙杜濬

智謀廣，鎮江城一帆風順到真陽。只說是聯絡兩淮把業創，李庭芝猶忌害忠良。隱姓埋名伏草莽，鯨波萬頃南來拜君王。已拚一死無生望，誰知道牧羊的蘇武，艱苦備嘗，還能回故鄉。撩袍端帶金殿上，（禮，轉搖板）臣願

太后壽無疆！

太后天祥丞相平身，賜坐。

天祥謝太后。（坐）

太后丞相回南，宋室幸甚。如今主幼國弱，棲身閩廣，不知有何良策，以安社稷？元軍新得臨安，人心未附。浙江豪傑日夜引領希望恢復。臣願率一旅之師，出鎮永嘉，從海陸兩路分道進攻，望求准奏。

宜中天祥臣啓稟太后。元兵大舉入寇閩廣，文丞相安可遠離朝廷。

老丞相既不贊成出鎮永嘉，天祥願開府南劍，經略江西。

宜中南劍州形勢不如汀漳重要。望太后傳旨：文丞相開府汀州，以阻元兵。

太后文丞相聽旨：（天祥拱立）督率各路人馬，開府汀州，阻擋元寇。

天祥遜旨。

太后二卿下殿去罷。

宜中（立，唱搖板）辭別鳳駕出宮往。（同天祥拜禮）

天祥（唱）鞠躬盡瘁報君王！（同宜中下）

太后（唱）丞相督師出閩廣，忠心耿耿世無雙。內侍擺駕後宮往，（立）專等撻音報宮牆。（幕下）

第二場

（幕外）次年正月。瑞金城外。四元兵唆都盜鏟搖鞭上。

唆都（唱快板）沙漠健兒身手好，勢如破竹滅南朝。三軍與爺忙開道，（轉搖板）人馬不行爲那條？（白）人馬爲何不行？

衆兵來將當道。

唆都列隊。

吳浚蟒玉捧印信上。

吳浚（跪）瑞金守將吳浚叩見平章。

唆都（扶）吳將軍請起。本相奉命經略江西，不知南朝虛實如何？

吳浚宋朝將帥除了文丞相盡皆碌碌之輩，何足道哉！

唆都文丞相現在那裏？

吳浚目前汀州失守，退回梅州去了。

唆都嘩！此人不除，必爲我朝大害。

吳浚末將曾在文丞相幕府供職，願憑三寸之舌，說他來降，以作進身之階。

唆都若得文丞相歸降，吳將軍之功不小。衆將官，瑞金去者。

衆人囁（同下）

第三場

四月。梅州督府行營大堂。幕啓，趙時賞劉洙杜濬鄒濂蓋鑑蟒玉同上，亮架。

同聲（念點絳脣）殺氣騰騰。森嚴刀斗軍容壯。將勇兵強，矢志報君王。（白）丞相升帳，兩旁侍候。（分下）

四宋兵，四武士，文天祥蟒玉佩劍上。

天祥（坐詩）閩廣開府作屏藩，未有徵勞達至尊。家散萬金酬壯士，身留一劍報君恩。（白）鎮江還朝，屢陳恢復大計。可恨陳宜中一竄孤行，百般阻撓。年初元兵入閩，汀州守將黃去疾擁兵自固；招撫使李廷玉積翁馬前投降；督府孤立，不得已退回梅州。招聚甲兵，再圖進取。左右，侍候了。

四將上行禮。

四將 參見丞相。

天祥 鮎立兩旁。

漢英 錢漢英王福戎裝上。

漢英 （禮）啓稟丞相，吳浚求見。

天祥 傳他進來。

漢英 吳將軍進帳。

吳浚 磬玉持書上。

吳浚 （詩）奉了平章命，招降宰輔臣。（禮，白）參見丞相。

天祥 龜了一吳將軍，你既投降元朝。來此則甚？

吳浚 末將受唆都平章之命，來勸丞相歸降北朝，現有平章親筆書信在此，丞相請看。（欲呈信）

天詳 大膽！（唱搖板）聞言大罵小吳浚，胆敢背主去求榮。人來與我上了綑。（二武士縛之，吳浚抖衣而戰）

漢英 （唱）丞相刀下且留人！

天祥 二位將軍何故阻令？

漢英 自古「兩國相爭，不斬來使」！

天祥 唔！

王福 而且天下大事已去一常言道「識時務者為俊傑」，丞相不可意氣用事！

天祥 依你二人之見？

王漢英
王福

不如歸降元朝，保全富貴。

天祥

鄉了！（四宋兵紛二將，唱搖板）胆大的王福錢漢英，惑亂軍心犯斬刑。杜濬進前聽將令，（杜濬拱立）監斬三

將軍門！

杜濬

得令！（四武士押吳錢王三將同下）

鼓聲。杜濬四武士上舉刀復命。

幕內

聖旨到。

天祥

（立）有請。

使臣

使臣冠帶捧詔上，天祥拜受訖。

使臣

丞相軍務勞苦，來得魯莽，望求恕罪。

天祥

豈敢！大人遠來辛苦。後帳備酒，劉洙，（劉洙拱立）你代本相奉陪欽差。

劉洙

遵令。（下）

天祥

（坐）衆位將軍，適纔聖旨到來，加封本相爲銀青光祿大夫。責成經略江西，你們意下如何？

衆將

兵精糧足，正好出兵。

天祥

趙時賞聽令！（時賞拱立）率領本部人馬，兵出瑞金，攻打雩都。

時賞

得令！（下）

天祥

鄒灝聽令！（鄒灝拱立）率領本部人馬，攻取永豐吉水。

鄒灝

得令！（下）

天祥

杜濬聽令！（杜濬拱立）率領本部人馬，攻打萬安龍泉。

杜濬 得令！（下）

天祥 掩門！

鞏信 錦鱗玉佩劍上。

鞏信 （幕內）且慢！（上場唱快板）丞相作事不公平，欺我鞏信老無能！撩袍端帶大帳進，（禮，轉搖板）奉差遣是何情？（白）丞相出兵，滿營將官俱有差遣，不用鞏信，是何理也？

天祥 老將軍年過七十，元寇梟勇，恐有疏虞，本相放心不下。

鞏信 只老得頭上鬚髮，難道滿腹韬略，渾身武藝，也老了不成！何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救國何分老少，出征不計死生！丞相若不肯委用，待我自盡了罷！（欲拔劍）

天祥 晚來！老將軍執意要去，進前聽令！（鞏信拱立）率領三千人馬，作爲本相大軍前部先鋒。攻打會昌興國，不得違誤！

鞏信 得令！（唱搖板）拜謝了丞相賜將令。（背身唱流水板）命我馬前作先行。自幼京湖習戰陣，英雄垂老髀肉生。此一番追隨督府命，要把江西一鼓平。喜氣洋洋後帳進，（轉搖板）老當益壯不讓！（下）

天祥 衆將官，兵發江西。
衆人 嘘。（幕下）

第四場

（幕外）六月。興國郊外。旗牌甲乙丙丁捧文書左上。旗牌戊捧木匣右上。

同聲 請了。

旗甲 老兄手捧木匣，有何公幹？

旗戊 汀州斬了僞天子黃從，將首級獻與丞相，衆位老兄有何貴幹？

旗甲 翁老將軍收復興國黃州，大營報捷。

旗乙 趙將軍零都大捷，軍前稟報。

旗丙 鄒將軍得了永豐吉水，稟報丞相。

旗丁 杜將軍克復萬安龍泉，呈報督府。

旗戊 好湊巧！咱們全是向丞相報功的。

衆人 如此，你我並馬而行。（同下）

第五場

八月。贛州郊野戰場。幕啓，鼓聲，四元兵，四大鎧，李恆·四宋兵，趙時賞劉洙杜潛各持兵器上。

時賞 來將通名，馬前受死。

李恆 大元江西宣慰使李恆。

時賞 殺。

會戰，分下。李恆復上。

李恆 宋將驍勇異常，我觀他後隊盡是民兵，未經戰陣。待我分兵夾攻便了。（下）

鼓聲。趙時賞劉洙杜潛戰四大鎧。四元兵李恆暗上掩殺。宋將敗下。

李恆 追！（幕下）

第六場

（幕外）數日後，興國督府行營。四武士文天祥龍霖大鼇左上。四宋兵趙時賞劉洙杜潛右上。二將（禮）請丞相恩末將等兵敗之罪。

天祥 此乃民間義兵未經大敵，致有此敗。衆位將軍何罪之有！鄒溫大軍尙在永豐，不如前往合兵，再決勝負。

三將 兵發永豐。（同下）

第七場

卽日。東固方石嶺。臺後大樹林立。臺中有巨石數塊。幕啓，二宋兵韋信持刀上。

韋信（唱流水板）丞相江西戰元寇，勢如破竹圍贛州。民兵驚潰難挽救，一番心血付東流。獨領孤軍來斷後，不退追兵不回頭！

鼓聲。四大鎧上。韋信率二宋兵力戰，由上場門追四大鎧下。鼓聲大作，韋信卸冠仗劍，身中數箭上。

韋信（唱搖板）敵軍亂箭如雨驟，遍體鱗傷鮮血流！（坐白）元軍箭如飛蝗，身帶重傷，難與交戰，待我自盡了罷！（唱）老韋信誓死不退後，方石嶺上把名留。（自刎，僵倚石上，凜然如生。）

鼓聲，四大鎧復上，遂巡不敢進前。見韋信不動，乃進。發覺已死。

四大鎧李恆上。

李恆 何事？

四大鎧 宋將自刎。

李恆 眼看要將文天祥趕上，被這老匹夫阻攔一陣，又讓他人逃走。衆將官，永豐去者！
衆人 嘘。（幕下）

第八場

（幕外）數日後。永豐之空坑。四宋兵鄒溫上。

鄒灝 元兵暗襲永豐，民兵驚潰，來此已是空坑。丞相由興國撤退，必經此處。衆將官，安營下寨。
衆人 嘘（同下）

第九場

八月十七日晚間。空坑，文天祥營幕外之廣場。明月朗照，翠山肅穆。下場門露營幕一角。幕啓，場中設酒一席，文天祥龍靠加蟒掛與歐陽夫人對坐。

天祥
噓！

夫人
相國何故長嘆？

天祥 自從五月兵出南嶺以來，零都大捷，贛南諸郡，次第收復。臨瑞袁洪，軍前請命；汀州僞天子黃從軒首至府；大江以西有席捲包舉之勢。不料贛州民兵驚潰，永豐又敗。此皆本相調度失宜；夫人，你教我怎不悔恨！

夫人
勝敗兵家常事，何必介懷。相國請。（舉杯）

天祥 請。（唱原板）在月下與夫人飲酒解悶。（同飲，夫人斟酒）

夫人
(唱)勝與敗原本是兵家常情。

天祥
(唱)最可嘆功垂成爲山九仞。

夫人
(唱)回南嶺據險要再棟雄兵。(白)請。(同飲)

天祥
(唱)酒入了愁腸中越添悲憤。

道生
佛生柳娘環娘均垂髫戎裝持劍嘻笑跳躍而上。

夫人
(唱搖板)小兒女不解愁活潑天真。

子女
拜見父親母親。(禮)

天祥
罷了！你們手中的兵器那裏來的？

道生 鄒瀛叔叔賞給我們的。

夫人 鄒瀛叔叔教你們的劍術練好沒有？

子女 練熟了。

夫人 你們操練上來，給你父親解悶。

子女 邀命！（起舞，分念）蒙古逞強暴，欺侮大宋朝。兒童將國保，不讓衆同胞！（急舞，伴以鼓聲。舞畢，同白）

夫人 舞得不好，父親母親見笑！

天祥 哈，哈，哈。（唱搖板）小兒女也知道蠻夷殘忍。

夫人 （唱）偃文事修武備報效朝廷。

天祥 （唱）觀長天銀河淡參橫斗柄。

夫人 （唱）不覺得風露冷夜近三更。（白）相國，夜深了，進帳安歇罷。

天祥 （同立，牽二女）道生佛生隨我來。（與夫人同入帳幕）二宋兵，一擊柝，一敲更鑼，打三更饒場下。歐陽夫人加披大氅，復自帳幕上。

夫人 明月皎潔，青天無雲，好一派清秋光景。怎奈刀兵連年，國亡家破，對景傷懷，好不憂悶人也！（唱南梆子）聽帳外刁斗寒秋蟲成節，家國恨不成眠獨步空庭。看青天無片雲月明如鏡，（遠處隱隱有鼓角聲，夾白）呀！（唱）是何處動殺伐鼓角之聲！

鄒瀛上。

夫人 何事驚惶？

鄒瀛 （唱搖板）李恆追兵到空坑，見了夫人說分明。（白）夫人，大事不好了！

夫人 李恆追兵已到，特來稟報。

（回身）拜請相國。

文天祥披大鎗上。

天祥 何事？

鄒漁 李恆追兵到了！

天祥 聲鼓聚將。

鄒漁 邊命！（急下）

鼓聲大作，台燈全黑。（可將台角帳幕及台中桌椅迅速移去）惟聞喊殺之聲，少時，台燈復明。四大鎧露刃押歐陽

夫人柳娘環娘左上。

夫人 喔！（同下）

鄒漁 背道生右上。

鄒漁 我軍大敗，夫人小姐被擒。小公子死於亂軍之中。待我保護大公子逃出重圍便了。（下）

鼓聲。四元兵左上，趙時賞蟒靠卸冠加水髮仗劍右上。

兵甲 來者可是文丞相？

時賞 然也！

兵甲 拿下！（同簇時賞至臺角）

衆兵 （向內）啓稟元帥，文丞相已被我等生擒了！

四大鎧押劉洙卸冠加水髮，李恆同上。

李恆（幕內）鳴金收兵！（鑼聲，上場唱快板）大戰江西威名震，南朝丞相被生擒。邁大步上了空坑嶺。（四英擁時

賞進前，夾白）唉！（轉搖板）因何誤拿趙將軍！（白）趙時賞，你冒充文丞相，是何道理？

時賞 住了一文丞相忠心爲國，故願捨身相救。
李恆 你二人今日被擒，尙有何說？

劉洙 李恆休要誇口，此乃民軍驚潰，非戰之罪也！
時賞 劉將軍，男兒死爾，何必多言！

李恆

斬首號令！

四兵

噦。（擁時賞劉洙下）

李恆

衆將官，將文丞相家眷押送燕京獻功。

衆人

噦。（幕下）

第十場

（幕外）十一月。潮州之秀山，陳宜中烏紗蟒玉上。

宜中

元兵勢大，朝廷奔波海島，何日了局。「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不免收拾家財，逃往安南占城國，樂享餘年便了。（下）

第一場

次年（五月，帝昺即位，改元祥興）十月初，惠州督府行營。幕啓，上設靈堂。供「先母齊魏國夫人曾老太君靈位」。
稍側設公案，案側設四座。文天祥素服上。

天祥

（唱倒板，本場爲二簧）望翔龍聖駕崩鼎湖悲痛，（上場唱迴龍腔）竭孤忠扶幼主夙夜在躬。（唱原板）陳宜中逃古城偷生厭敵，張世傑少謀略未能變通。嘆邦家已成了千瘡百孔，只剩得陸秀夫力挽頽風。有本相戰江西無功惶悚，妻和女被賊擒囚禁牢籠。高堂母遭不幸寥寂哀慟，道生兒染沉疴童年夭終。親骨肉凋零盡淚如泉湧。（望靈位，頓足，哭頭）兒的老娘吓！（轉搖板）望靈堂不由人頓足搥胸。（坐）

杜濟鄒渢導使臣捧印信，均冠服上。

杜濬
鄒漸

(唱) 唱搖板一封丹詔君恩重。

使臣

(唱) 分茅裂土報殊功。(白) 聖旨到。

樂聲。

天祥起立拜受訖。置印信案上。

天祥

大人請坐。

使臣

謝坐。(同坐)

天祥

本相經略江西，師出無功，反蒙加封少保，進爵信國公，慚愧之至！

使臣

丞相豐功偉績，朝廷不遇略報殊勳。如今元兵入廣，尙望再整師旅，拱衛王室。

天祥

母喪在堂，望大人轉奏朝廷，准予丁憂，略盡鳥私。

使臣

古人墨經從戎。國難嚴重，望丞相奔情節哀，爲國宣勞。

天祥

大人以大義相責，敢不遵命。擊鼓升堂。(同立)

杜濬

擊鼓升堂。

鼓聲。四宋兵四武士上，分侍。天祥入公案坐。使臣側坐，杜濬鄒漸侍立。

天祥

杜濬聽令！(杜濬拱立) 率領五千人馬，攻打潮陽劇盜陳懿劉興，以絕後顧之憂。

杜濬

得令！(下)

天祥

鄒漸聽令！(鄒漸拱立) 率領大兵，隨後接應。

得令！(下)

天祥

(離座，使臣同立) 天子幼沖，宰相遁荒，大人回朝之後，請替本相致意陸丞相張樞密，和衷共濟，同贊王業，國家幸甚！

使臣

敢不遵命！(幕下)

第十二場

(幕外)潮州郊外。陳懿盜鎧持刀左上。四元兵張弘正盜鎧持鎗右上。

弘正
來將通名！

陳懿
弘正
（禮）將軍請了！末將乃湖州守將陳懿。惱恨文天祥殺我義弟劉興，奪去城池，特向元朝借兵報仇。
陳懿
文天祥大軍屯在海豐，將軍若從海道進兵，必然一戰成功。

弘正
陳懿
弘正
怎奈缺少船隻。

陳懿
末將願借海船，以助一臂之力。
弘正
多謝將軍。（同下）

第十三場

十一月杪。海豐之五坡嶺，叢樹掩映。暮啓，四宋兵文天祥鄒楨，四元兵陳懿張弘正各持兵器上。開打，宋兵等敗下，張弘正四元兵復上。

弘正
衆將官，撤下拌馬繩。
衆人
瞧。（同隱樹叢）

鄒楨
（唱倒板，以下均西皮）衆寡不敵難交戰。

天祥
（唱）倒板，以下均西皮）衆寡不敵難交戰。

鄒楨
（上場，唱搖板）保定丞相出龍潭。

天祥
（唱）倒板，以下均西皮）衆寡不敵難交戰。

鄒溫 呀！（唱）誰知有虎在深山。英雄笑視龍泉劍，寧願玉碎不瓦全。（自刎，僵臥，幕下）

第十 四 場

（幕外）十二月初。厓山附近。四大鑑，李弘龐鈔兒赤張弘範同盜鑑蟠玉上。

弘範 （唱倒板）隊隊旌旗排左右。（上場唱快板）殺氣騰騰鬼神愁。三軍開道往前走。

四元兵張弘正上。

弘正 （接唱搖板）見了元帥說從頭。（白）參見元帥。

弘範 命你攻打宋軍，勝負如何？

弘正 宋將收了宋將陳懿，用海船暗渡潮州，已在五坡嶺前將文丞相生擒了。

弘範 功勞簿上記你的頭功。但不知文天祥願否歸順我朝？

弘正 此人異常倔強，被擒之後，破口大罵，以求一死。俟後見滿營將士並不加害；又服腰子二兩，仍未絕命。一路之

上，宋將小心救護，幸無意外。

弘範 真忠臣也！衆將官，兩兵合一，攻打厓山。

衆人 嘘。（同下）

第十 五 場

除夕前三日。厓山。張弘範所居之大海船中船。中爲帥座。旁設數椅。傍晚，案上燃巨燭，從蓬窗望去，海天一色，惟見寒星點點。幕啓，四元兵侍，張弘範中坐。李弘上。

李弘 元帥，文丞相剛強得很，決不屈服下跪。
弘範 他怎麼說法？

李弘文丞相說：「往日見伯顏平章，也不過長揖而已！」

弘範難道向本帥一拜，他也拒絕不成？

李弘他說：「天祥能死，決不能拜！」

弘範也罷！我若加害此人，其名在我；我若以禮相待，其名在我；左右，列隊相迎。

李弘（向內）恭請文丞相。

細樂聲。弘範率李弘四元兵拱立。文天祥角巾藍袍上，互相長揖，分賓主對坐。李弘旁坐。

弘範皋亭山一會，不覺三戰，丞相別來無恙！

天祥光陰荏苒，一事無成，可嘆可恨！

弘範貴國陳丞相逃走，丞相的大軍失利，厓山彈丸之地，我軍圍攻，且夕可下。本帥有心請丞相勸諭張樞密使世傑歸順，免得貴國君臣受苦。

天祥尺土寸地，只要是宋朝所有，在所必爭，少康一族中興，楚國三戶亡秦，厓山雖小，何懼之有！

弘範貴國孤軍無援，本帥憐憫生靈塗炭，乃是一番好意。丞相你要三思。

天祥宋朝抵禦強敵，雖剩一兵一卒，也要抗戰到底！

弘範丞相姑且修書，貴國若是不降，再作道理。李副元帥，取紙筆侍候。

李弘遵命。（至案前鋪設紙筆訖，復坐）

弘範（拱手）有勞丞相之處，弘範不勝感激。

天祥元帥如此盛意，待我修書便了。（入座提筆，唱搖板）好一個張元帥謙恭禮讓，他請我修書信厓山勸降，展銀鑑難下筆愁懷萬狀，（夾白）有了。（唱）寫一首零丁洋橫訴衷腸。（寫畢復歸原座。白）元帥，書信在此。（元兵接過）

（念）「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雲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贊

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吓！丞相，這是什麼？

天祥
這是我不久過零丁洋時，作的一首詩。

弘範
哈，哈，哈。若不是丞相這種人才，決定也作不出這樣的好詩！

元帥吓！（唱流水板）元帥休得相誇獎，人臣報國理應當。厓山雖然地不廣，一兵一卒也不降！我既被擒入羅網，焉肯勸人叛君王。

弘範
（唱搖板）忠君愛國躍紙上，好人好詩世無雙！左右秉燭送丞相。（二元兵執燭恭候）不可失禮慢忠良。（同立，白）請丞相到後船安歇。

天祥
多謝元帥。（幕下）

第十六場

（幕外）祥興二年二月十三日，廣州城外，哨吶聲，得勝鼓聲迭奏。四元兵各肩大木牌。一面大書「厓山滅宋」，另一面大書「班師回朝」。四大鎧。陳懿張弘正龐鈔兒赤李弘張弘範均蟒玉搖鞭，喜色洋洋繞場下。

第十七場

次日，廣州元軍大帳，設酒宴三席。幕啓，張弘範與文天祥同坐中席。龐鈔兒赤張弘正坐左席。李弘陳懿坐右席。

弘範
(詩)風雨厓山破宋兵，

（詩）南朝君相作波臣。

弘兒赤
(詩)南朝君相作波臣。

李弘
陳懿

(詩)功名蓋世張元帥，

天祥

曇——(詩)不是胡人是漢人！

弘範

丞相吓——(原板)丞相休得來譏諷，能識時務爲英雄。帝王那有千年種。新陳代謝古今同！

天祥

(接唱)自恨無力存大宋，國亡不死恨填胸。孤臣孽子心悲痛，如有二心天不容！

弘範

宋朝已亡，丞相忠孝之事已盡。如能以事宋之心改事我朝，大元宰相非公而誰！

天祥

(拭淚)元帥吓——(唱二六板)張元帥語長心尤重，怎知我心如槁木萬念空。厓山風雨波濤湧，君臣殉國侶蛟

龍。北人歎聲如雷動，孤臣血淚杜鵑紅。君父深仇天不共，夷齊采薇慕高風。自古道華夷不同種，我豈肯變節易

初衷。

弘範

(唱搖板)聽罷言來心尊重，丞相果有夷齊風。

兒赤

(起立，唱)走上前來敬酒鐘。(先敬弘範，次及天祥)

天祥

(唱)對景傷懷訴無從。(以袖拭淚，誤將酒杯拂至地上)

兒赤

(怒)文天祥，本帥敬酒，胆敢不識抬舉，は何道理？

天祥

(離座)元帥，本相南朝狀元宰相，但欠死報國。要殺開刀，何必多言！

兒赤

唔。

弘範

副元帥不必如此，左右，護送文丞相回館驛去罷！

四鑼

邀命。

天祥

(唱搖板)漫道你錦江山已歸一統，春秋義萬古存貶擯蠻戎。任你殺任你活我心不動，守着了浩然氣與國同終

弘範

(冷笑，同四大鑼下)

休兵三日，班師回朝。掩門——(幕下)

第三本 正氣歌

節義震蠻夷，令人神往忠臣傳；

詩文皆血淚，擲地金聲正氣歌。

音調

除第一場及第九場爲二簧，第十二場爲京音大戲調外；其餘各場均爲西皮。

時間

元世祖皇帝至元十六年己卯（一二七九）十月一日至十九年壬午（一二八二）十二月九日。

地點

元都燕京。

人物

二解差
（班底）押解文天祥的解差。

文天祥
（見前）

館吏
（班底）元會同館小吏。

李摺押
（班底，黑三鬚）元兵馬司獄官。

四龍套
（班底）元兵。

博羅
（淨，水粉面，黑滿鬚）元中書同平章事。

張平章

(班底，漆白滿鬚)元知樞密院事。

李院判

(班底，黑短鬚)元樞密院判官。

差官

(班底)博羅的屬員。

阿合馬

(班底，水粉面，虬髯)元中書左丞相。

留夢炎

(升，漆白短鬚)宋「狀元宰相」。降元爲翰林學士承旨。

伯顏

(見前，易漆白滿鬚)元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淮安王。

王積翁

(老生，漆白滿鬚)宋福建宣諭招撫使。降元仍官原職，但留京不遣。

四內侍

(班底)元宮內監。

忽必烈

(淨，淡赭紅面，白短鬚)元世祖皇帝。

汪水雲

(老生，漆白滿鬚)宋遺民，道士。

趙鼎

(童，約十歲)宋恭宗，入元，廢爲瀛國公。

二差役

(班底)文璧的侍徒。

文璧

(班底，黑三鬚)宋權戶部侍郎，廣東總領，知惠州。宋亡，降元，仍知惠州，文天祥之弟。

和禮霍孫

(老生，黑滿鬚)元中書左丞相。

薛素素

(青衣)從前文天祥府中的歌女。(即第一本第二場中四歌女之一)現淪落燕京爲歌妓。

遊人

(班底)燕京百姓，男女老幼多少不拘。

麥北丁

(班底，水粉面，黑短鬚)元參知政事。

妙曠

(班底)號琴堂。閩僧。

第一場

同年（元至元十六年）十月一日。燕京會同館大門外。中爲館之正門，門上榜書「會同館」。獸環朱戶，雙扉緊閉。下場門附近復有一小門。幕啓，二解差，文天祥用巾藍袍大靴搖鞭上。

天祥（唱倒板，本場皆二簧）六尺孤百里命大節不改。（上場唱迴龍腔）頂天柱立地維纏算奇才。（唱原板）五坡嶺被賊擒引領以待，張弘範不殺我押送燕臺。只說是正首邱一死爲快，絕飲食共八日雙眼猶開。好江山風景同無限感慨，悵故宮禾黍離滿目蒿萊。催坐馬又來在會同館外，（下馬，轉搖板）叫左右通名姓快把門開。

解差（扣環）開門。

門啓，館吏冠服上。

館吏 何事？

解差 文丞相到。

館吏

丞相可有皇上敕書？平章手諭？

天祥

無有。

館吏

既然無有，到此則甚！

天祥

我乃大宋宰相，兵敗被擒。不受北朝爵祿，要敕書手諭何用！

館吏

會同館是外國使節下馬的地方；亡國大夫，恕不招待！（退入門內，雙扉復閉）

天祥

吓！（唱搖板）來在了會同館不倣不係，說什麼「亡國奴於理不該」！嘆天地雖廣闊無人欽特，死不能生不可歸

外徘徊。

館吏 滴纔請示上峯，丞相可由小門闖入，暫且安身。等候聖旨到來，再作道理。

館吏

滴纔請示上峯，丞相可由小門闖入，暫且安身。等候聖旨到來，再作道理。

天祥 嘘！（唱搖板）這燕雲原本是漢家地界，三百載陷蠻夷忘了本來。我好比晏平仲楚國嘲怪，「到狗國入狗洞」有何懼哉！（冷笑同入。幕下）

第二場

（幕外）初五日。會同館外李指揮魏千戶冠服上。

指揮 請了。奉了博羅平章之命將文丞相提往兵馬司監禁，就此前往。
千戶 此人是南朝大忠臣，入獄之後，你我要以禮相待，纔是道理。
指揮 理當如此。（同下）

第三場

初九日。樞密院大堂。幕啓，二龍套侍。堂上設公案三。博羅蟠玉中坐。張平章紫袍左坐。李院判藍袍右坐。

博羅 （拍案）將文天祥押了上來！

二龍套押文天祥赭衣免冠加水髮上。

院判 文天祥，你乃亡國罪臣，還不下跪。

天祥 南方的長揖，就是北方的跪拜。我爲南朝大臣，豈肯行北朝之禮。

博羅 左右，叫他跪下。

四龍套擁天祥跪，天祥跪坐地上。二龍套欲用暴力。

天祥 （怒唱）誰敢！

平章

贖他去罷。（四龍套分侍）

天祥

（復立）哼！

博羅

文天祥，宋朝已亡，你還有何說？

天祥

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我乃大漢民族，宋朝忠臣，豈肯投降夷狄！

博羅

除此之外，尚有何言？

天祥

我爲宋朝宰相，以職守言，一國亡當死！不幸被擒，以軍律言，兵敗當死！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博羅

你說「有興有廢」，從盤古到了如今，共有幾帝幾王？你且逐一道來。

天祥

呸！（唱原板）歷代的典籍充翰苑，十七史打從何處翻？既非「博學宏詞」選，那有功夫與你言。

博羅

你不肯說古今帝王。難道古時大臣也同你一樣，將宗廟土地獻與他國之後，反而逃走不成？

天祥

（唱流水板）你道我日前將國獻，賣國之人是奸讒。小人貪利必戀棧，焉能冒險受艱難。我當日率命來解勸，皇

亨山單騎見伯顏。你國將我來拘管，賣餘慶誤國降北燕。國家既亡當殉難，無奈是先皇有後，我的老母在人間！

虎口鯨波冒萬險，不顧生死爲存韓！

博羅

住了一德祐皇帝就不是你的主上麼？

天祥

（唱快板）度宗皇帝天潢演，立君以嫡在臨安。

博羅

德祐既是你主，何故又別立二王？

天祥

（接唱）德祐失國陷北番，社稷爲重當從權。五胡亂華洛陽陷，不從懷愍從晉元。本朝靖康曾構患，南渡爲忠北

爲奸！

博羅
這個——

平章
院判

哈，哈，哈。

博羅 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分明是強辯！

平章 嘿！二王是逃走的人，立得不正，難稱正統。篡位而已！

天祥 （接唱）景炎祥興先皇眷，兄終弟及一脈傳。太皇有旨何爲「篡」，列公你要仔細參。

院判 謝國太在危城之中，方寸已亂，她作不了主。

天祥 （接唱）軍民一致黃袍勸，天與人歸皆一般！

平章 博羅 強詞奪理。

院判 天祥 （接唱）見仁見智分觀點，各行其是何必多言。

博羅 你既爲丞相，應該救護三宮出險，方爲忠臣。

天祥 （唱搖板）陳宜中爲首相萬鈞獨攬。

平章 不然，便應該與伯顏平章決一死戰。

天祥 （唱）張世傑督人馬我無兵權。

院判 你立了二王有何用處？

天祥 （唱）立新君存宗廟非爲榮顯。

博羅 既知成不了大事，何必勉強。

天祥 （唱）臣事君子事父易地皆然。竭孤忠效犬馬了我心願，我好比薑桂性愈老彌堅。

天祥 嘴喎！（唱）任威脅和利誘誓不降元。

博羅 （唱）站堂軍快與我上了鎖練。（二龍套執鍊縛天祥）

天祥 哈，哈，哈。（唱）文天祥不怕死何擇牢監——（二龍奪押下）
博羅 文天祥如此强硬，着實可惱。掩門。（幕下）

第四場

（幕外）十二月中旬。燕京市上，李指揮與差官左右分上。

指揮 堂翁請了！

差官 賽得凌巧，今逢冬至假期，我奉博羅平章之命，到兵馬司釋放囚犯，快快與我一同前去發落。
指揮 但不知如何發放？

差官 除了文丞相以外，一律釋放。

指揮 這個——

差官 老李你嚕嚨什麼，同我前去就得了！

指揮 是——是——是——（同下）

第五場

數日後。元宮金殿。御座側設一椅。均蒙虎皮，地上鋪氈，猶有胡人氣象。幕啓，博羅阿合馬留夢炎王積善麟玉執笏上。

同聲 請了。陛下臨朝，分班侍候。（分下）

必烈 四內侍導忽必烈皇冠龍袍上。

必烈 （唱原板）張弘範在厓山滅了南宋，破印度平回疆萬國來同。到今日錦江山歸了一統（坐，轉搖板）子孫孫而子世世無窮。

博羅阿合馬留夢炎王積翁分上朝拜。

同聲
陛下萬歲！

必烈
平身。

同聲
謝陛下。

必烈
博羅平章，（博羅拱立）宣太傅伯顏上殿。

博羅
遵旨！（向內）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淮安王伯顏隨旨上殿。

伯顏
蟒玉佩劍上。

伯顏
(幕內) 領旨。（上場詩）要爲社稷真宰相，不作人間賤丈夫！（禮，凸）臣伯顏見駕，陛下萬歲！

必烈
太傅平身賜坐。

伯顏
謝陛下。（坐）

必烈
南宋滅亡，江山一統，朕欲平治天下，何者爲先？

伯顏
臣聞賢人爲國家之寶。南朝文丞相天祥忠心宋室，甯死不屈。陛下如能厚加禮遇，賢士大夫必能聞風興起矣！
必烈
從前張元帥在厓山上表，陳奏文天祥忠義之狀，朕有「誰家無忠臣」之嘆。自從押解來京之後，不知近狀如何？
博羅
臣啓奏陛下，文天祥現在兵馬司管押。

必烈
朕有心釋放此人還鄉，不知可否？

博羅
臣觀文天祥決不肯投降我朝，不如殺之，以絕後患。

伯顏
不可！殺郤文丞相不知緊要，陛下有誅戮忠臣義士之名。

必烈
既然如此，可命兵馬司用好茶好飯，留心看管，不准怠慢。

博羅
遵旨。

合馬
臣有一計，可令文丞相歸降。

必烈 阿合馬平章有何妙計？

合馬 文丞相忠於故主，陛下何不命瀛國公趙㬎前往招諭於他。

必烈 此計甚好。留夢炎王積翁聽旨！（二人拱立）命你二人陪伴瀛國公前往招諭文天祥，不得違誤！

夢炎 遣旨。（下）

王積翁 必烈 退朝。（幕下）

第六場

（幕外）數日後。汪水雲道士裝束上。

水雲 文丞相被囚燕市，將及兩月。兵馬司李指揮魏千戶均是我的好友，多至假期中，獄中清靜，待我入獄探訪便了。

（下）

第七場

卽日。兵馬司獄。土室一間，廣約八尺，深可四尋，三面均爲土壁，濕氣瀰漫，班駁若畫。後面有數小窗，窗外爲衙署甬道，行人往來可觀。上場門之一邊有一小扉，下石級數步達室內，下場門之一面爲一土炕。臺中有一白木長案，上置筆硯，詩文集，手稿，弈具及七絃琴一張。幕啓，文天祥角巾藍袍中坐。汪水雲李指揮魏千戶側坐。

水雲 丞相在樞密院與博羅抗辯的一段言語，近日京城人人傳誦，佩服得很！

李指揮 千戶 可是博羅平章却與丞相結下了冤仇。

天祥 可不是。連冬至假期也不放丞相出去！

天祥 博羅說二王立得不正，因此辯了幾句。事後想來，古時中興之君：少康爲遺腹之子，起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後，周召二公擁戴爲君；幽王廢太子宜臼，後來大戎作亂，諸侯復立宜臼爲王；光武起於南陽，昭烈繼統巴

蜀；皆是出於擁戴，有何傳授之命？又如唐肅宗卽位靈武，未稟明皇。天下後世以其能平安史之亂，亦無貶詞。禹傳益不傳啓，海內黎民不歸益，而曰：「啓乃吾君之子」。漢文帝只是陳平周勃所立，豈有高祖呂后惠帝之命。至於春秋出亡公子之多，不勝舉例；齊桓晉文可稱首屈一指。何謂逃走便不該卽位？可惜當時匆忙之中，未曾將此一段言語辯駁，頗有餘憾！」

水雲

冥頑不化之人，丞相何必枉費唇舌。

指揮

無非多結仇恨而已！

水雲

窗外人影經過，指揮千戶起立。

幕內

瀛國公駕到。

指揮

有請。

四龍套留夢炎王積翁趙累鱗玉上。龍套侍於門外。衆人均立。

夢炎
積翁

（詩）要將秦儀舌辯。

趙累

（詩）招諭前朝忠臣。（白）吓，丞相別來無恙！

天祥

陛下吓！（免冠露水髮，撲跪，膝行而前，唱搖板）一見陛下淚滿腮，北面稽首在塵埃。伏地長號忙叩拜。（伏地

叩頭不已，哭頭）臣的主吓！

趙累

（唱）丞相請起免悲懷。

天祥

陛下不回御駕，臣願跪死也不起來！

趙累

嗳！

夢炎

王大人你陪國公爺暫回車駕，待我慢慢奉勸文年兄如何！

積翁

遵命。（唱搖板）拜請我主出獄外。

趙鼎 (拭淚，唱)丞相忠烈令我哀！(同積翁四龍套下)

水雲
夢炎 (同時)年兄請起。

天祥

(立)曇！(整冠)

指揮

千戶

請坐。(衆人就坐)

夢炎

年兄，你我臨安一別，不覺四年了！

天祥

久違了！老先生出仕新朝，飛黃騰達，可欽可敬！

夢炎

蒙元主棄，濫竽翰林，慚愧之至。闊別多年，小弟有心奉陪年兄，閒談閒談，不知可否？

天祥

天祥得罪之人，恐有礙老先生官箴。

夢炎

年兄，你太過謙了。(唱原板)你和我一殿臣何須見外，弟不才願學那伯桃角哀。有幾句衷腸話望休見怪，說出唇

文年兄自己忖懷。

天祥

哦！(接唱)他雖然未開口已露大概，怎知我秉大節百折不回。(夾白)老先生！

夢炎

年兄！

天祥

(唱)文天祥性梗忠直言勿怪，得罪了老前輩幸勿介懷！

夢炎
會展開。識時務爲俊傑古人訓誠，知順逆識權變纔算通才。

哈，哈，哈。(唱流水板)文年兄說話太奇怪，縱然有不到處我不介懷。弟念兄如管樂命途多舛，辜負了好才學未

天祥
夢炎
天祥

(接唱)縱有那秦儀舌我心不改，是刀山與鼎鑊我何懼哉！國家亡尙偷生求死爲快，我豈學老馮道長樂無災。
(羞愧)年兄，言重了！(唱快板)馮道生爲五朝宰，富貴榮華永無災。亡國大夫何足怪，聖賢也會變節來。

天祥

(接唱)頂天立地綱常在，貪生怕死是庸才！

夢炎

(接唱)伊尹
幡然改，曾經五就夏桀來。微子歸周出無奈，故宮禾黍自悲哀。管仲事君仇射帶，一匡九合兩無猜。鄧禹曾爲王莽宰，二十八將綱雲臺。這都是名賢名將帥，文年兄性情過於乖。

天祥

嗳！(唱)前朝古人被你來曲解，我只知一死報國萬念灰。

夢炎

哈，哈，一死報國，不過愚忠而已。而且從古以來，有幾個忠臣得了好結果。

天祥

哼！

夢炎

你且聽了！(唱)論忠臣多被人主害，固執不通自取禍災。龍逢比干遭誅醢，伍員文種自把性命裁。古代忠良難盡概，本朝的岳少保也喪命在假金牌。文年兄在宋朝奇功蓋代，怎奈是國家亡難以挽回。何況你報國功業勳名在，忠孝兩全出仕也應該。更兼那老伯母靈柩在百粵外，你在生未奉養死又不能葬埋。弟此來爲愛才年兄休怪，這一切利和害你自己思裁。

天祥

(冷笑，唱)一條犬迎主人尚把尾擺，忘君恩事異族豹肺狼胎。任千言和萬語我不歎傷，文天祥豈學那賣國的奴才！(白)哼！

夢炎

哦！(背身唱)文天祥不投降脾氣古怪，問得我低下頭有口難開。(夾白)唉！(唱)我但求保富貴笑罵何害，留夢炎再不見你這書獸！(白)請了！請了！(下)

衆人

(除天祥外)哈，哈，哈。丞相罵得好痛快！

天祥

我朝有了此等人物，不亡何待！

水雲

此種卑鄙無恥之人，丞相不必理他，燕京市上有一歌妓名叫薛素素。從前曾在尊府當差。丞相如有功夫，請將前朝亡國之事，編成歌詞，待在下教她歌唱，也可以感動人心。

天祥

(立)時候不早，告辭了。(下)

水雲

(同衆人立)恕不能遠送。(幕下)

第八場

(幕外)至元十七年五月，樞密院外，二差役文璧冠服搖鞭上。

文璧
厓山兵敗，家破國亡，念及老母靈柩，尚在百粵，未能安葬故鄉，忍辱降元，仍官惠州知府，特意入京朝覲，一則探問大哥天祥及嫂嫂歐陽夫人消息；二則尋訪大妹孫氏下落；來此已是樞密院，待我前往投文便了。(唱搖板)

策馬來在大街上，未朝天子拜平章。(同下)

第九場

至元十八年初秋。官籍監。時兵馬司獄爲暴雨所毀，暫遷於此。屋宇高敞，窗明几淨，窗外嘉木扶疏，左右均有門，一通外面，一通寢室，台中設一桌數椅。桌上陳筆墨，書籍，手稿，弈具。幕啓，臺上寂然無人。文天祥在寢室彈琴，惟聞琴韻悠揚。歐陽夫人素裝上。

夫人
(唱正板，本場皆二簧)在他鄉爲異客於今四載，家國恨知多少花落花開。賢相國陷監牢楚囚看待，嘆咫尺如天涯
撒首徘徊。多蒙得昭陽院鳳詔分派，允許了夫妻們暢敍衷懷。移蓮步行至在官籍監外。

室內琴弦忽斷，李指揮魏千戶文天祥同上。

天祥
(接唱，轉搖板)彈奏間琴弦斷定，有人來。(白)吓，夫人！

夫人
吓！相國！

天祥
(唱)今日纔能慰情懷。

夫人
(唱)今日纔能慰情懷。

李指揮魏千戶自下場門暗下。

天祥

(同唱)國破家亡身猶在。(同相抱哭頭)

夫人

吓!(同唱)怎不教人暗悲哀。

天祥

夫人請坐。

天祥

謝相國。(同坐)

天祥

空坑潰敗，全家傷亡。但不知黃頤二夫人和柳娘環娘兩個孩兒，怎麼樣了？

夫人

一言難盡！(唱快三眼)遭不幸追兵到空坑大敗，佛生兒死亂軍無人葬埋。妾有心尋短見防護利害，到京師親骨肉勞燕分開。二夫人被官媒外省發賣，最可憐二嬌女變作了奴才！文璧弟來燕京述職一載，保釋了孫大妹不日南回。妾入宮求皇后綸音分派，纔能够到牢獄共述胸懷。

天祥

(接唱)賢夫人請不要悲傷感慨。亡國的老百姓不值錢——二嬌女受踐踏白璧污壞，覆巢下無完卵理所應該。文璧弟權輕重吉身避害，自古道：「忠與孝不能和諧」。文門中有後代可接宗派，我縱然報國死舍笑泉臺。

夫人

文璧二弟來京一載，屢次請求入獄相會，皆被博羅平章阻撓。近日尋着了孫家大妹，已向官府保釋出來，不日一同南歸。相國有無言語，囑咐他們幾句。

天祥

我自從五坡嶺被擒，百計求死，未能如願。過江西時，欲死在吉州，以符死正首邱之義。八日不食，未能絕命。又念此身尚在江南，或有脫身機會。建康逗留七十餘日，江浙豪傑相約打救，又未能實現。如今囚禁北庭，忍辱待死。莞然一身，百無所念。惟老母年逾古稀，殯在惠州，望夫人致意二弟設法扶柩回鄉，早慰先靈。此外，佛生慘死，道生天逝，你我夫妻尚無子嗣。望二弟以三子文陞作爲我的後代，於願足矣！

夫人

妾身記下了！相國有什麼可作紀念的物品交與二弟沒有？

天祥

哦！我倒幾乎忘記了！(取案上手稿四冊，並髮一縷)這裏有我自己撰的平生行事一卷。詩稿三種：自內子入京赴難至己卯北抵燕京，定名爲指南錄及指南後錄。入獄年餘，亦有所作。又日誦杜詩，因其五言，集爲絕句，共二百首，名爲吟嘯集。請一併交與二弟，好生收藏。庶一聯半句，流傳人間，使後世知我一番苦心。故鄉文山之西

，有一月形地穴，可貰以葬我；萬一屍骨難歸，（舉髮）請將此髮招魂以葬。墓門可書：「宋故臣文某之墓」。建康有先朝禮部郎官鄧光薦先生知我生平。我死之後，請二弟求他代作一傳，誌我行藏，死無憾矣！」

夫人（接稿，髮等）遵命。

李指揮魏千戶匆忙而入。

指揮丞相，阿合馬平章來了！

千戶夫人，請出監去罷！

夫人怎麼如此湊巧，偏偏又遇着平章大人來了。

天祥夫人，我的話已說完。你！你！你！去罷！（潸然淚下）

夫人呀！（立，唱搖板）「詩題甲子」有氣概，斷髮永訣令人哀！辭別了丞相出獄外，（叫頭）相國！

天祥（立，叫頭）夫人！

夫人（唱）此別何日能再來！（下）

四龍套阿合馬烏紗蟒玉上，龍套侍門側。

合馬（唱搖板）久聞得文丞相忠臣氣概，閒無事到監獄探訪一回。（白）文天祥請了。（坐）

天祥（長揖就坐）請了！請了！（指揮千戶向阿合馬行禮後侍立）

合馬見了本相大模大樣，你知道我是何人？

天祥適纔聽獄官說道：「平章到了」。想來你也是北朝宰相。

合馬既知我是宰相，緣何不跪？

天祥（冷笑）你口稱南朝宰相，何以囚在燕京？

合馬南朝若早用我爲宰相，南北今日決不會像如此一個局面。

合馬 獄官，你們瞧此人生死尚且由我，還敢誇口！

天祥 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什麼由你不由你！

（立）哽！（唱搖板）氣沖沖走出宮籞監外，文天祥果然是固執的齷齪！（同四龍套下）

指揮 千戶丞相何苦又與阿合馬平章作對！

天祥 二位吓！（唱搖板）生與死早已置度外，刀鋸鼎護我何懼哉！（幕下）

第十場

（幕外）至元十九年八月。元宮殿陛之下。和禮霍孫烏紗蟒玉執笏上。

霍孫 （唱搖板，以下皆西皮）王積翁他舉薦南朝丞相，文天祥是奇才蓋世無雙。進宮去請陛下遞把旨降，南牢內赦忠臣同保君王。（跪白）臣中書左丞相和禮霍孫冒死上奏。南朝文丞相天祥才兼文武，心存忠義，汗德四載，翰墨流傳，名震皇都。望陛下降詔赦免，以禮相待，作為人臣的好榜樣。前朝賢臣逸老必能聞風興起，出仕皇元矣！

幕內 文天祥可傳令兵馬司優禮款待。赦免一事，容朕思之。

霍孫 （立）遵旨。（唱搖板）我主爺他不肯頒賜赦狀，想必是阿合馬蒙蔽君王。（下）

第十一場

半月後。留夢炎府中客廳。幕啓，留夢炎便服上。

夢炎 （唱搖板）文天祥責備我不知羞愧，罵得我難抬頭狼狽而歸。但能够保富貴決不後悔，（坐）身後事聽旁人說是道非。幕內 王大人到。

夢炎 （立）有請。

王積翁便服上。

積翁 數日不見，留大人你倒躲在家納福。

夢炎 (笑)翰林院是冷衙門，那裏比得上你們當外任官的熱鬧。請坐。

積翁 謝坐。(同坐)

夢炎 王大人素來不肯枉顧蓬廬，今日此來，必有所爲。

積翁 無事不敢奉擾：下官受當朝首相和公之託，薦舉賢能。日前曾將文丞相保薦。和公向陛下保奏一本，又被阿合馬平章從中作梗。下官有心邀約南朝舊臣，聯名上表，請將文丞相開釋，賜爲黃冠道士，以終餘年。一來可免大元皇帝殺害忠臣之名。二來略盡我等昔日同殿爲臣的情誼；不知大人贊成與否？

夢炎 除了你我以外，還有何人？

積翁 謝昌元程鵬飛青陽諸公，均已應允了。

夢炎 王大人你莫怪下官直言：想老文從前贛州勤王之志，鎮江脫身之心，事實俱在，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出獄之後如有異動，我輩保釋之人，豈無干係！

積翁 如此說來，留大人是不肯具名的了！

夢炎 下官的身家性命要緊，不能從井救人！

積翁 留大人如果推辭，謝程諸公必然援例；看來聯名上表，已是不可能了！告辭！

夢炎 爲何去心太急？

積翁 下官日前偶遇從前南朝的福王趙與芮殿下，談起文丞相忠義不屈，福王殿下十分感嘆。贈文丞相紋銀百兩，託我

轉送。

夢炎 老文在監中要銀兩何用？

積翁 老文在監中有所不知。文丞相立志不喫官家飲食。入獄數年，每日飲膳實用，規定錢鈔一錢五分，皆是他自己隨身攜

帶入京的銀兩，由兵馬司封存，按日撥用。豈有不需錢財之理。

夢炎
(奸笑)王大人一定也餽送得不少罷！

積翁
幾斐之數，何足掛齒！

夢炎
嚇嚇！王大人私餽南朝犯官銀兩，不怕朝廷降罪麼！

積翁
哈，哈，哈。積翁能從龍逢比干於地下，於願足矣！(唱搖板)文丞相秉大節發蒙振贊，似夷齊恥周粟長歌采薇，我若能附驥尾譽價百倍，怕什麼父罪犯有礙朝規。(白)請了！(拂袖而下)

夢炎
唉！(唱)說什麼學忠良「願附驥尾」我豈肯冒危險明知故爲。王積翁他也是貳臣之輩，要名譽就不該玉帶紫衣！

(幕下)

第十二場

(幕外)十二月初，燕京市上，冬至假期中，遊人三五，絡繹不絕。汪水雲抱三絃大鼓，(如演此角者不能彈奏三絃，可多帶一琴師上場亦可)薛素素執鼓架拍板，均化裝難民模樣上。

索素
師父，你瞧遊人如織，就在這裏如何？

水雲
列位！咱們爺兒倆是南方的難民，來到燕京，舉目無親。小妞兒學得幾句大鼓，每日沿街賣唱度日。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請列位多多幫襯。唱得好，隨意捐助銀錢；唱得不好，還請多多原諒。

衆人
好的，好的！

索素
談話之間，兩旁遊人屬集。一游人掇條凳請水雲坐下。調撥琴絃。索素放好鼓架，一手擊鼓，一手拍板而唱。

索素
(唱京音大鼓調)天下的大勢有廢興，分久必合合必分。一部十七史從頭訊，那有個萬世的江山不讓人！我不說北方的風花雪月景，單表南朝一段亡國音。自古江南好風景，六朝金粉文物新。常言道：環境優良無長進；因此，情願偷安在小朝廷。大臣專權國事棄，文官愛錢，武將又偷生。平章笑傲西湖嶺，半閒堂裏蟋蟀鳴。一旦兵臨城

下國防緊，滿朝的文武，不是逃走，便作了降將軍——雖然有一二位忠臣在拼命，馳驅閩廣立新君。勉存宗社三年整，到底是獨木難支大廈傾。天潢貴胄何堪問：三宮北狩陷胡塵。老皇太年近古稀空門隱，九齡的帝子流落在燕京。最可嘆厓山風雨波濤滾，無情的白浪，葬送了太后，幼主，宰相身——那未死的貴族一律被軟禁，死了的帝王也掘了墳。可憐屍骨無人認，只落得斜陽衰草弔冬青——殉國的忠烈，他們多死在戰陣，剩一個天涯孤臣，翹首南牢淚滿襟。再看那弱小民族多苦境，鐵蹄蹂躪不敢呻。他們的田地被佔家財盡，還要服役去當兵。見了那盛朝的軍民，行要讓路坐讓凳，挨了打罵也要笑臉迎。婦女同胞更可憫：讓敵人滿足獸慾不敢嗔！不管你是有夫之婦，或是黃花閨女方待聘，就是那八九歲的小姑娘，七八十歲的老太婆遇害了那些禽獸，也饒不過她們。官宦的眷屬同運命，爲奴作婢賜功臣。任憑你皇親國戚妃嬪等，金枝玉葉也要受欺凌。賣國的漢奸更可恨，他們喪盡了天良，爲虎去作倀。忘却了宗邦將威作父認，助桀爲虐欺侮本國民。古人云：「我狹豺狼，非我族類心殘忍！」奸摶燒殺，亡國的百姓不當人——只要我們大漢民族同發憤，便不難同心協力禦外兵——唱一段南朝亡國恨，望同胞前車是鑑，救亡共圖存！

衆人

(拍手)唱得好！唱得好！(也有人暗暗掉淚)

衆人紛紛拋擲金錢。

水雲
(立)難得列位熱心，解囊相助。咱們爺兒倆多謝了！
素素
師父，咱們走罷！(收拾樂器金錢等同下)

(註)如爲募捐演出，亦可藉此機會，向觀眾募款。

第十三場

十二月八日。同第五場景，幕啓，四內侍分立。忽必烈和禮霍孫平章，近百年來，南北宰相，未知誰人最賢？必烈和禮霍孫平章，近百年來，南北宰相，未知誰人最賢？

霍孫 陛下！北方宰相要算耶律楚材；南方宰相便只有文天祥了！

必烈 嘿！可惜耶律楚材已經去世多年了！

霍孫 文天祥尚在，陛下何不授以大任？

必烈 平章傳朕旨意，宣文天祥上殿。

霍孫 遣旨。（立）陛下有旨，速往兵馬司召文丞相天祥入朝。（坐）

幕內 嘘。

必烈 琴堂大師，聞你頗知天文，今年天象如何？

妙驥 上月土星犯帝座，恐有小人作亂。

必烈 哟！

阿合馬 麥朮丁蟒玉執笏上。

合馬 （詩）特將中山事，

朮丁 （詩）報與陛下知。

合馬 （禮）參見陛下。

朮丁

必烈 平身。二卿上殿有何本章？

合馬 今有中山府狂人薛實住自稱是宋朝幼主，聚衆數千人，聲言要來劫取丞相。

朮丁 樞密院拾得亂黨帖文。內稱：「兩衛軍儘足辦事，丞相可以勿憂。」又有「先燒城上葦子，城外舉火爲號」的暗

必烈 號。

麥朮丁 夢堂大師剛纔說恐有小人作亂，果然應驗了！他們所謂「丞相」，但不知係指何人？

合馬 南朝丞相必然是文天祥無疑！

霍標 狂人之言，陛下不可深信。

必烈 雖然如此，不可不防。阿合馬平章（阿合馬拱立）卽日傳令，燕京戒嚴。再將瀛國公及趙氏宗族等一律遷往二千里外的沙漠地方居住，不得違誤！

合馬 領旨。（下）

幕內 宋丞相文天祥到！

霍孫 （立）有請。（坐）

文天祥角巾藍袍上。

天祥（長揖）參見陛下。

朮丁（唱）胆大的文天祥，見了陛下，何故長揖不拜？

必烈 麥朮丁參政不必如此。文丞相，如今宋朝亡國已久，丞相能以事宋之心改事大元，我朝中書省定有你的坐位。

天祥 受宋朝三帝厚恩，號稱「狀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願也！

必烈 承相不願作平章，便作樞密如何？

天祥除一死之外，毫無他求！

霍孫 必烈
承相，你太固執了！

天祥（唱原板）謝陛下開鴻恩臣不敢領，只知道忠故主恥作貳臣。我朝中尚禮樂衣冠鼎盛，何勞你領人馬伐罪弔民。遭

不幸立幼君權臣弄柄，用叛臣作嚮導入我都城。文天祥際艱危方受大命，國家亡求一死何忍偷生。

必烈（唱搖板）好一個文丞相忠心耿耿。

霍孫（唱）愛國心見乎詞不忘故君。

必烈（唱）押回了兵馬司仍然監禁。（二龍套暗上）

天祥 哈，哈，哈。（唱）文天祥欠一死未能成仁。（二龍垂押下）

必烈
曾孫 文天祥忠義不屈，如何是好？

必烈
陛下赦他出獄，待爲臣慢慢勸解。

必烈
容朕思之！（幕下）

第十四場

（幕外）次日。元宮殿陛之下。麥允丁蟒玉執笏上。

允丁 昨日首相和禮霍孫力保文天祥出獄。幸得陛下聖明，未准所奏。此人不除，必爲我朝大害。特我上殿參他一本。

（跪）啓陛下：臣昔年開府江西之時，親見文天祥出兵，全省震動。倘若釋放，恐非國家之福。不如殺之，以成其志。望求准奏。

幕內 麥允丁參政之言有理。卽派卿家前往柴市監斬文天祥，不得違誤！（內侍捧詔出授與麥允丁，復下。）

允丁 領旨。（立，唱搖板）領了聖旨下殿往，柴市監斬文天祥。（下）

第十五場

卽日。同第七場景。惟白木長案上筆硯，詩稿，琴，書，弈具，一律無存。幕啓，文天祥中坐。李指揮魏千戶歐陽

夫人 汪水雲薛素素兩旁分坐。

夫人 相國，妾身上次入獄懲罰以後，又是一年有餘了。

天祥 不生不死，難過得很！

夫人 上次探問相國，可不是這個地方。

天祥 那是去年大雨，監獄破壞，不可居住。暫移宮籞監中，大約一月光景，此間修葺好了，所以又遷了回來。

相國，這裏十分潮濕，怎麼可以住人！

天祥（苦笑）我從己卯十月五日入獄，如今是壬午十二月初九日，已經住上四個年頭了！

夫人 夏真的，這些日子，虧得相國忍受過去。

天祥 你們所看見的尙是冬季景象，這裏每逢夏季，惡氣雜出：或爲水氣，如在澤國；或爲土氣，如居古墓；或爲日氣，令人暈眩；或爲火氣，熱風逼人；或爲米氣，餽腐不堪；或爲人氣，汗垢腥臊；或爲穢氣，觸鼻恶心。人生苦趣，無過於此。你們若是不信，可問兩位獄官，便知端的。

千戶 水雲

指揮

水雲 承相萬古忠義，身在牢獄，心存宋室。所以沮洳之場，也就成爲安樂國了。

夫人 素素 難道說承相有什麼抵抗的方法不成！

天祥 人生天地之間，讀書養氣，所謂何來。今日閒暇無事，待我將此中理由，告訴你們便了！（唱慢板）天地間有正氣充塞宇宙，爲河嶽爲日星浩然長留。樹三綱立五常萬古不朽，頂天柱立地維旁薄九州。歷朝的忠義士芬芳衆口，壯烈事垂丹青（轉二六板）細說根由：晉童孤乘直筆趙盾蒙垢。齊太史捨性命不懼戈矛。博浪沙徵暴秦揮椎奮鬥。仗漢節十九年苦度春秋。老嚴顏願作那斬頭太守，漢丞相出師表血淚交流。遼東帽如冰雪辭官不受。侍中血濺龍袍遺恨悠悠。祖上雅渡長江氣吞胡狗。顏常山罵逆賊身冒舌鉤。張睢陽守孤城牙齦咬透。段秀實揮象笏逆豎破頭。但只求全忠義日月同久，生和死非所計何懼拘囚。文天祥遭不幸禍遠陽九，鼎與鑊甘如飴笑視吳鉤。任憑這沮洳場逆來順受，守着了浩然氣不懼不憂。

夫人 （唱）名教中有樂地不忮不求。
素素

水雲 (唱) 春秋義攘蠻夷不臣元寇。

指揮 千戶

(唱) 兵馬司增光采萬載名留一

窗外天色陡暗，有風沙之聲。

水雲 永相的詩稿琴棋書籍等那裏去了？
千戶 作日被阿合馬派人收去了。

風沙之聲大作。天色愈暗。金鼓聲自遠而近。

夫人 天氣尚未過午，怎麼就黑暗起來了！

指揮 鬼天氣！

千戶 今天說不定要出事！

金鼓聲至窗外，足音茫然。

幕內 麥朮丁參政到。

衆人均立。

指揮 有請。

四龍套露刃。麥朮丁捧詔入，衆人相顧失色。

朮丁 文天祥，陛下有旨，將你柴市問斬，你的好日子到了！

天祥 哈，哈，哈。吾事畢矣！(仰天長嘆)天呀！想我文天祥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兵敗國辱，身爲囚虜。

今日一死，真愧對列祖列宗也！正是：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唱搖板)向南撩袍深叩首。(叩拜)今日纔將心願酬。(立)刀斧手押爺柴市走，求仁得

仁又何尤！(幕急下)

——全書完——

參考材料

答蘇武書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史學提要

趙氏孤兒傳

袁王綱鑑合纂

三國志演義

文天祥年述（渝青年書店）

正氣歌（渝大陸圖書公司）

厓山恨（渝正中書局）

漢：李陵

唐：李白

宋：喻繼善

元明：無名氏

明：袁世貞

傳明：羅貫中

現代：傅抱石

現代：吳祖光

現代：趙循伯